

5051/5600.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FEB 16 1960

#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12

1959

## 1959年12月号(总第90期)目录

談談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 .....	呂 叔 湘 (559)
為地名翻譯的規範化和革新而歡呼 .....	曾 世 英 (563)
毛主席演講中運用設問句的特色 .....	朱 泳 燦 (564)
要更深入地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語言 .....	華 开 (562)
漫談修辭新例 .....	倪 宝 元 (566)
從“罄竹難書”說起 .....	謝 質 彬 (568)
說“進行” .....	王 年 一 (569)
閩南方言里的人稱代詞 .....	黃 丁 華 (571)
輪龍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話》 .....	羅常培遺著 (575)
八思巴字對音 .....	楊 耐 思 (582)
話劇的台詞如何向傳統學習的問題 .....	吳 雪 (585)
我們僅僅邁出了第一步 .....	李 濱 (588)
關於電影語言里的方言 .....	劉 新 友 (590)
語文短評(661—671) .....	(591)
小說《迎春花》的語病 .....	董遵章、馬 忠、錫 堯 (592)
《重慶的風格》一文中的語病 .....	楊又春、羅忠新 (595)
翻譯作品要重視語言運用 .....	蔭 桂 (596)
學術刊物必須正確拼譯我國人名 .....	金 有 景 (597)
漢語詞匯史隨筆(六) .....	鄭 覓 (599)
關於“不當家花拉的” .....	楊欣安、朱永鎔、鐘 聲、楊振鐸、褚毓槐、郭守全 (602)
語言統計學的重要性 .....	王 畛 (605)
語文筆記	
《胡笳十八拍》的用韻 .....	楊 道 經 (608)
信箱	
詞兒連寫的“漏洞” .....	劉 澤 先 (607)
動態	
首都學術界集會紀念羅常培先生 .....	劉 堅 (589)
上海外國語學院大搞語言科學研究 .....	春 行 (601)
出版消息 .....	(604)
附：《中國語文》總第79期至總第90期篇目索引	

# 《中国語文》总第 79 期至总第 90 期篇目索引

(1959 年 1 月号——1959 年 12 月号)

期数(月分)页数

## 社 論

社会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本来面目，  
他们支持西藏叛乱的真正意图……83(5) 201  
鼓干劲，以实际行动来迎接  
国庆十周年……87(9) 401

## 文 件

异讀詞审音表初稿(續)  
……普通話审音委员会 85(7) 317  
推行的简化字表……86(8) 390  
我国語言学界記事……本刊編輯部 88(10) 501  
我国語言学界記事补……本刊編輯部 89(11) 556

## 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批判

語法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  
思想……刘建輝、李覺純 79(1) 1  
先生語法研究中的几个  
問題……史錫堯、李大魁、李桐華、蔡同安 79(1) 11  
張世祿先生在語言学工作中的資產階級  
思想……严修、胡裕樹、張君炎 79(1) 16  
王力《汉语詩律学》中的資產階級  
思想……金連城 79(1) 20  
高名凱先生的治学态度  
……王福祥、赵云中、胡孟浩、呂国軍 81(3) 114

## 毛主席語言的研究

学习毛主席的語言理論……王德春 80(2) 67  
席的比喻……唐启运 82(4) 179  
席使用語言的形象性……何 炯 84(6) 256  
席同志树立了語言修养的榜样……袁 征 86(8) 351  
席講演中运用設問句的特色……朱永燦 90(12) 564  
深入地研究毛澤东同志的語言……华 开 90(12) 562

## 汉语詞汇研究

詞結構的音乐性……徐世榮 80(2) 73  
詞和特點看成語的範圍……林文金 80(2) 76  
字的念法……陈鉄卿 80(2) 84  
“字”的讀音……陈鉄卿 81(3) 113  
“也能算汉语語詞結構的  
乐性”嗎？……元丁、施波 82(4) 182

## “乳口”和“鉤窗”(《西廂記諸宮調》詞汇研究

之一)……[捷克]米列娜·維林格·羅娃 82(4) 124  
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張心遜 82(4) 135  
《“乳口”和“鉤窗”》和《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  
讀后……吳曉鈴 82(4) 187  
成語還是不能隨便換字……藍仲文 82(4) 138  
成語性謂語新例……赵生明 82(4) 194  
汉语詞汇史隨筆(一)……郑 冀 84(6) 265  
(二)……85(7) 329  
(三)……86(8) 380  
(四)……87(9) 436  
(五)……89(11) 546  
(六)……90(12) 599

概數詞“来”的出現及其由来……胡竹安 84(6) 267  
再談“討喜”……刘 琳 84(6) 271  
“脫音”是标新立异的生造詞嗎？……楊义春 84(6) 282  
关于“熟語”……云 生 85(7) 349  
也談“不当家花拉的”(附龔平伯  
《不当家花拉的》)……吳曉鈴 87(9) 433  
魯迅作品中的色彩詞的运用……朱泳燦 88(10) 488  
关于“不当家花拉的”……  
楊欣安、朱永鏞、鐘 声、楊振鐸、褚毓槐、郭守全 90(12) 602  
从“罄竹难書”談起……謝實彬 90(12) 568

## 汉语語法研究

概数和頓号……董国栋 80(2) 53  
《詩經》中成对关联詞的格式……竹 安 81(3) 131  
語法研究上要求加强协作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汉语小組 81(3) 142  
汉语動量詞的起源……刘世儒 84(6) 263  
略談双提分承……朱泳燦 84(6) 263  
談意义和形式相結合的語法  
研究原則……徐思益 84(6) 280  
无条件句里并列成分的連詞問題……徐志清 85(7) 332  
“不管”后边不能跟上并列成分嗎？……竹 安 85(7) 334  
論划分連詞的几个問題……黃盛璋 87(9) 431  
关于“划分連詞的几个問題”的討論  
……黎錦熙 87(9) 434  
說“差一点”……朱德熙 87(9) 485  
十年来汉语語法学的成就……陆 仁 88(10) 458  
現代汉语中一个新的語助詞“看”……陆儉明 88(10) 490  
論魏晉南北朝的量詞……刘世儒 89(11) 523  
談“加以”的語法特点……王阳珍 89(11) 536  
“加以”“予以”等是没有生命的  
字眼嗎？……华景年 89(11) 537



說“进行”.....王年一 90(12)569

## 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

山东省用汉语拼音字母巩固扫盲成果和

推广普通话的情况.....山东省教育厅唐捷 80(2)62

试谈一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跃进

情况.....杜松寿 81(3)101

外来词拼写法问题.....周有光 81(3)108

五四运动促进了汉字改革.....郑林曦 82(4)151

从“国语”运动到汉语规范化.....魏建功 82(4)155

“早梅诗”和拼音歌诀.....周有光 84(6)255

分词连写法问题.....周有光 85(7)308

同音词分化法问题.....周有光 86(8)363

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文字改革工作

继续向前推进.....吴玉章 87(9)403

鼓足干劲推广普通话.....韦 懋 87(9)405

对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的两点

期望.....陈望道 87(9)407

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巨大成就.....徐世荣 87(9)408

记第二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

观摩会.....秋 甫 87(9)415

试论成词的客观法则.....郑林曦 87(9)422

汉语拼音文字的正字法问题.....周有光 87(9)428

国庆十周年谈文字改革.....杜松寿 88(10)469

文字改革和文化革命.....周有光 89(11)516

按词连写问题.....郑林曦 89(11)521

关于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几个认识

问题.....齐 力 89(11)525

在推行拼音字母中要正确对待汉字.....韩永惠 89(11)548

谈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吕叔湘 90(12)559

为地名翻译的规范化和革新而欢呼.....曾世英 90(12)563

词儿连写的“漏洞”.....刘泽先 90(12)607

## 方言研究

四川邛崃话里的后加成分“儿”和

“儿子”.....李 龄 79(1)35

潮州方言一些语法特点的

讨论.....白 星、苏贤辉、林泽熙、俞 圭 79(1)36

浙江温岭话“头”的用法研究.....曹广衢 80(2)78

广东阳江话物量词的语法特点.....黄伯荣 81(3)128

晋东南方言中的“圪”“圪”.....王 迅 81(3)130

中和方言中的“吓”“骨”“圪”.....贺 巍 84(6)272

广州话补语宾语的词序.....黄伯荣 84(6)275

海盐通园方言中变调群的语法意义.....胡明扬 86(8)372

粤东桃源话的特殊变调规律.....李富才 86(8)377

昌黎话的几个语法特点.....88(10)493

闽南方言里的人称代词.....黄丁华 90(12)571

## 国外的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音节重音的声学

本质.....[苏联]H.A. 斯茨式涅夫 79(1)28

关于汉语副词转变为其他词类

的问题.....[苏联]E.H. 罗日捷斯温斯卡娅 81(

战后苏联的东方语言

研究.....[苏联]Г. 谢尔久琴柯 83(

汉语的结构单位.....[苏联]A.A. 龙果夫 83(

论“就、便、才”类型的词的形态

特征问题.....[苏联]郭俊儒 84(

十年来苏联的汉语

研究.....[苏联]C.E. 雅洪托夫 89(

## 少数民族语文问题

现代藏语和汉语在构词方面的

共同特点.....韩镜清 83(

少数民族文字中借词的语音标准和

标调问题.....马学良、王 均 83(

试谈僮语语法中的新词序.....曹广衢 83(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研究工作

的重要成就.....王利宾、傅懋勳 88(

## 文艺作品语言和舞台语言问题

论文艺作品中的方言土语.....周定一 83(

关于文艺作品使用方言土语

的问题.....常峻峰、劳君方、丘劲柏、王 平 85(

谈谈传统戏曲中的用词问题.....马连良 87(

应该重视电影语言技巧的继续提高.....吴 青 87(

土语与普通话.....老 舍 87(

让曲艺语言在推广普通话中

起桥梁作用.....白凤鸣 87(

试谈开国十年以来艺术语言的发展

和问题.....吴晓铃 88(

戏曲语言与普通话.....马少波 88(

大力推广普通话，相声演员保证

把劲儿加！.....侯宝林 88(

昆曲的语言音韵.....韩世昌 88(

我们怎样改进舞台语言

工作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89(

话剧的台词如何向传统学习的問題.....吴 雪 90(

我们仅仅迈出了第一步.....李 滨 90(

关于电影语言里的方言.....刘新友 90(

## 当代汉语的发展情况和语言教育

试谈成语的新发展.....吴剑扬 80(

现代汉语词语的缩简.....筱 文 81(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

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组 82(

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一些变化.....伍 民 82(

十年来我国农村语言的变化和

发展.....朱兴华、金连城 84(

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和

演变.....武占坤、王勤、程垂成 85(



育的深刻变化和迅速的发展.....張志公	88(10)455
新聞語言的发展...毛成栋、王学作、王国璋	88(10)463
用文的变化和发展.....管謹訓	89(11) 54
的特点和应用文的教学.....張傳宗	89(11)544

## 高等学校語言学課程問題討論

語言学引論”課程改革的	
.....孫良明、賀紹兰、葛本仪	80( 2) 83
进汉语教学和科学研究的	
意見.....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教研組	81( 3)133
立新的“語言学引論”課程的	
.....裴显生、夏錫駿等	82( 4)175
立新“語言学引論”課程的	
情况.....本刊編輯部	83( 5)241
“語言学引論”課程座談会紀要.....本刊編輯部	84( 6)283
样在“語言学引論”課程中联系	
.....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語言学教研組	85( 7)335
范院校中文系能够不講	
音韵学嗎?.....梁振仕	85( 7)337
校中文系的“写作实习”課.....史錫亮等	86( 8)370

## 普通語言学和应用語言学

名詞解釋.....(四——十二)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 79—87 (1—9) 44—446	
(十三).....	89(11)552
用和語言的融合.....戚雨村	80( 2) 51
国少数民族語言系屬的	
問題.....喻世长	80( 2) 54
国語言学界关于語言发展的	
理論.....唐启运	80( 2) 58
語言学名詞解釋”的	
意見.....王 涯、潘 承	80( 2) 89
的融合.....高名凱	83( 5)204
語言学.....刘涌泉	84( 6)277
理語言学会議.....白 水	84( 6)279
言的社会性和使用語言的	
性.....单祖华	85( 7)338
統計研究对工程技术的	
.....[苏联]Л. А. 瓦尔薩夫斯基	86( 8)383
应用語言学研究.....魏 仁譯	86( 8)385
言学上两个基本問題	
星先生商榷.....施文濤	86( 8)355
言融合的几个原則性問題.....赵振鐸	86( 8)359
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导論).....白 水譯	87( 9)439
譯的研究.....刘涌泉、高祖舜	88(10)471
計学的重要性.....王 珍	90(12)605

## 語文短評

.....	79( 1) 39
.....	80( 2) 81

558—580.....	82( 4)189
581—590.....	83( 5)239
591—614.....	85( 7)339
615—635.....	86( 8)337
636—648.....	88(10)497
649—660.....	89(11)549
661—671.....	90(12)591
从一篇文章的評改談起.....王兆麟	79( 1) 40
談《旅行家》的一篇特写.....何 季	79( 1) 40
語言学著作要特別注意語言的规范.....張光五	80( 2) 82
評《由“可畏”到“可愛”》.....楊万昌	81( 3)135
写作时要正确对待用字.....安汝磐	81( 3)135
《中国語文》二月号一篇文章中的	
語言毛病.....宋玉柱	81( 3)136
把話說得簡洁些.....郝小洲	81( 3)144
作家要注意詞汇的规范.....王玉先	83( 5)240
提請詩人注意.....彭庆达	83( 5)240
評《向宇宙进军的冲鋒号响了》	
一文的語病.....罗忠新	83( 5)240
一个通知.....因 梦	84( 6)285
談《文艺报》一篇文章的語言毛病.....斯尔鑫	84( 6)286
用詞的分寸之間.....秋 甫	84( 6)286
反对牛文牛白的文体.....楊耐思	86( 8)339
第三人称代詞要用得明确.....潘 力	86( 8)339
人物的年龄不符.....陈炳昭	86( 8)390
无所适从.....全 基	86( 8)390
形象比喻要恰如其分.....赵寿安	86( 8)358
評《談北昆的“漁家乐”》一文的語病.....楊靜仁	88(10)498
反对文章里的“官气”.....楊耐思	89(11)551
《烈火金鋼》中的語病.....黃礼獎	89(11)551
小說《迎春花》的語病.....董遵章、馬忠、錫 堯	90(12)592
《重庆的風格》一文中的語病.....楊义春、罗忠新	90(12)595
翻譯作品要重視語言运用.....蔭 桂	90(12)596

## 書刊評介

《学文化詞典》.....蔭 79( 1) 41	
張照:《汉语音节拼法汇编》.....李富才	80( 2) 91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語言	
学研究与批判》.....甲 文	80( 2) 92
范方蓮等:《現代汉语成語詞典》.....郑梅基	80( 2) 93
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学教研室青年教师、	
研究生:《馬克思主义与語言》、《高举	
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紅旗前进》楊賀松、郭錫良	80( 2) 94
对張濬华《現代汉语》一書的	
意見.....楊长礼、胡振荣、李子云	81( 3)137
評介《人文杂志》批判傅子东的文章.....李千英	81( 3)140
《有关語言学的几个問題》簡介.....管變初	81( 3)141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詞汇小組編:	
《汉语拼音詞汇(初稿)》.....勞 宁	82( 4)191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集体編写:	
《汉语講义(初稿)》.....黃浩森	82( 4)192

許雅洪托夫著《漢語的動詞

- 范嘯》.....〔蘇聯〕B.И.高列洛夫 83(5)242  
《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簡介.....周有光 83(5)245  
中國語文編輯部輯：《語文短評選輯》.....勞 寧 84(6)287  
燕天展編著：《常用詞語例解》.....勞 寧 84(6)287  
李永明著：《潮州方言》.....倪寄予 84(6)288  
《洛西曲札藏文辭典》評介.....格丹札巴 84(6)288  
讀《漢語講義》後的幾點意見.....陳克農 84(6)289  
對《高舉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紅旗前進》  
一書中幾個問題的意見.....劉新友 85(7)341  
劉澤先：《漢語拼音方案在科技方面的  
利用》.....景 86(8)391  
關於《經詞衍釋》的最初刊本.....余明象 87(9)438  
杰格捷列娃：《歐洲語言學說簡述》.....梁 振 87(9)443  
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管燮初 87(9)444  
介紹兩本苗漢詞典.....王輔世 88(10)508

## 動態

廣西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組大搞

- 科學研究.....梁振仕 79(1)34  
復旦大學中文系語言教學上的一次  
革命.....湯珍珠、高天如 79(1)42  
蘭州大學中文系的語言教學和  
科學研究.....謝曉安 79(1)43  
上海語文學會舉行《馬氏文通》出版  
60周年學術座談會.....程美英 79(1)47  
日本中國語學會第九回全國大會  
簡記.....日本 香坂順一 79(1)50  
湖北省方言普查工作簡況.....J.S. 80(2)66  
福建師範學院掀起語言學研究和教  
材建設的高潮.....璋賞、榮英 80(2)95  
武漢師範學院中文系全體師生的干勁.....于細良 80(2)100  
山東師範學院語言教研組的新躍進.....子 翽 81(3)127  
湖南師範學院語言教研組的教學  
改革和科學研究.....秦旭卿 81(3)134  
合肥師範學院語言學教研組積極開展  
各項工作.....攸 沐 82(4)158  
中山大學中文系語言組兩項研究著作  
脫稿.....中山大學中文系語言戰鬥小組 83(5)231  
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的  
科學研究.....鄭玉蓉 82(5)210  
上海語文學會積極準備迎接國慶  
十周年.....秋 84(6)266  
南京大學中文系舉行校慶科學討論會.....黃景欣 84(6)273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語言教研組  
工作簡況.....史錫堯 84(6)292  
法國語言學家馬·柯恩教授來我國作  
學術訪問.....龔于炎 84(6)299  
安徽師範學院中文系語言學教研組  
工作簡況.....楊長祿 84(6)300  
南充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的

科學研究.....郭昭穆 85(

- 布拉格語言學派近況和捷克的語言  
研究協會.....齊 水 85( )  
上海外國語學院開展學術討論.....春 行 85( )  
山東大學中文系語言組工作簡況.....葛本儀 86( )  
開封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室  
的教學研究工作.....陳信春 86( )  
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語言學教研組的  
教學和科學研究.....弓 止 86( )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  
深入研究介詞.....明 德 86( )  
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研究工作近況  
.....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學術秘書室 88( )  
黨的教育方針在民族語文教學  
工作中的輝煌勝利.....吳一飛 88( )  
全國漢語方言初步普查基本完成.....方祖高 88( )  
《文字改革》半月刊內容革新..... 89( )  
俄漢機器翻譯初步試驗成功.....高祖舜 89( )  
合肥師範學院中文系編成  
《安徽方言音系》.....胡治農 89( )  
甘肅師範大學漢語教研組的  
國慶獻禮.....潘爾堯 89( )  
首都學術界集會紀念羅常培先生.....劉 堅 90( )  
上海外國語學院大搞語言科學研究.....春 行 90( )  
出版消息..... 90( )

## 其 他

1958年度高等院校學報和學術刊物的

- 語言學論文索引..... 79( )  
悼念羅常培先生.....本刊編輯部、老舍、冰心、魏  
天挺、傅應勳、王力 79( )  
哀悼曹伯韓同志.....本刊編輯部 80( )  
羅常培先生著作目錄(初稿)  
.....周因夢、廖珣英輯錄 80( )  
比喻義和比喻.....潘 承 84( )  
中國最早的一部有關修辭理論  
的著作——《春秋繁露》.....譚全基 84( )  
書名號應該統一.....平 群 85( )  
本刊為迎接國慶十周年征文啟事..... 80( )  
漫談修辭新例.....倪寶元 90( )  
論龍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話》.....羅常培遺著 90( )  
八思巴字對音.....楊耐思 90( )  
《胡笳十八拍》的用韻.....楊道經 90( )  
讀者·作者·編者..... 80( )  
編者的話..... 87(9)427、89( )  
學術刊物必須正確拼譯我國人名.....金有景 90( )



# 談談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

呂叔湘

## 現代漢語規範化是漢語研究的中心任務

十年以來，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我們的國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漢語研究，同其他各項文建設事業一樣，也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十年來的漢語研究是圍繞着現代漢語規範化這一中心任務進行的。這裡所說的“現代漢語”不是泛指何形式的漢語，而是指作為民族共同語、作為文學語的漢語。語言的“規範”是指語音、語法、詞匯各方面標準。語言是人們用來交際、用來交流思想的工具，須有一個共同的標準，才能使人們正確地互相了解，能使人們在共同的事業中更好地協調工作。

為什麼要在現在提出現代漢語規範化這樣一個任務？這個問題要從漢語的發展史上來說明。漢語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文學語言，這種文學語言我們現在稱“文言”。文言經過兩三千年內許許多多文人士的應用、加工和提高，有了一定的規範。但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文言只是一小部分受過教育的人的交際工具，同人民的口語是脫節的。這個矛盾，近代的一些愛國人士已經深切地感覺到，他們要求用接近人民口語的“白話”來代替文言。但是從根本上動搖了文言的勢力的，使白話真正取得文學語言的地位的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白話是拿口語做基礎的，但是漢語口語的實際情況相當複雜。漢語有許多方言。方言的分歧表現在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而以語音的分歧為最嚴重，甚至到不同方言區的人難以通話的程度。作為文學語言的基礎，必須有一種共同的口語，具有一致的、明確的規範。這個問題曾經在語文工作者中間引起過熱烈的討論，特別是在語音規範問題上。有的主張拿北京語音做標準。有的主張不完全採用北京語音，要適當地照顧方言語音（比如保留尖團音的區別，保留入聲，等），形成一種“普通話”（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普通話同）。在詞匯和語法的規範上也有不同的看法。

就書面語的情形來說，白話誠然曾經產生過不少

種有廣大影響的文學作品，象《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但是這些作品的語言都有各自的地方色彩，也都同現代口語有或大或小的距離。而且一旦從僅僅用於通俗文學變成全面應用的書面語，白話本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方言區的作家不可能不把一些方言性成分帶進他們的作品。大量的翻譯作品又帶來了一些外來的成分。而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我們又不斷地利用古代的成分創造新詞新語。這樣，白話一方面迅速發展起來，豐富起來；另一方面，由於各種成分的同時大量涌入，也發生種種交叉和矛盾，產生了很多規範問題。

在全國解放以前，有些語文工作者也注意到漢語的規範問題，發起過“國語運動”，展開過“大眾語”問題的討論，注音字母和拉丁化新文字在北方話的推廣上也起過一定的作用。但是從反動政權那裡，這種運動得不到任何幫助，所得到的只是漠視乃至壓制。反動統治者非常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覺悟，他們總是千方百計限制和剝奪人民學習新的書面語言，提高文化的權利，對於語文運動當然也不可能採取積極贊助的態度。只有在解放以後，漢語規範問題才提到了日程上來。

黨看到漢語內部規範不一致的情況，也看到只有內部規範高度一致的民族共同語才能夠更好地擔當團結人民，發展文化，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任務，因此一方面號召全國人民重視這個問題，一方面向語文工作者提出了研究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重大任務。十年以來，我國語言學就是在黨的教導下，沿着任務帶動研究，理論聯繫實際的道路向前發展的。

## 規範化應該拿什麼做標準

全國解放以後，黨就要求大家注意漢語的規範問題。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揭露了報刊、書籍、文件在使用語言方面所存在的含糊和混亂的情況，指出它的害處，號召大家認真學習祖國語言。社論發表以後，很快就在廣大幹部中掀起了一个學習語



法修辭的高潮。

1955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是規範化工作已經開始大踏步前進的重要標志。參加會議的除語文工作者和語文教師以外，還有作家、演員、編輯等。這兩次會議最重要的收穫是肯定了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應該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就給漢語規範化工作制訂了明確的標準。

為什麼普通話要拿北方話做基礎方言呢？民族共同語總是拿一種方言做基礎的。一種方言得到發展的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書面上和口頭上使用，慢慢地就形成了民族共同語。拿這個要求來衡量，只有北方話才具備普通話的基礎方言的資格。說北方話的人占漢族人口的大多數，並且長久以來，北方話就被應用於文學創作，拿北方話做普通話的基礎方言是符合歷史發展的，也是對於現實情況的肯定。

為什麼普通話要拿北京語音做標準呢？標準音必須以某一個地方的語音為準，而不能憑人工創造或者拼湊，因為語音是有系統的，只有採用一個完整的語音系統作標準音，學起來才方便。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主要是因為北京從元、明、清以來一直是國都，一直是一個政治文化中心，長時期以來，北京語音在北方話里有它的代表性，而在今天，北京在全國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更有了重要的地位。明確了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後，要不要分別尖團音的問題、要不要保留入聲的問題也就解決了。

為什麼普通話要拿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呢？不說一般著作，而說典範的著作，這是因為有各種各樣的著作，有看過就丟開的著作，有長久傳誦的著作，在規範的鞏固和發展上無疑是後者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至於這些白話文著作必須是現代的，原因也很明顯，因為語言是不斷發展的，較早的作品，比如《水滸》和《紅樓夢》，無論它的語言多么美好，總有些地方是不符合現代的語言習慣的。

在這些原則性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進行規範化工作也就有了可以遵循的方向。另一方面，由於各人對這些原則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在應用時不免有些分歧，在今後的工作中對這些原則作進一步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 在方言區推廣普通話取得了很大成績

在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中，在方言區大力推廣普通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

革會議發出了大力推廣普通話的號召。11月教育部發出了在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56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並且成立了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地開展起來。由於的重視，由於採取了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到1958年7月召開第一次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的時候，短短兩年多，推廣普通話工作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遠超過了解放前四十多年國語運動的成績。例如，福建大田縣吳山鄉在黨委的領導下，經過全鄉人民的努力，僅僅五十天的時間，全鄉二千三百七十九名青少年壯年已經有77.7%能夠講普通話。青島順興路小學經過一個月的努力，在全校普及了普通話。這充分証明了推廣普通話和其他各項工作一樣，是完全可以大舉前進的。

在普通話的推廣工作中，漢語拼音方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個方案用的是二十個國際通行的拉丁字母，加上四個聲調符號，能拼寫出全部北京語音的節，它具備了簡單易學的優點。同注音符號比較起來，漢語拼音字母的數目較少，並且便於連起來寫。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以來，推廣普通話工作由於有了新的工具而加快了步伐，掃除文盲的工作也得到顯著的成績，這就充分証明了它的優越性。

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這是很正確的決定。但是北京話本身也有不少異讀詞，還有好些字音上有分歧，例如“供給”(gōngjǐ或gònggěi)，“危險”(wēixiǎn或wéixiǎn)，這種例子很多，常常叫學習的人所適從。為了研究並確定普通話常用詞匯的語音，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後，中國科學院組織了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從1956年4月開始審訂異讀詞的讀音。審音委員會在1957年10月和1959年7月先後發出了兩份異讀詞審音表(初稿)，審訂了一千二百多條異讀詞的讀音，基本上包括了普通話常用詞中的異讀詞。此外還審訂了一百七十個地名的讀音(以縣、市名稱為主)。

在全國推廣普通話的情況下，方言調查具有了新的意義。通過方言調查，研究各地方音和北京語音的對應關係，可以幫助方言區的人學習普通話。從1955年開始進行全國漢語方言普查工作。這次方言普查當時的縣及相當於縣的行政單位為調查點，共有一千八百八十點。經過兩年來的努力，已經調查了一千二百二十二點，寫出了方言調查報告一千一百九十五份，學習普通話手冊三百零七種。

## 关于書面語的规范化已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有了一定进展

十年以来書面語的规范化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論《正确地使用祖國的语言,为語言的純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同时,开始連載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这个講話側重实际用例,結合分析报刊上常見的不规范語句,帮助讀者掌握語法修辭方面的一般知識。从1952年到1955年現代汉语规范問題学术會議以前,出版的語法書大約有四十种(如果加上談写作一类的書,——这一类書里也談到一些語法問題——数量还要多得多)。这些語法書有不少是通俗讀物,而且不止一次地重版(象曹伯韓的《語法初步》,印数已經超过一百八十万册),对普及語法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从党发出为語言的純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号召以后,創刊了不少語文刊物,象《語文学习》、《中国語文》、《語文教学》、《語文知識》等等。几年来,这些語文刊物都拿促进書面語的规范化作为主要任务之一。《語文学习》从1951年11月号起开辟“同义詞例解”專欄(后来改为“詞义辨析”),到1958年12月号,一共分析了一百六十多組意义比較相近、使用的时候常常混淆的詞。《語文知識》先后开辟“改錯句”、“不规范的詞和句”等專欄,《中国語文》也开辟“語文短評”栏,都是選擇一般报刊上不合规范的語句加以剖析,并提出如何改正的意見。

除了語文刊物以外,早在1950年和1951年,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上海大公报、文汇报也都发表过有关规范化的文章。討論的范围很广,包括怎样运用口語、怎样学习群众的語言的問題,現代汉语中使用文言成分的問題,文学語言中使用方言成分的問題。規模比較大的一次討論是《文艺报》在1951年組織的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問題的討論。爭論集中在应该用民族共同語还是用方言来写作的問題上。通过討論,明确了这两者并不是冲突的,民族共同語并不排斥方言成分,而且必須以方言詞汇来丰富共同語。但是使用任何方言都应该有所選擇,避免使用那些太难懂而且并不生动的特殊詞語。1958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乡巨变》以后,引起了又一次关于文学作品中 使用方言土語的討論。《文艺报》和《人民文学》都有評論和讀者来信談到这个問題。大多数人都同意适当地采用方言成分能使文学作品的語言生动活潑,但是也都肯定作家是語言艺术家,有責任对方言土語作一番去粗存精的功夫,而不应该濫用。

报刊上关于語法修辭問題的討論带动了語言学領域内的基本性研究。通过对斯大林1950年发表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的学习,在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与提高,对于我們的研究工作也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十年以来,語法研究非常活跃,报刊上发表的語法論文有六百篇左右。

在詞汇方面,最近两年出版了几部辨析詞义的書,如語文学习杂志社的《詞义辨析》(第一輯),南开大学中文系語言学教研組的《同义詞分析》(第一輯)。这些書对于詞汇规范化的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詞汇是語言的建筑材料,用詞不当就会造成語言的混乱,現在在語言使用上存在的混乱情形一大部分正是在詞汇方面。

推动語言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詞典。1953年新华辞書社出版了《新华字典》,1955年中国大辞典編纂处出版了《同音字典》,这是两部为中等文化程度的人編的字典,在內容上都有胜过以前出版的同类字典的地方。現在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正在編纂一部《現代汉语詞典》。这部詞典以促进現代汉语规范化为其主要目的,因此所收語汇主要是五四以来口語里和書面上通用的,对解放后的新詞、新义更着重选录。每个詞都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多音詞的几个音节也都連写。异讀詞的讀音取舍根据普通話审音委员会的決定。分析詞义以現代汉语为准,不詳列古义,而且特別注意分辨基本的、常用的詞的意义。

去年和今年,許多报刊都組織了有关文風問題的討論。这里所說的文風是指文章的作風、風格,是書面語言在实际运用中的全面表現。文風的好坏不完全決定于語言的使用,應該說是根本上決定于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但是思想要用語言来表达,文風就不能不与語言有密切的关系。党和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視文風問題,早在1942年毛主席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提出过整頓文風的問題,这里边也就着重地講到了語言的問題。1958年以来,全国範圍內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各項建設事业飞速发展,开始了文化技术上的大革命。新的时代尤其需要准确、鮮明、生动的新文風,文風問題再一次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来。1958年关于文風問題的討論開創了書面語言使用上的新局面。

在学校語文教学方面也体现了建立新文風和实现現代汉语规范化的要求。学生从小学开始就通过語文課学习汉语的基本知識,以培养正确使用祖国語言的能力。大学的現代汉语課也注意了写作实践;文字改



革、現代漢語规范化、推廣普通話等實際問題也已經列入講課的內容。

### 我們的面前還有繁重的任務

十年來的漢語规范化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拿社會主義建設對語言工作的要求來衡量，應該說我們做得還非常不夠，還有許多工作等待我們努力。首先，必須創造规范化的主要工具——詞典。《現代漢語詞典》將要在1960年出版，但是由於漢語歷史發展所造成的複雜情況，也由於我們的科學修養不足，這部詞典的初版是不大能滿足讀者對於它的要求的。必須經過不斷的修訂，讓全國的語文工作者都來參加這個修訂工作，指出錯誤和缺點，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才能使它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规范化的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里有大量的同義詞，意義相近而又不盡相同，必須詳細分辨，舉出正確的和不正確的用法，供寫作的人參考。這是在一部普通詞典里不容易做到的，因而需要有一本較完備的同義詞典。還需要有一部供方言區的人學習普通話參考的方言詞典，這部詞典不必搜羅很生僻的方言詞匯，只要把各大方言區的常用詞匯和普通話對照著錄，就能給學習普通話的人以莫大便利。這裡要特別注意方言詞詞形跟普通話相同而意義或用法實際上有差別的情形，例如有些方言里的“手”兼指胳膊，“腳”兼指腿，有些方言里把“切”和“削”都叫做“削”。能把這些差別指出來，就能避免讓普通話里有

用的區別因方言區用法的傳入而趨於混淆。普通話的審音工作也需要更積極地進行，一方面要把已經審定的初稿根據各方的反應加以修訂，另一方面還得主動去發現讀音的分歧而加以審定。在語音规范化工作上，廣播電台所負的責任是不小的，應該跟審音委員會保持更密切的聯繫（在廣播里，同一個詞在不同的報告員嘴里有不同的讀音，現在還是相當常見）。語法學家在這裡也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有一部比較完備的現代漢語語法在某些用例分歧的地方做出合理的建議。詞典里邊的語法問題也要語法學家幫着解決，例如標注詞類這種事，《現代漢語詞典》的稿本里沒有做，就因為不知道怎樣標注才是切合實際，對於讀者才真正有用。不過，這些是說明要做的工作還很多。要做好這些工作，我們必須很好地進行學習。1958年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運動，對於語言學界說來，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從運動所揭露的情況看來，語言學界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還沒有做到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還沒有真正做到理論聯繫實際，自覺地為滿足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服務。跟這十年來工業農業生產戰線上的輝煌成就相比較，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因為取得一點點成績而自滿。我們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一步改造思想，在工作中認真貫徹總路綫和大躍進的精神，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對人民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轉載自1959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

## 要更深入地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語言

華 開

在1959年的《中國語文》上，我們經常看到一些關於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語言及其語言理論的文章。這是很好的，值得歡迎；但是，這些文章涉及的問題還不夠全面和深入。比如，在語言理論方面，就很少有更深入一步的闡述和研究；至於語法和詞匯的研究，那就更少了。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的語言是現代漢語的典範，只要語文工作者深入學習和鑽研，那麼，就有可能完滿地解決現代漢語中存在的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對祖國語言的純潔、健康和發展，將會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我認為，語言學家們，特別是修辭學家們，應該更深入一步學習毛澤東語言，以便進一步地研究修辭學上的許多重要問題。比如說，修辭學在語言學中的地位問題，文體問題，風格問題，等等，我認為目前這些問題還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解放以前，我國的一些修辭書，多半是根據唐鉞先生那本《修辭格》引申出來的，而《修辭格》又是根據訥斯菲所著的《高級英文作文學》關於修辭格的分類來套漢語的實例的。到目前為止，真正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修辭書還很難找出幾本來！事實上，修辭學在目前存在著不少的問題。比如，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文學家談比喻、誇張、作家語言研究，等等。我認為這並不是文學家的任務（當然，也歡迎他們做這方面的工作），而應該是語言學家的任務。又如，有的人把修辭擺在語法的附屬地位上，又有的把修辭和語法全面結合起來講，這都是不太妥當的。還有的修辭書，連風格、文體、篇章結構都不講。

我相信，通過深入地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語言，同時再吸收外國，特別是蘇聯研究的成果，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現代修辭學的科學體系，一定能很快地建立起來。（上海復旦大學）



# 为地名翻譯的规范化和革新而欢呼\*

曾世英

非汉语地名以往通过汉字来翻译；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又可以通过汉语拼音字母来翻译。最近地名译音委员会发表的《地名翻译原则草案四种》，①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毫无疑问，它将在地名翻译工作上起到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当然，这个草案还需要多方面交换意见。

这里不妨重提一下，毕克同志在《关于翻译工作中的汉语规范化问题》一文（见1955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中曾提到：1897年列宁被流放的村落名称，在十本书中有过十一种译法。这个例子虽然比较突出，但是并不是个别的，并且同样情况存在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例如“河”这个词，据不完全统计，从蒙语译来的有“果勒”、“格勒”、“郭勒”、“古耳”等，从藏语译来的有“曲”、“楚”、“起”、“七”等；其他具体的地名，各有各的译法，更是不胜枚举。这些混乱现象给读者造成了困难，也给出版工作者带来了不便。地名译音委员会这次发表的四种草案说明中提到，等它肯定以后还要分别制订各种语文的译音细则，那么，地名翻译的规范化将可以促进一大步，这是完全可以预计到的。

解放以前出现过几种拉丁字母式的地名拼写法，例如邮电局所名称和铁路车站名称等。这些拼写法的本身是外来的，带有半殖民地色彩并且是不统一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虽然也有过拉丁字母的拼写形式，但是一般是引用来源不同的外文地图或外人旅行笔记中的地名，更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至于外国的地名，由于美英文化侵略的影响，基本上援用了英文的拼写形式。应当指出，这些拉丁字母式的地名拼写法除了规格不统一以外，在反动统治时代，事实上只是为殖民者和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服务。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标志着文字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它将为广大人民服务。它特别是可以作为少数民族创造或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因而也可以说，汉语拼音字母特别有利于少数民族语言地名的拼写或转写。对于外国的地名，也可以依据一定的转写法，采用既便于广大人民阅读，又符合于国际化要求的拼写形式。草案的四种中有两种在这方面指出了方向，这更是值得欢迎的。

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民族语言的地名，不仅可以摆脱汉字读音因音节限制而不够表达民族语音的缺陷；还可设想一下，在少数民族创造或改革本民族的文字以后，在字形上可以借用民族的新文字和它相接近。

由于各民族新文字中字母的用法和读音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或转写的地名，不仅便于汉族读音，也便于兄弟民族读音，再不用汉字翻译的地名，只有学习汉字以后才能了解。假若就地图来说，一张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或转写地名的中国地图，可以全民共同使用，这对于民族的大团结会起到良好作用。由此可见，这个草案不仅是为指导技术，而且是为政治密切服务。

用汉字译的外国地名，特别是字数较多的地名，大多诘屈聱牙，拗口难读。常常听到中小学生对地理很有趣，只是地名不好记。现在汉语拼音字母的学习，各地正飞速向前推进，如果再学习了这个草案中所举的简单读音法，发音能够大为顺口，那末，外国地名的读音，将一改旧有的难于记忆的情况。因为利用汉语拼音字母所代表的音素来拼写非汉语的语音，比起汉字所代表的死板音节来，要灵活得多，准确得多。

此外，还可以回忆一下，解放以前出版的一些外国地图上，地名注记汉英文并列，甚至有些中小的地点，只注英文不注汉文，这是半殖民地的作风，我们坚决反对。用汉语拼音字母，依据一定的转写法，拼写或转写非汉语的地名，不但基本上可以同国际上通用的拉丁字母或拼写法取得一致，而且在需要利用国际上的拼写法时，拿中小学地理课本中学到的一批地名就可以应用，无需另学一套。所以这也是学习上的节约。

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将来总是要变化的。而且可以说，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字形式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统一，甚至语言最后也会逐渐统一。人类的语言文字发展的最后趋势是逐渐接近，到最后也许就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一伟大理想的实现，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从地图的特点——象形符号式的文字——出发，用汉语拼音字母来拼写或转写地图上的地名，将有助于国际文化的交流，并为实现世界文字形式的逐渐统一起先行作用。

\* 按1958年9月15日、11月15日、12月30日《文字改革》半月刊发表的三篇国家和首都名拼写法初稿，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和欢迎。这三篇初稿的内容和这次发表的草案的精神是统一的。作为一个制图工作者，我赞同《初稿》的办法，也拥护《草案》的措施，所以特写此文。

① 这个草案原文见《文字改革》1959年第19期，本刊限于篇幅，不再转载，请读者注意——编者。

# 毛主席演講中运用設問句的特色

朱泳燊

毛主席在演講中大量运用着設問句。以《毛澤东选集》\*中的几篇演講为例，如著名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卷二，525—533)，全文一百六十多句，用了三十五个設問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卷二，703—712)，全文不到二百句，用了二十八个設問句；《必須制裁反动派》(卷二，541—544)，全文仅七十多句，用了二十一个設問句。設問句往往象鎖鍊一样，一环紧扣一环，紧紧扣住讀者的注意力。

毛主席的演講同他的許多文章一样，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典范，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行动綱領，对我国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同时，毛主席的演講也同他的許多文章一样，体现了运用祖国語言的高度艺术技巧。上面提到的設問句的大量运用，就是語言表現技巧的重要一环，这里，本文准备專就毛主席演講中运用設問句的特色作一些粗淺的分析。

列举設問和連續設問是毛主席演講中經常采用的方法。

列举設問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設問句排在一起，以表示多种多样的作用。

毛主席常常根据客观现实中产生的問題，在演講中一連串地設問，然后从正面、側面或反面对這些問題逐一解答。很明显，列举設問起了集中地提出問題的作用。例如在《論持久战》(卷二，401—480)中，毛主席就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当时一般群众存在的疑問，提出了这些設問句：

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說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說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問題，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大多数人至今沒有解决的。

整篇《論持久战》的演講，就針對上面所提出的这些問題进行了闡述，解决了群众的疑問，指明了抗日战争的前途。

又例如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毛主席根据当时某些群众存在的“只要建設，不要破坏”的糊塗思想，列举設問，并斬釘截鐵地作了回答：

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坏。那末，請問：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东西，你就休想建設。

毛主席还常常在演講中針對敌方的致命弱点，列举設問句进行有力的駁斥。例如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頑固派》(卷二，687—692)这篇演講中，針對国民党反共頑固派所謂“統一”的實質和国民党統治区烏烟瘴气的情况，提出了一連串猛烈的反駁，使演講具有鋼鐵一般的力量，揭穿了反共頑固派的阴谋，給了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們共产党是最主張統一的人，我們发起了統一战綫，我們坚持了統一战綫，我們提出了統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誰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誰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誰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誰人能够創造这样廉洁政治呢？統一，統一，投降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們統一于投降；反共頑固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們統一于分裂，統一于倒退。我們能够信这些道理么？不以抗战、團結、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統一，算得真統一么？算得合理的統一么？算得实际的統一么？真是做梦！

除了正面提問、反面詰問以外，毛主席在演講中列举設問时，还往往使用这样的手法：前后設問的范围大致相同，后面的問題把前面的問題更突出或者更深入。例如：

- 1)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論持久战)
- 2) 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青年运动的方向)
- 3) 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同上)
- 4) 既然日本現在还没有被打敗，既然打敗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們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們的任务是什么呢？(两个中国之命运，卷三，1051—1123)

上面几个例句中，浪綫上的設問同單綫上的設問，答案是一致的，所以这样重复設問，是具有強調作用的，可以突出重点，引起听众对这个問題的重视。

- 5) 中国革命的性質是什么？我們現在干的是什麼事

\* 这里所根据的，卷二是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卷三是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以下只注明卷数和頁碼。



命呢？我們現在干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青年運動的方向）

6) 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同上）

7) 象在中國經濟問題方面，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象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整頓黨的作風，卷三，833—850）

上面三個例句，前後設問的答案是一致的，但後面浪錢上的問題比前面單錢上的問題提得更具體，更深入。運用這種方法提出問題，可以使群眾聽得更明白，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講的問題上來。

連續設問就是在一段或整篇中，反復進行設問：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再提出問題，再解決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把事實的真相逐層揭示，把道理逐層說明，最後把演講的主題闡述清楚。例如《整頓黨的作風》中第一段就使用了這種設問句：

什麼是知識？……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他們（學生）的狀況是怎麼樣呢？……象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有什麼辦法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

這些連續提出的設問句是系統思維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問題；提出這些問題，逐一進行解答，就完整地、清楚地說明了道理。同時，使用這種連續設問的語言表達方法，可以使演講波瀾起伏，鮮明生動，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在《必須制裁反動派》（卷二，541—544）中，設問句更是貫串全篇，緊密關聯，造成一股連續追問的毫不放鬆的迫擊炮式的气势。限于篇幅，這裡只舉演講開頭的一段和結尾的一段為例：

……為什麼要開這樣的追悼會呢？……現在應該殺死什麼人？……什麼人殺死的？……軍隊為什麼殺死了抗日戰士？……什麼人指使軍隊去殺？……照理說，什麼人要殺抗日戰士呢？……

……什麼是“異黨”？……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黨派，一致團結抗日，這是“異黨”麼？……那些投降派、反動派、頑固派，在抗戰的隊伍中間磨擦，鬧分裂，這種行為對不對呢？……“限制”，現在要限制什麼人？……為什麼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進步的共產黨呢？……

在這篇演說中，毛主席對國民黨反動派利用“統一”名義、破壞統一戰線和殺害抗日戰士的卑劣行為，作了最深刻的揭露和最有力的抨擊。全篇連續使用了二十一個設問句，步步緊逼，銳不可當。這篇演說由於運用了連續設問句的表達方法，更因而增強了當時會場上的激昂慷慨的氣氛；在演講過程中，不斷出現“全場鼓

掌”、“熱烈鼓掌”、“高呼口號”的情況。

除了列舉設問和連續設問以外，毛主席在演講中使用設問句還有多種多樣的方式，例如篇首設問，例如借助設問句立論、過渡、感嘆等。這裡特別講一講篇首設問。

“開門見山”，一開始就接觸主題，這是好文章的标准之一。毛主席寫的文章，不論是幾萬字的長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還是幾百字的短文（例如《必須強調團結和進步》、《“中國工人”發刊詞》、《紀念白求恩》等），都是這方面的范例。“開門見山”的手法也體現在毛主席的許多演講中。毛主席往往在演講一開始的時候就進行設問，並借着設問句立即接觸到演講的主題。例如，在《必須制裁反動派》中，一開始就提出：“為什麼要開這樣的追悼會呢？”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中，一開始就發問：“我們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這裡開會，為了什麼呢？”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第一節里就設問：“我們的這個會為了什麼呢？”在《兩個中國之命運》中一開始就提出設問句：“我們這個大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呢？”

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以後，緊接着就是簡明扼要的回答，把開會的目的——也就是演講的主題向聽眾交代清楚；然後，再進行系統的講述。例如，提出了“我們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這裡開會，為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以後，緊接着就回答：“是為了發揚民意，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整篇演講的中心論題就這樣簡捷地提了出來。這是多么鮮明有力的表達方式！演講一開始，就提出大家最關心、最迫切需要得到解決的問題，這對聽講的群眾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能夠把他們的注意力迅速地集中起來。這樣，就必然會大大地加強演講的效果。

上面对毛主席演講中运用設問句的特色只是作了一些粗淺的分析，僅就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演講處處閃耀着馬列主義思想的光芒；同時，也可知道毛主席的演講之所以生動有力、通俗易懂、氣勢磅礴，雖然有很多原因，但是善于運用設問句也是原因之一。

更正 本刊1959年11月號536頁《談“加以”的語法特點》一文作者“王陽珍”誤為“王陽珍”，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歉。



# 漫談修辭新例

倪宝元

## (一)“顧名思義”

“顧名思義”“循名責實”“名正言順”這些成語有時往往會影響我們的思想方法。我們遇到一種新事物時，往往會從“名”上聯想開去。根據“名”去“思義”，去“責實”，去“正名”。我們說話、寫文章時也往往會先從“名”上着手，然後說開去，寫下去。在說開去和寫下去的時候，又往往會將“反復”“粘連”等修辭手法巧妙而自然地用上。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種既不同於“反復”“粘連”又和“反復”“粘連”有相同之處的修辭現象。比如，上海西藏路有一家皮鞋店叫“大不同”，黨的總路綫鼓舞了該店的職工，該店出現了新氣象。《解放日報》報導這件事時，用的標題是：

“大不同”的確大不同了。（《解放日報》1958年6月28日）

前一“大不同”是“名”，後一“大不同”是“義”，是“實”。兩個“大不同”反復應用，前後呼應，就顯得非常生動、新穎，給人以鮮明的印象。又如：

希望島上無希望。（《漫畫》1958年9期）

“希望島”系指蘇門答臘，因為蘇門答臘本有“希望之島”之稱。但這句話如果說成“蘇門答臘無希望”，就顯得非常平淡了。

這一種“顧名思義”的修辭手法的運用已越來越普遍了，很值得我們注意。

下面不妨多舉幾個例子：

- 1) 毛主席使紅光社大放紅光。（《人民日報》1958年4月12日，標題）
- 2) 沒有風波的“球場風波”。（《中國電影》1958年5月號，標題）
- 3) 花園鄉是大花園，南水泉是珍珠泉。（《人民日報》1958年6月2日）
- 4) 文藝星斗光芒四射，花園鄉成了百花園。（《人民日報》1958年6月2日）
- 5) 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人民日報》1958年6月12日）
- 6) 長風社乘長風破萬里浪。（《人民日報》1958年5月24日，標題）
- 7) 印度“榮耀報”以攻擊我國為榮耀。（《人民日報》1959年5月1日）
- 8) 東方紅 / 紅遍天 / 一畝中稻四萬三千斤。（《人民日報》1958年8月22日，大標題）

9) 背陰坡社唱遍向陽歌。（《中國青年報》1958年4月6日，標題）

10) 田間的詩深入田間。（《中國青年報》1958年4月5日，標題）

11) 悲乎！哀乎！

堂堂英吉利，

大大不吉利，

命運操在，

紐約、芝加哥賭棍手里！（《漫畫》1958年3期）

例1)中兩個“紅光”前後呼應，如果把第二個“紅光”改成“異彩”“光芒”等就沒有原句好。例8)所指的“東方紅”系安徽繁昌縣峨山鄉東方紅三社。本來是地名，但和後面的“紅遍天”連用，也可以理解作“東方紅”，可見這裡又有雙關的修辭作用。例9)是“背陰”和“向陽”反義相聯，顯得別有風味。例10)前一“田間”是詩人，和後一“田間”沒有意義上的聯繫。例11)的“英吉利”中的“吉利”和“不吉利”中的“吉利”也沒有意義上的聯繫。這兩個例子有點近乎“望文生義”了，但手法還是巧妙的。

## (二)“反客為主”

講修辭的“比喻”時，一般只講“明喻”“隱喻”和“借喻”三種。我們可以从“總路綫象燈塔”“總路綫是燈塔”“東風壓倒西風”這三個例句中明白地看出這三種比喻的不同。其實，在實際語言中我們還經常可以遇到另一種比喻，它和前面三種比喻不同，而是一種較新的格式。

我們先从《人民日報》社論《把總路綫的紅旗插遍全國》一文中摘一個例子看看：

在黨的總路綫已經確定以後，全黨的任务，就是貫徹執行這條總路綫，把總路綫的紅旗插遍全國，使總路綫的燈塔照耀全國人民的一切工作。（A式）

這句話中，對“總路綫”打了兩個比方，一個是把總路綫比作“紅旗”，一個是把總路綫比作“燈塔”。如果我們把這句話換一個說法，改成：

在黨的總路綫已經確定以後，全黨的任务就是貫徹執行這條總路綫，使總路綫象紅旗一樣插遍全國，使總路綫象燈塔一樣照耀全國人民的一切工作。（B式）

或者說成：

在党的总路线已经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总路线是红旗，把它插遍全国，总路线是灯塔，使它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C式）

B式中的“总路线”和“红旗”“灯塔”之间用“象”联结，是明喻。C式中的“总路线”和“红旗”“灯塔”之间用“是”联结，是隐喻。而A式中的“总路线”和“红旗”“灯塔”之间用“的”联结，被比的事物“总路线”作为定语，而比方的“红旗”“灯塔”却成为中心词。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A式比B式C式都来得正确、鲜明而生动。

在说话人的心目中，被比的事物（如“总路线”）总是主要的，比方（如“红旗”“灯塔”）总是次要的，但在A式中，被比的事物“总路线”被放在定语的位置上，比方的“红旗”“灯塔”却成了中心词，这种“反客为主”的比喻，表达的效果是很好的。

“反客为主”这种比喻很值得注意，因为这种格式运用越来越广泛，而且用这种比喻往往还能收到“粘连”所能有的修辞效果。

下面再举一些例子：

- 1) 在这股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洪流面前，许多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顽石被冲掉了。（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 2)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把一切东西都诉给我们祖国的朋友们。（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上接 568 页）

用，又可以做贬义用。它不同于“诡计多端”，“诡计多端”中的“诡”字不是中性词，它有强烈的贬义，因而注定了这个成语只能具有贬义，不可能转变成褒义。

2) 从成语与外部的关系说，必须有适用的语言环境。比如“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句话，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把它完全孤立起来看，那么，我们就很难断定其中的成语“发号施令”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只有看了毛主席这篇文章的时候，才知道“发号施令”是褒义而不是贬义。

现在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罄竹难书”这个成语是否具备以上两个条件。“罄”者尽也，“罄竹难书”是把所有的竹子用来做成简也书写不完的意思。从它的内部结构来看，并无丝毫贬意，是完全有资格转变为褒义的成语。

我们再看看它的语言环境：“党的恩情罄竹难书，

人》）

- 3) 让资产阶级思想的臭皮囊随着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风暴，漂到太平洋去吧！（《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2日）
- 4) 他机械地弯着腰在人脚的海里捞他的几件衣服。（茅盾：《当铺前》）
- 5) 那只资本主义的破船早已千疮百孔！（《文艺报》1958年11期）
- 6) 在中国，坚持悲观论调的人还有，但他们被包圍在乐观的人们的汪洋大海中，只有他们自己的命运才是值得悲观的。（《红旗》1958年2期）
- 7) 我知道，这棵根深叶茂的友谊的大树现在正遇到了一阵邪风恶雨。（《人民日报》1959年5月4日）
- 8) 让科学之花遍地盛开。（《人民日报》1958年5月22日）
- 9) 给武士插上文化翅膀。（《人民日报》1958年3月29日）

例1)以“洪流”比喻“共产主义”，以“顽石”比喻“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当“洪流”“顽石”作为中心词时，“这股”“冲掉”等连上去才显得自然、合理而且有力。例2)以“潮水”比喻“思想感情”，当“潮水”作为中心词时，“放纵奔流着”才能连上去。以下各例情况也相似，不再作说明。从例1)到例7)，被比事物与比方之间都用“的”联系，例8)用“之”联系，例9)没有“的”和“之”只靠词序表示。以上九个例句中的比喻都是很明显的，象这样一些新的修辞手法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党为我们华侨安排了幸福的未来。”——既有“党的恩情”冠于前，又有“党为我们华侨安排了幸福的未来”继于后，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党的恩情啊，用所有的竹子作成简也写不完”的意思。

毛主席要我们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气的东西。他本人就是学习和运用古代语言的模范。毛主席学习古代语言，是批判性的；毛主席使用古代语言，是创造性的。我们也应该批判地学习古代语言，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语言。我认为本文所引各例以及“党的恩情罄竹难书”，都是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语言的很好的例子。我们对于这种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做法，不应该根据语源、出处以及诸如此类的清规戒律加以反对和指责。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促进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和发展，使它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当然，我们对于那种不分褒贬、不分场合、任意滥用成语的现象还是应该反对的，但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 从“罄竹难书”说起

謝質彬

1959年10月21日《天津日报》刊登了讀者王金海等同志的一封來信。這封信上說：

我們十月六日看到貴報“文化廣場”刊登的“在祖國的懷抱里”一文中，作者楊慶華同志寫到：“……黨的恩情罄竹難書，黨為我們華僑安排了幸福的未來……”用罄竹難書來形容黨的恩情是極不正確的。它的原意是比喻事情（特指罪狀）太多，用筆寫不完。（見《四角號碼新詞典》378頁）

我們不曉得作者是用詞不當還是別有理解。另外我們感到編輯部的工作應更加仔細，否則容易引起語言使用上的混亂的。

該報的編者在後面加了一個按語：

這句成語出自“通鑑”隋紀，李密移檄郡縣，數隋煬帝十罪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用它來形容黨的恩情是完全錯誤的。這說明我們的編輯工作不夠仔細認真，在使用語言上還應該建立一些勤查細問的工作制度……

用“罄竹難書”來形容黨的恩情是不是“完全錯誤”呢？我認為還值得商榷。

一個成語，原來是那個意思，現在又變成了這個意思；本來是貶義，有時候又用成了褒義；或者本來是褒義，有時候又用成了貶義。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合乎語言發展的規律的。

比如：“明哲保身”，本來是說一個人非常明智，善于保全自己的意思。最早見於《詩經·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但是我們現在卻把“明哲保身”看作是一種自由主義的表現了：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

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毛澤東選集 II，318 頁）

這是由褒義變為貶義的例子。也有由貶義變為褒義的。例如：“千方百計”，原來是多指費盡計謀干壞事的，現在做好事也可以用“千方百計”了。比如：“千方百計地節約糧食”，等等。又如“標新立異”，原來是一味追求新奇、突出的意思，1958 年大躍進的時候，報刊上經常提倡“標新立異”，這裡所說的“標新立異”是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敢于創造發明的意思。“無為而治”是用來形容所謂堯舜之世那種化治于無形的理想政治的。孔夫子非常欣賞這種政治，他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見《論語·衛靈公》）但是這個成語現在有了貶義，用來形容消極等待，無所用心

的狀態。例如劉少奇同志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體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說：

難道我們應當好小喜過，絕功棄利，安于落后，無為而治么？

在毛主席的著作里，也有許多原來帶有貶義的成語用成了褒義的。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文章里就有好幾處。比如：

1) 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為所欲為”本來是肆無忌憚，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意思，有點貶義。可是在這裡，毛主席卻用來形容“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革命舉動，“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毛主席熱情地支持和肯定了這些舉動。

2) 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這裡的“他們”指的是“農民協會辦事人”，從前是“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是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毛主席對於他們的“發號施令，指揮一切”，是抱著一種熱烈贊揚的態度的。而我們平常說某人喜歡發號施令，卻帶有明顯的貶義。

由此可見，成語的感情色彩不是一成不變的。

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並不是所有帶貶義的成語都能用成褒義的，也不是所有帶褒義的成語都能用成貶義的。要是那樣的話，就無所謂褒貶之分了。褒和貶，是互相矛盾的，但又是互相轉化的。褒義可以變成貶義，貶義也可以變成褒義。但是，這種轉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這些條件是什麼呢？除了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而外，還必須具備以下兩個語言條件：

1) 從成語內部來說，組成成語的詞必須是中性的詞，這些詞的本身並不表示明確的褒義或貶義。比如“千方百計”，從字面上看，只是表明“方”和“計”的多少，並不表明“方”和“計”的好壞。所以既可以做褒義

（下轉 567 頁）

## 說“进行”

王年一

有些同志反对滥用“进行”，这是对的。金有景評改过这样的句子：“这些新农具經過有关部门技术鉴定后，大部分都在全省内进行推广。”他說：“現在的文章中很多无用的‘进行’，这是千百例中的一个。应刪去。”①东明在“加以”“予以”及其他一文中說：“‘进行’这个字眼，在若干場合似乎可以用一下，但多数場合也是多余的廢字。只能使文字脱离語言，成为濫調。吃飯就吃飯好了，何必‘进行’吃飯？討論就討論好了，何必‘进行’討論？”②这些意見都有点道理。呂叔湘、朱德熙在所著《語法修辭講話》第五講第四段的开头就說过：很有用的新詞語，由于用得太多，必然会失去原有的准确性，变得毫无內容。

但是，目前人們都很喜欢用“进行”。而且感到用得还順当。比如下面这段話里，就有四处用了“进行”：

到目前为止，除了各地召开的小規模的評选會議以外，还召开了許多全国性的評选會議，对深耕农具、風力发动机、水利施工及土地平整机具、薯类收获及加工机具、麦类收割脫粒机和水稻插秧机等进行了評选。这些會議都是通过対实物的操作表演、田間試驗，进行了評比选型，对优点較多、性能較好的工具，已向全国作了推荐，供各地进行試用，以便进一步改进提高，达到定型。…在會議上，大家交流經驗，檢閱研究成果，进行試驗鉴定。（紅旗，1959年第15期，30頁）

因此，語文工作者有責任回答这样一些問題：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进行”？在什么情况下算是濫用“进行”？下面只是試圖回答可以用“进行”的情况。

(1)可以直接支配宾語的“进行”是不能去掉的，去掉了句子結構就不完整了。例如：

- 1)怎样进行持久战？（毛澤东选集，401頁）
- 2)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須在广闊的戰場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同上，40頁）
- 3)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說，还只有我們《解放日报》一篇社論那样长。（同上，853頁）
- 4)…共計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同上，906頁）

(2)能作“进行”的宾語的，名詞是不多的，有些是名物化了的动詞。例如：

5)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人民日报，1959年7月22日1版，标题）

6)…我們繼續深入地进行整風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毛澤东选集，964頁）

7)我們應該进行文艺問題上的两条战綫斗争。（同上，891頁）

“改革”“学习”“斗争”都是及物动詞，可以作句子的謂語。可是在这几句里，它們都作了宾語，前面都有了定語，它們名物化了。名物化了的动詞是不能作謂語的，所以它們前面的謂語“进行”都不能去掉。这类例子很多，再如：

8)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組織进行爭取說服工作…（同上，1118頁）

9)党和人民政府在宗教信徒中，进行了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紅旗，1959年第14期，32頁）

10)每年春节前后，全軍都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在这个期間，各部队都系統地进行軍民关系、軍政关系的檢查…（同上，第15期，8頁）

例10的“进行軍民关系、軍政关系的檢查”，可以說成“檢查軍民关系和軍政关系”，二者意思差不多。但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不等于“建設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研究”不等于“研究科学”，所以这类句子，有时是不能改变結構去掉“进行”的。

(3)动詞作宾語，前面的“进行”也不是都可以去掉的。在这点上，我們的認識和有些同志的看法不同。請先看例子：

11)…然而他們仍然能够于战争的間隙，进行了生产。（毛澤东选集，1043頁）

12)任何一个工业部門的企业分布，都必須結合这些特点，进行选择比較，以便充分利用資源和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紅旗，1959年第15期，24頁）

13)中央和各共和国的党、政机关和科学研究机构紛紛派出大批的宣傳鼓动员协助各地进行学习。（同上，21頁）

14)村庄被大水包围了，就派出飞机空投粮食、物资，派出电船、汽船以及一切可用的船只进行营救；…（同上，10頁）

上面这些句子中的“进行”，我們認為都不能去掉。去掉了“进行”，有些句子（如例11、12、14）念起来就感到很别扭。有些同志可能不同意这种看法，那我們还可以指出以下几点：第一，“进行”后面的动詞，它所表示的意义比較地抽象，它代表比較复杂的活动。我們可以說“进行学习”，沒有人說“进行看書”；可以說“进行生产”，沒有人說“进行种地”；可以說“进行糾兵”，沒有人說“进行打靶”；从来也沒有人說过“进行吃

① 見《中国語文》1957年4月号，“語文短評”198条

② 見《人民日报》1959年7月10日，8版。



飯”。正因为“学习”“生产”等等意义比較抽象，活动比較复杂；而“吃飯”“看書”等等意义比較具体，活动比較簡單。上面这些句子里作宾語的動詞，都是不带宾語的，也就是說，“进行”的宾語不是一个动宾結構，这使得作宾語的動詞更具有抽象性。第二，“进行”所表示的是一系列的活动，是历时較久的活动。这一点和上面一点是一致的。如例13的“进行学习”，我們認為它同單說“学习”不同：單說“学习”是个單純的活动，历时比較地短暫；“进行学习”是作了关于学习的一系列由始到終的活动，历时比較長久。这些都是相对地說的。同样，“練兵”和“进行練兵”，“营救”和“进行营救”，“生产”和“进行生产”，“比較”和“进行比較”，它們的意思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进行”是个書面詞，意义抽象，“气派”比較地大。第三，“进行”的前面有时有个長的成分，如果去掉“进行”讓它后面的動詞作謂語，謂語就显得很孤單，句子念起来不順。例11、14去掉“进行”，作謂語的“生产”和“营救”就秃头秃腦的。

上面这些說明，也可以用来解釋下面这些句子。下面这些句子也是名物化了的動詞作宾語，但它們同例5—10还有点不同：

15)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  
(毛澤东选集，839頁)

16)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国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同上，1093頁—1094頁)

17)解放了的人民群众，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奋勇地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紅旗，1959年第16期，13頁)

例5—10里面的“进行”，是不能去掉的，去掉了句子就缺少謂語；而这三个句子里的“进行”可以去掉，讓它后面的宾語作謂語，宾語的定語作状語，把助詞“的”改成

助詞“地”。从結構上来看，“进行”固然可以去掉；但是去掉与不去掉，句子的意思是不完全一样的。“进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不等于“詳細地調查研究”，“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不等于“自由地无拘束地选举”。理由上面已經講了。

(4)宾語用介詞“对”“对于”提前，原来的謂語的前面有时要加个“进行”。例如：

18)对于这一部分人，还要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同时，也要对他们进行具体的帮助。(紅旗，1958年第1期，41頁)

19)…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产品設計，进行了修改…(同上，1959年第14期，2頁)

20)…对工具改革进行了全面安排，适当地規定了改革的重点。(同上，第15期，30頁)

这些句子中的“进行”也是不能去掉的。可以說“具体地帮助他们”，不可以說“对他们具体地帮助”；可以說“修改这些不合理的产品設計”，不可以說“对这些不合理的产品設計修改”。

上面也提到了，“进行”的動詞宾語，它本身是不带宾語的。如果有宾語，也要把它提前。

(5)上面也說到了，“进行”是个“大詞”，它可以用在庄重的場合。例如：

21)中共中央总書記邓小平，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处書記彭真和中央書記处書記王稼祥，今天上午会见了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員馬特恩，并且进行了亲切的談話。(人民日报，1959年5月12日，1版)

假如把“进行了亲切的談話”，說成“亲切地談了話”，那就不够庄重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进行”不是可有可无的廢字，只要用得正确，不是濫用，还不是不可以用的。我們的意見不全面、不成熟，請批評指正。

(上接607頁)

出来这种比較有規律的写法漏洞在什么地方。

限于这本书的性質，重点只能放在科技方面，而在詞儿連写方面就沒有作比較詳尽的討論。“單音型样品的写法”里，沒有把“后面的后置成分‘的’等”这一条放进去也是疏忽(在混合型里是放进去了的)。但是这并沒有什么大影响，而且，所提出来的办法都只是一种意見、建議。只要发现不妥当，完全可以大改特改。

景先生說“照本来的規定，凡是‘混合型’的一律連写”，我不知道是誰“規定”的？为什么要这样規定？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混合型情况比較复杂，有分有連，我才把它放在最后的。書里的交代也是清楚的。可是景

先生却捕風捉影地抓住了混合型沒有一律連写这点作为把柄，下最后的結論說：“只就这一点就可以証明刘澤先同志提倡的連写办法是不科学的，不足以真实体现詞儿連写的特点，因而是行不通的。”

正当的批評是应当受人欢迎的。但是人家的話連看都沒有好好看一遍就把人家多年研究的成果輕輕地否定得一千二淨，即使不是有意打击，也是够粗暴的。

編者按：本刊1958年8月号的“書刊評介”栏发表評介刘澤先同志这本书的文章。評介作者景同志在肯定这本书某些方面的長处的同时，提出几点不同于原書所論的意見。現在刘澤先同志来文申辯，我們节取与問題直接有关的部分发表在这里，請讀过原書評介的讀者参看。

# 閩南方言里的人称代詞

黃丁華

漢語的代詞問題一向是語言學家們所注意研究的題目之一。我國許多語言學家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很有價值的研究。現在，我們抱着向前輩專家學習的願望，專來討論一下閩南方言的代詞問題中的人稱代詞。<sup>①</sup>

**1.1 三身代詞** 閩南方言的單數人稱代詞，第一身“我”[gua<sup>53</sup>]，第二身“汝”[di<sup>53</sup>]（泉屬[du<sup>55</sup>3]），第三身“伊”[i<sup>44</sup>]。這三個代詞都是“由來久矣”。“我”在卜辭里已常見，不細說。“汝”古書多作“女”。就閩南方言而論，以“女”為是。閩南方言一般是“泥”“娘”“來”“日”四母不分，都念[d-]，如泉州、廈門。但漳州、同安、永春等地“日”母倒是分出來別作[dz-]。“汝”是“日”母字，讀作[dzi]（漳州）或[dzu]（同安）或[dzu]（永春），跟第二身代詞[di]（或[du]）異讀。目前閩南人在一般書寫上都借普通話的“你”作“女”。“伊”在先秦還是指示代詞，如“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詩經·秦風·蒹葭）。大約至六朝才作為第三身代詞，如“江家伊願我，庾家我願伊”（世說新語·方正門）。

**1.2 多數式** 閩南方言三身代詞“我”“汝”“伊”的多數式是“阮”[guan<sup>53</sup>]<sup>②</sup>“恁”[din<sup>53</sup>]“因”[in<sup>44</sup>]。三者都是借用同音字。“恁”借作第二身代詞多數式已見于金元戏曲；“阮”“因”却是閩南方言才這麼借用的，在民間戏曲手抄本中，也偶有寫作“人”旁的“仝”“個”的。閩南方言三身代詞單數式和多數式之間有很明顯而整齊的語音變異，多數式就是單數式加上[-n]尾：

單數	多數
第一身：[gua]	[guan]
第二身：[di]	[din]
第三身：[i]	[in]

因此，有人認為這是“特殊形態”。<sup>③</sup>事實上，這還不能算是太特殊，无非也是兩音併合的結果。兩音併一音，漢語里常見，現代北京話的人稱代詞就有“們”字丟失韻母而跟前音合成一音的現象。如：

我們	[uo-mən] → [uom]
你們	[ni-mən] → [nim]
他們	[tha-mən] → [tham]

其實，遠在宋、金、元就已經陸續出現這種合音的“俺”（=我們），“恁”（=你們），“偌”（=咱們）了。<sup>④</sup>閩南方言的“阮”“恁”“因”也正是這樣合音而產生出來的。可是到底同哪個字合音而成的呢？論述閩南方言的文獻，向來都沒有談到過，現在細考起來，所併合的當是“人”字。<sup>⑤</sup>“人”作為根詞，其構詞能力是很強的。古今漢語里，指人的合成詞多半用“人”作詞素。在閩南方言里，“人”字甚至已經用作詞尾了。例如：“团仔人”[kin-a-dan]（孩子家），“婦人人”[hu-dzin-dan]（女人家）。可見“人”是稱人的最常用的詞素。“人”跟代詞連用，如“我人”“伊人”，也是古來習見。而更足以征信的佐証是龍岩話。龍岩和閩南地區毗連，龍岩話是閩南方言的旁支。在龍岩話里，正是以“人”表人稱代詞的多數的，如：“我人”[gua-dan]（我們），“汝人”[di-dan]（你們），“伊人”[i-dan]（他們）。屬於閩南方言系統的潮州話，至今也還殘留着第三身代詞多數式說“伊人”[i-nan]。如上所述，無論是構詞狀況或是實際方言証據，都可以証明閩南方言的“阮”“恁”“因”是“我人”“汝人”“伊人”合音而成的。其演變過程推斷起來可分為三部曲：1) “人”讀輕聲[·dan]；2) “人”丟失[-ŋ]尾，變為鼻化的[·nã]；3) 最後丟失元音，聲母[n]跟前一音節併合。如下表：

我人	gua-dan → gua.nã → guan	阮
汝人	di-dan → di.nã → din	恁
伊人	i-dan → i.nã → in	因

① 本文寫作體例上有些應當說明的，大抵已經在關於閩南方言虛字眼的三篇文章（見《中國語文》1958年1月號、2月號、4月號）里提過了，這裡不多說。

② 現在閩南口語里，“阮”一般來說[gun]，失去元音[a]。

③ 見吳仲平《廈門話的語法特點》，載《方言與普通話集刊》第一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86頁。

④ 參閱呂叔湘《說們》第四節，《漢語語法論文集》161—168頁。

⑤ 高名凱先生已經指出過這個多數式的“人”，請參閱《漢語語法論》，科學出版社，1957年，138頁。



不过,閩南方言的合音过程早已結束,“人”字不再出現,究竟不象北京話的“們”还在合音过程中,时隱时現,还不稳定。

1.3 包括式和排除式 語法書上管普通話的“咱們”叫“包括式”,指称时包括說話的对方(你、你們)在內;管“我們”叫“排除式”,指称时不包括說話的对方在內。二者的区别,閩南有些人竟然还分不清,殊不知閩南方言里正好有两个人称代詞跟普通話“咱們”“我們”的用法相当,那就是:

[dan<sup>55</sup>]=咱們

[·,a(a)n<sup>55</sup>]=我們

[dan] 現在閩南人都写作“咱”,在用字达意上跟普通話一致。不过,認真加以考究,“咱”和[dan]并不同源。普通話的“咱”是“自家”的合音,讀[tsa<sup>35</sup>] 阳平;① [dan] 可是念上声的。[dan] 的形成也是合音——而且是一而再合音的結果。我們知道,在沒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的方言里,碰到需要表明包括的时候一般都是“你”“我”并举。② 这并举的“你我”就是閩南方言包括式[dan] 的基本来源。先是“汝”[di] “我”[gua] 合音成[da], 然后象“阮”“恁”“因”那样,再并上“人”成为[dan]。这一推断是可以肯定的;因而也可以說,閩南方言第一身代詞多数包括式的“咱”[dan] 是“汝我人”的三合一。③

1.4 其他人称代詞 三身代詞以外,閩南方言还有几个人称代詞,跟普通話对照如下:

閩南方言	普通話
家己 [ka-ki]	自己
人 [·dan]	人·家
有人 [u·dan]	有的人

上列对照的人称代詞,閩南方言和普通話的意义、用法大抵相当;此外如“別人”“大家”等又都是双方共同的,均不細說。閩南方言的“人”讀輕声,可以單独作主語等主要成分,这是一个特点;普通話的任何一個輕声字都沒有这种用法。閩南方言里还有个“众大家”[tsin-tai-ke] 是“大家”的呼格,呼告的对象也确須是成众的,三两人就不这么称叫。普通話沒有跟这个“众大家”相当的人称代詞。

1.5 多数用如單数 普通話里保留着“我国”“我校”“你省”“你处”这一文言格式,有人說这是單数用作多数。閩南口語里沒有这种用法,倒是多数可以用如單数。多数用作單数,有領屬关系的,也有非領屬关系的。④ 例如:

領屬关系的:

昨日因阿兄帶恁小弟去阮学堂。

[tsa-dzit in an-hiā tua din sio-ti khi gu  
o<sup>2</sup>-tŋ]

(昨天他哥哥帶你弟弟到我[們]学校)

咱二哥底时倒来? 若倒来則来咱兜者!

[dan dzi-ko ti-si to-dai nã to-dai tsia  
dai dan tau tse]

(咱[你]二哥什么时候回来? 要是回来就来咱[我]家一下!)

非領屬关系的:

恁有爱人做陣,阮却家己一开。

[din u ai-dzin tsue-tin gua ko? ka-ki  
tsit-e]

(你有爱人做伴,我可自己一个。)

汝不着共咱提醒者!

[di m tio? kan dan the-tēh tse]

(你該給咱[我]提醒一下!)

伊批評汝有出入,因着糾正,咱家己也着虛心檢查。

[i phue-phin di u tshut-dzip in tio? kin-  
tsin dan ka-ki ia tio? hu-sim kiam-  
tsa]

(他批評你有出入,他得糾正,咱[你]自己也得虛心檢查。)

多数用作單数含有亲切的情味。尤其是指“汝”或“我”一个人的“咱”,說来你我与共,显得格外亲密。普通話的多数式人称代詞也有跟这相似的使用方法。⑤ 这里补充一点:呼格决不能以多数作單数。例如因感情激动而訴告,呼爹、喊娘、叫儿,就不說“阮父”、“阮母”、“阮团”,而說“我父”[gua pe]、“我母”[gua bu]、“我团”[gua kiā]。普通話也只能用單数式,通常还要加“的”,如“我的爹”、“我的娘”、“我的儿”。

1.6 定語和复指 人称代詞的語法功能,閩南方言和普通話一样,基本上跟名詞相同。需要說明的問題是作定語和表复指。

A)定語 人称代詞作定語,一般都表示領屬关

① 參閱呂叔湘《說代詞語尾家》第四节,見《漢語語法論文集》,176—178頁。

② 參照《說們》第二节,并注意其中153頁注(一)。

③ 據說龙岩有个地方称包括式就是用“汝我人”的,确否有待証实。

④ 吳仲平在《厦門話的語法特点》里說:厦門話人称代詞“有一个特点是复数形式可以表示單数的領有意义。‘如果要表示复数的領有,那就跟普通話一样,加个‘的’字’。这一說法并不全面。加‘的’不加‘的’的問題,另見本文1.6。

⑤ 呂叔湘在《說們》第三节“复数代單数用”中論述甚詳,請參閱。

系。不过，三身代詞作定語，不管是單數式或多數式，都有個問題，就是：什麼情形要加“厝”[e<sup>24</sup>]（泉屬[ge<sup>35</sup>]），什麼情形不加“厝”，這也就是普通話加“的”不加“的”的問題。下面一併試作說明。首先把閩南方言和普通話三身代詞作定語列出一個對照表來看看：

中心詞			閩南方言		普通話	
序	分類	詞例	多數式	單數式	多數式	單數式
1	親屬稱謂	父母兄弟 愛人、叔侄	-	+	-	-
2	身分、職位 人名	厂长、主任 老師、張三	-	+	-	+
3	組織機構	家庭、學校 小組、支部	-	+ 少用	-	-
4	處所	廈門、市區 里面、這里	-	-	-	-
5	其他名物	桌子、文章 方法、思想	+	+	+	+

“+”號表示加“厝”（的），“-”號不加。

下面再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 1) 阮厝 恁厝 因厝——“厝”[tshu] 指家或家鄉。
- 2) 阮厝厝 恁厝厝 因厝厝——“厝厝”[tshu] 指房屋。  
我厝厝 汝厝厝 伊厝厝——同上。單數式必加“厝”。
- 3) 咱台灣氣候溫和。  
[dan tai-uan khi-hau un-ho]  
“台灣”指地域——空間位置。
- 4) 咱厝台灣絕對不准美帝國主義侵占！  
[dan e tai-uan tsuat-tui m tsun bi-te-  
kok-tsu-gi tshim-tsiam]  
“台灣”加“厝”強調領土主權的所屬。
- 5) 阮兜真吵，恁或在較靜。  
[gun tau tsin tsha din hit-te kha tsig]  
（我家很吵，你那儿比較靜。）
- 6) 伊內面无，字典一定在汝兜。  
[i dai-bin bo dzi-tian it-tiq ti di tau]  
（他里面没有，字典一定在你处。）

就上面例1)——4)細辨起來，與其說加“厝”不加“厝”使中心詞含義變異，毋寧說由於中心詞含義不同才決定加“厝”不加“厝”。不同的含義決定不同的領屬關係：“家”（家鄉）領屬於“阮”，“阮”也領屬於“家”（“家”的一分子），這是互有領屬關係；“房屋”領屬於“我”，“我”却不領屬於“房屋”，這是單方面領屬關係。這樣，連帶對照表看來，可以提出一個條例：三身代詞作定語跟中心詞互有領屬關係的（對照表列1,2,3），閩南方言多數式不加“厝”，普通話除了表列2（身分、職位、人名）用單數式加“的”（“我的

老師”）以外，其他通常不加“的”；單方面領屬關係的（表列5）都要加“厝”（的）。至於閩南方言的單數式，除開呼格，凡是領屬關係的一律要加“厝”。例3)——6)又是另一個條例：如果中心詞是表空間位置的處所詞（表列4），①人稱代詞作定語，即使是單數式的也不加“厝”（的）。這因為無論哪一個人，對於空間位置都無所謂領屬關係，②用人稱代詞作定語，只是指示區別作用。中心詞組要是表處所的方位結構，兩個條例都適用。例如“我（厝）桌頂有一打墨水”[gua (e) to<sup>2</sup>-tiq u tsit kan bak-tsu]，這句話里的“厝”可有也可無。這是因為“我（厝）桌頂”（我[的]桌上）這一詞組本身就是兩種結構方式：

我厝+桌+頂=我厝桌頂。“我”與“桌”是領屬關係。  
我+（桌+頂）=我桌頂。“我”對“桌頂”是指示區別。

這一分析更加明顯地証實上面所說的條例：人稱代詞作定語，一般是領屬關係，所以說“我厝桌”；對處所是指示區別，這才說“我桌頂”。

三身以外的人稱代詞作定語，加“厝”不加“厝”，跟三身代詞同例，不備述。人稱代詞前加定語，閩南方言很少用，用必帶“厝”，這跟普通話一樣。

B) 復指 人稱代詞在名詞前，帶“厝”的是定語，不帶“厝”的，有定語，有主謂關係，有復指成分。主謂關係是用主謂結構作謂語的，例如：

- 伊 || 性地 | 真溫馴。  
[i sig-te tsin un-sun]  
（他性子很溫和。）  
阮大家 || 腹肚 | 攞檯枋。  
[gun tai-ke pak(t)-to dog bue iau]  
（我們大家肚子都不餓。）

儘管主語謂語間仍然保留着領屬關係，可也不能加“厝”；一加上“厝”，句子結構就起變化，成為“人稱代詞+名詞”的偏正詞組做主語了。復指成分比較複雜些。③單數式人稱代詞加“厝”是領屬關係，不加“厝”是復指（呼格例外），如“我老師……”“汝阿兄……”，這還容易區別。④但是，這一區別並不適用

① 處所詞包括：指地名或區域的名詞，表處所的方位詞、代詞。  
② 國家的領土、領海、領空，如例4)，不在此例。  
③ 復指成分是個比較特殊也比較複雜的語法問題，需要專文討論。這兒談的只限于重迭式里用到人稱代詞的復指成分。  
④ 普通話里，這一區別只能用于對照表2（身分、職位、人名）的單數式，其他也都不適用。



于多数式人称代词。例如:

恁老师認真备课。

[din dau-su dzin-tsin pi-kho]

阮学生努力学习。

[gun hak-sij də-dik hak-sip]

从書面上看来,“恁老师”“阮学生”可以是領属关系,如同普通話的“你們的老师”“我們的学生”;也可以是复指成分,“恁”即“老师”,“阮”即“学生”。閩南方言在这里以語音上有沒有半停頓来区别:作定語表領属,沒停頓,变調;复指的,半停頓,不变調。① 比較如下:

定語:“恁老师”[din<sup>53-55</sup> dau-su]

“因学生”[in<sup>44-33</sup> hak-sij]

复指:“恁-老师”[din<sup>53</sup> |dau-su]

“因-学生”[in<sup>44</sup> |hak-sij]

复指成分中間插进定語也照样保持半停頓,如“阮-集美輕工业学校老师”[gun|tsip-bi khij-kan-giap hak-hau dau-su]。不过,这种半停頓也是專就复指成分居句首作主語或定語而言,要是放在句中,句尾,那就都沒有半停頓。例如:

赵書記对因学生真关心。

[tio su-ki tui in hak-sij tsin kuan-sim]

解放军真疼阮团仔。

[kai-hoŋ-kun tsin-thiā gun kin-a]

这两例的“因学生”(他們学生)“阮团仔”(我們孩子)是領属关系还是复指成分,書面、口头都难以分辨。遇到这种情形,只好加上“丿”把表領属的分化出来。普通話却是連居句首的也都难以辨别,更該用“的”来分化了。

人称代词作为复指成分,还有“人称代词+代词”和“人称代词+数量词”的,如“咱家己”“恁大家”“汝个丿”[di tsit-e] (你这个)“阮三丿”……,当中的半停頓都是可有可无的。又有一种“名詞+人称代词”的,② 中間一律保持半停頓。后一种形式,用第一身代词只見于戏曲里,如“紅娘我……”,口語不这么說。

普通話“名詞+他們”的复指常指多数,閩南方言的“名詞+因”的复指往往是多数用作單数,特别是用于作定語。試比較:

1) 小李因丿船 [sio-di in e tsun]

(小李他[們]的船)

2) 阿兄因老师 [a-hiā in dau-su]

(哥哥他[們]的老师)

3) 文华因老父 [bun-hua in dau-pe]

(文华他[們]父亲)

4) 兰芝因爱人 [dan-tsi in ai-dzin]

(兰芝她爱人)

普通話“他們”指多数,前一成分是举一部分为代表。閩南方言的这一复指,一則同普通話一样;二則所指的根本就只是一个人,如例 4) 就极其明显,普通話只能用單数的“她”。就例 2) 3) 4) 再分析,閩南方言还有歧义:既可以是复指成分做定語,又可以是整个例子构成复指成分。如:

“阿兄”=“因”作“老师”的定語

“阿兄”=“因老师”

区分办法除了改用別的说法以外,还可以利用語音的全停頓把后一复指区分出来,書写上可以加逗号或破折号,“阿兄,因老师”或“阿兄——因老师。”普通話准此,不贅。

最后再談一談泛指的人[·dan]。閩南方言里,“人”經常用作复指成分。例如:

1) 人阿母講伊要去學堂。

[dan a-bu kəŋ i be khi o<sup>2</sup>-tŋ]

2) 人仲卿丿脚踏車不借汝。

[dan tŋŋ-khiŋ e kha-ta<sup>2</sup>-tshia m tsio<sup>2</sup> di]

3) 人阮要去北京旅行結婚里。

[dan gun be khi pak-kiā du-hij kiāt-hun de]

4) 阿兄人要溫習功課。

[a-hiā dan be un-sip kəŋ-kho]

5) 孟希人是廈門人。

[biŋ-hi dan si e-mŋ dan]

例 4) 5) 要跟句首的呼語分別开来。呼語后面是全停頓,如“阿兄,人……”。“人+名詞”可以作主語、定語,“名詞+人”只能作主語。二者都不象其他人称代词的复指成分还可以作賓語、補語、謂語。“人”相当普通話的“人·家”,但“人家”作复指成分只限于例 2) 一类,就是“人家+身分、职位或人名”。“人”(人家)用作复指还帶上一种語气,都有提示对方注意的意味。

本节 (1.6) A) B) 兩項所談的,总的說来,都是人称代词和名詞連用的問題。其中,“丿”的应用和停頓的变化是区分各种不同結構成分乃至不同語义的标志。

① 关于閩南方言的語音停頓,可參照《閩南方言里的常用否定詞》3.9,見《中國語文》1958年4月号,194—195頁。

② 初中《漢語》課本里,复指成分的重迭式沒有舉出这一形式。

# 論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話》\*

罗常培遺著

关于八思巴文音韵的研究,从前資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們,象朴节 (M. G. Panthier),① 柯劳孙 (G. L. M. Clauson),② 寺本婉雅,③ 鷲淵一④等,也曾有所討論,不过大部分是考証字母的讀音或鑽研一些枝枝节节的小問題。自从苏联龙果夫教授 (A. A. Драгунов) 发表了一篇《八思巴字和古官話》(The h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应用八思巴文的汉字对音来研究元代汉语的音韵系統,才算把八思巴文跟汉语音韵史的研究联系起来。在龙果夫的文章发表了十年后,包培教授(H. H. Поппе)对于八思巴文又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⑤ 但是在《八思巴字和古官話》发表的时候,龙氏对于元代汉语音韵的构拟确乎起了很大的作用。

龙氏这篇論文是 1930 年在苏联科学院人文科学部报告中发表的,他所用的材料包括汉语的八思巴字文件和蒙語八思巴字文件里的汉字,共計七百〇三字,一共发现一千八百二十次。他所采取的材料得要合乎两个条件:第一无須翻檢汉字对音或其他八思巴碑文就能讀的;第二对于其他碑文可以作重要参証的。因此他对于《事林广記》里的《蒙古字百家姓》采用的很有限。

据龙氏自己說:这篇文章所发现的要点,就是“在舌根声母后头 [èi] [i] 两音的区别和声母 R ㄹ ㄱ ㄴ 的不同”。⑥ 至于从八思巴对音所构拟出来的“古官話”音系究竟怎样,他却沒有总括的叙述。我們为讀者容易了解下文起見,先把他所构拟的“古官話”音系提綱挈領地說明一下。

龙氏所构擬的“古官話”声母共有三十五类,它們和古汉语声类的关系如下表:

古官話声类	八思巴对音	古汉语声类	备 注
p	b	帮	
p'	p(b)	滂	八思巴对音据百家姓,蒙古字韵当是 b
b'	p	并	
m	m	明	
f	h	非敷奉	古汉语的憂透和清濁均混。
v	w	微	失却鼻音成分。
t	d	端	
t'	t'	透	
d'	t	定	

\* 本刊为紀念罗常培先生逝世一周年,发表他这篇遺著。本刊編委陆志韦先生仔細校訂了本文全稿,陆先生校訂后又写了一段“編者校語”附在篇后,請讀者參看。龙果夫教授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話》譯本(唐虞譯,罗常培校)最近已由科学出版社印行(改名为《八思巴字与古汉语》)。——本刊編輯部。

① «De l'alphabet de Pa-sse-pa», *Journal Asiatique*, 1862 年 10 月, 24-37 頁。

② G. L. M. Clauson 和 Yoshitake: «On the Phonetic Value of the Tibetan Characters 𑖀 and 𑖁 and the Equivalent Character in the hPhags-pa Alphabet»,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9 年 10 月。

③ 《帕克巴喇嘛之新蒙古字》,見《佛教文学》第二号。

④ 《中原音韵中八思巴字ニテ写サシタル汉字音》,小川博士还历紀念,《史学地理学論丛》。

⑤ H. H. Поппе: «Квадратн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I)»,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1941 年。

⑥ 龙果夫文中多用藏文字母代表八思巴字,今仍其旧,下井同。



l  
l  
ts  
ts'  
dz'  
s  
z  
ts  
..

č'  
ts'  
č'  
dz'  
ž  
ž  
s  
.

š  
ž  
k

k'  
g'  
ŋ

x  
ɣ

.

‘

j

o

n  
l  
dz  
ts'  
ts  
s  
z

ž

č'

č

š

ž

g

k'

k

ŋ

h

ɣ

ʀ

ʁ

j

o

泥  
来  
精  
清  
从  
心  
邪  
照庄

照章知  
穿初

穿昌彻  
牀崇

牀船澄  
审生

审書禪  
日  
見

溪  
群  
疑

云  
曉匣  
匣

影

云  
疑  
以  
影

疑  
疑

照組二三等入思巴用同一字母对音，但龙氏拟为二类。

舌上音知組与正齿音章組合并。

舌上音知組与正齿音章組合并。

舌上音知組与正齿音章組合并。

書禪清濁不分。

高本汉所称見組純的与j化的区别只在古官話 i, im, iŋ 前存在。

在由古歌豪尤阳支微严元业諸韵变来的 o, a, au, iu, iaŋ, i, em, en, e 韵母前。

在古尤韵变来的 iw 韵母前。

匣紐只限于齐齿撮口两呼的字。匣紐的开合口字和从古侯韵变来的 iu 韵母仍保持濁音，不与曉紐相混。

在由古覃寒侯尤变来的 am, an, iw, iu 等韵母和古官話 u, ü 前；但在古支微脂緝質昔侵蒸庚仙先宵藥变来的 i, im, in, iŋ, en, eu 等韵母前喉塞声保存与否不定。

在 jɿ+w (或 u) 前。

在古虞韵变来的 èu 韵前。

在由古麻山諸韵变来的 a, an 韵母前。

在由古山觉祭齐幽变来的 an, aw, i, ew 韵母前。

在古模韵“午吾五伍”諸字前。

这三十五类“古官話”的声母照八思巴对音实际只有三十一类，照組二等庄、初、崇、生的分立是龙氏根据古汉语声类所构拟的。关于古汉语和“古官話”声类最显著的不同共有五点：(1)輕唇音非敷奉并为一类；(2)舌上音知、彻、澄和照組三等章、昌、船不分；(3)書、禪两紐清濁相混；(4)匣紐的齐齿撮口两呼并入曉紐；(5)影、以、云、疑的分化较为复杂（参閱上表）。至于八思巴字以清对濁，以濁对清和滂并共对b音的现象，龙氏已经解释过了（参前表附注）。

关于元代汉语声类考证，我从前写过一篇《中原音韵声类考》。<sup>①</sup>所用的方法是从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里提出的两个条例：

案德清之言曰：“音韵内每空是一音，以易識字为头，止依头一字呼吸，更不別立切脚。”是每音所属之字当与建首者声韵悉同，凡一音之中而括有等韵三十六字母二紐以上者，即可据以証其合并，偶有單見不害其同；此一例也。德清又曰：“阳阴平声有之；上去二声各止一声，俱无阴阳之别。”盖元以后之北音，全濁声母平声变同次清，而声调之高低微殊；去声变同全清，而声调之高低亦混。于是声母之清濁乃一变而为声调之阴阳。其变迁之由固与清濁有关，而声母音值实已清濁不辨。故凡全濁声母去声混入全清者，则平声虽与阴阳分紐，声值实与次清无别，此二例也。

依据这两个条例，以本書韵字为証，断定《中原音韵》只有帮、滂、明、非、微、端、透、泥、来、見、溪、曉、影、照、穿、申、日、精、清、心二十声类，而没有古汉语的敷、知、彻、并、定、群、从、床、澄、奉、匣、邪、禪、娘、疑、喻十六紐。这个結論和后来兰茂《韵略易通》，毕拱宸《韵略汇通》，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方以智《切韵声原》，馬自援《等音》，林本裕《声位》和樊騰凤《五方元音》等書里所定的声类都相合，并且同波斯对音和现代北京音声母的声类也相近。拿它們和八思巴对音比較，象非、敷、奉不分，知、章两組不分类，两个系統是一样的，所差异的只是全濁声母的有无和庄、初、崇、生是否独立两个問題。

从八思巴对音考证出来的元代汉语声类，也和汉语音韵史上許多地方相合。我曾在《中国音韵沿革》<sup>②</sup>上說：

案《清通志七音略》曰：“知、彻、澄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牀相近。泥、娘、非、敷、古音异讀，今音同讀。”《性理精义》按曰：“知、彻、澄、娘等韵本为舌音，不知何时变入齿音。等韵次于舌音之后，《經世》次于齿音之后，則疑邵子之时此音已变也。”又曰：“以等韵之例求之，敷字当自为一音与滂字对。如此則等韵有二十五母，而《經世》只于二十四，盖此字絕少，因失此音也。”果如所言，則知、彻、澄、娘、敷之混变自北宋已見其端。故旧傳朱熹之三十二母有照、穿、牀、泥而无知、彻、澄、娘，陈晋翁《切韵指掌图节要》之三十二母有知、彻、澄、泥而无照、穿、牀、娘，吳澄之三十六字母刪知、彻、牀、娘，黃公紹《韵会》之三十六母并照于知，并穿于彻，并牀于澄。…此四家者，虽亦略有出入，要不外于知、彻、澄、娘与照、穿、牀、泥之混并。又亡友刘君文錦尝系联《洪武正韵》之反切上字以求其声类，亦只知、彻、澄、娘、敷并于照、穿、牀、泥非，其余三十一类仍与旧譜无异。此后李登《書文音义便考私編》及楊选杞《声韵同然集》均宗之。

这几家所得的結果除去正齿音二等沒分立外，几乎和八思巴的对音全合。又日人石山福治依据《洪武正韵》和朝鮮《四声通解》的諺文，也考定《中原音韵》为三十一声类，<sup>③</sup>和上面这一个系統相同。

至于龙氏忽視八思巴对音，仍然把庄、初、崇、生拟作 ts ts', dz', s, 这在上面两个系統里全无根据。《中原音韵声类考》里說：

正齿音二等庄、初、生三类与三等章、昌、書三类，《广韵》分用划然，《中原音韵》則正齿音二三等混用或与知組合并者，凡十一紐二十八字：

江阳：（阴）○庄粧装庄椿知

支思：（阴）○侈彻瑳昌差初○施尸屍鴟著詩書师獅螭生

（上）○史駛使生弛豕矢始屎齒書

皆来：（入作上）○責簪幘窄迮侧仄旰庄摘謫知

蕭豪：（入作上）○捉庄琢卓知○搦初戳彻

家麻：（阴）○搥知鬆抓庄

①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年。

② 1929年度清华大学讲义。

③ 《考定中原音韵》第十四节，113—120頁。



(入作上) ○箇知札庄

庚青: (阴) ○鑑錚淨淨初撐撐初

康纖: (阴) ○檐檐初規初

而与齿头音清心合用者只有七紐十三字:

支思: (阴) ○髭貲紫茲孳孜滋資諮姿籽精淄庄

齐微: (阴) ○崔催清衰懷初

(上) ○洗璽徙稟心屣生

魚模: (阴) ○粗清芻初

(入作上) ○蔽速心縮護生

寒山: (去) ○渲心瀉生

尤侯: (阴) ○鄒陬緇驪庄諏諏精○洩鍤心饒生

其分化現象与現代北音相近,盖以二三等不分为原則而以轉入齿头为例外也。

可見《中原音韻》的声系正齿音的二三等是不分的。再說后一个系統,不單八思巴对音明明二三等共用一个字母,就是《洪武正韻》一系的声类也从来没有把庄、初、崇、生分立的;因此我对于龙氏这个說法不敢苟同。

但是上面这两个显然不同的声母系統究竟哪一个和当时的实际語音相合呢?关于这个问题,龙果夫以为:“八思巴字碑文所代表的‘古官話’的声母系統絕不是靠古韻書的帮助来臆造的,而是由实际的讀音反映出来的。”他認為上面所举的那两种紛歧的事实,并不难解釋。他說:“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說古官話的語音組織是純一的。在另一方面,我們的这些材料使我們可以說有两个大方言。从声母系統来看,它們是极端彼此紛歧的:一个我們叫做甲类,包括八思巴碑文,《洪武正韻》,《切韻指南》;那一个我們叫做乙类——就是在各种外国名字的对音和波斯对音里的。并且甲类方言(就是八思巴碑文所代表的)大概因为政治上的緣故,在有些地方拿它当标准官話,可是在这些地方的口語是屬於乙类的。結果这些地方有些字有两种并行的讀音——一种是官派的,象八思巴文所記載的;另一种是近代的土話,象波斯的对音所記載的。”我对于他这种解釋相当地点贊成,这两个系統一个是代表官話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說一个是讀書音,一个是說話音。前一个系統虽然不見得是完全靠古韻書构拟出来的,可是多少带一点儿因襲的和人为的色彩,它所記載的音固然不是臆造的,却未免湊合南北方言想作成“最小公倍数”的統一官話。我們从明朝李登的《書文音义便考私編》里所定的声类,便可反映出一些痕迹来。李氏虽定声母为三十一类,可是他一則說“平則三十一母,仄則二十一母”,再則說“仄声純用清母較為直截”,可見那个时候全濁声母的分立只是因为平声分作阴阳两調,所以沒有合并,实际上并不是真有带音的声母存在了。那末,我們若从元代北音演进成現代北京音的观点看,就可以說,元代“官話”的音类尽管不是臆造的,不过北方一系的土話特別发展,两者抗衡起来,前一种“虽时时爭持于紙上,实则节节失败于口中”罢了。

从八思巴字对音所构拟的“古官話”韵类和《中原音韻》的十九部并沒有很大的出入。不过首先得要声明的,就是所謂“部”是只管主要元音以后的部分而不問等呼,它和“眞韵母”的性質并不相同。所以“古官話”的韵母尽管多到四十二类,实际上和《中原音韻》所差的只有下列的七点:

(1) u, ü 两韵的字《中原音韻》同屬魚模部,古官話分成两个独立的韵母,和兰茂《韵略易通》毕拱辰《韵略汇通》分“魚模”“居魚”两部相同。

(2) 《中原音韻》齐微部的合口,在八思巴对音除“惟”字作 üi 外,都拿 e 作主要元音,好象和車遮部的开口 ie 相配而不和齐微部的开口 i 相配,因此車遮部的合口“厥闕月”等字也就和这些字混成一部了。

(3) 德韵开口“德得”两字《中原音韻》屬齐微部,“克則”等字屬皆来部,“古官話”另立 ei 韵,不和那两部相混。

(4) 凡韵的 f 类字《中原音韻》入寒山部,“古官話”仍作閉口 -m。

(5) 《中原音韻》以桓韵屬桓欢部,山刪两韵合口屬寒山部。“古官話”把它們都并作 uan 韵。

(6) 庚青合口字收在《中原音韻》的,大部分在东鍾部和庚清部重出,一个别的只收在东鍾部或庚清部。“古官話”把东鍾部和庚青部的合口都归入 uŋ, üŋ 两韵。

(7) 在《中原音韻》里,入声鐸觉字在蕭豪和歌戈两部重出,烛和屋三等字在魚模和尤侯两部重出,“古官

話”以鐸覺全附 au 韵, 烛屋全附 u, ü 韵。綜起这几点来看, 我們可以說“古官話”的韵类比《中原音韵》增两部 (ü, əi), 又減一部 (桓欢)。实际上仍然是《中原音韵》的規模。至于 üe 或写作 iue, üi; əu 或写作 uə, ou; ien 或写作 üan; iaŋ 或写作 eəŋ, 那都是受声母影响所生的細微差异, 因为不至于变成不同“音位”, (phoneme), 我所以不把他們当作不同的韵母。

下面我把龙氏所构拟的“古官話”韵类, 八思巴对音, 和古汉语韵类, 《中原音韵》韵部列成一个对照表, 以便参考:

古官話韵类	八思巴对音	古汉语韵类	中原音韵韵部	备 注
(1) i	hi	脂之支韵清庄組	支思	
(2) i	i	脂之支微祭齐开 口 微合口非組 緝質昔錫职开 口, (藥开口 “却”字?)	齐微	
(3) u	u	模, 虞非組, 魚 庄組 屋一沃, 物屋三 非組	魚模	屋三和烛韵字《中原音韵》互見魚模、尤侯两部
(4) ü	eu	魚虞 术物, 屋三, 烛	魚模	分立 ü 韵和《韵略易通》分出居魚部同
(5) o	o	歌(戈韵“过”字) 合曷見系 (尤韵“牟”字)	歌戈	
(6) uo	uo	戈 末, (鐸韵“莫”字)	歌戈	
(7) a	a	麻开二 合乏曷 黠月幫系	家麻	
(8) ia	ia	麻开二見系 洽韵“郊”字	家麻	
(9) ua	ua	麻合二 黠韵“滑”字	家麻	
(10) iə	e(è)	麻开三 业, 薛屑开口	車遮	
(11) ue	ue	脂支微祭齐合 口, 灰 泰合口“外”字 德合口, 职韵 “域”字(?)	齐微 皆来	
(12)	iue	齐合口“惠”字	齐微	
	üi	脂合口“惟”字		
		昔合口“役”字		
	üe	支合口“規”字	齐微	
(13)	ue(uè)	月合口	車遮	
	ai	哈, 泰皆佳开口	皆来	



		陌开二照系和帮組	
(14)	iai	iai	皆佳見系 齐微
		陌开二見系	
(15)	uai	uai	皆合口 皆来
(16)	əi	hi	德开口 齐微
(17)	uau	aw	豪,肴幫組 蕭豪
		鐸开口,觉幫組	
(18)	iau	iaw	肴見系 蕭豪
		觉見系	
(19)	uau	uaw	鐸合口, 觉韵“朔”字 蕭豪
(20)	ieu(iəu)	ew(əw)	宵蕭 蕭豪
		藥开口	
(21)	eu	hiw	侯,尤庄組 尤侯
	nu	uw	侯幫組 尤侯
		uuw	尤韵“富”字 尤侯
	ou	uow	尤韵“阜”字 尤侯
(22)	iu	iw	尤 尤侯
		侯見系及“头”字 尤侯	
(23)	am	am	覃談 監咸
		凡	
(24)	iam	iam	咸見系 監咸
(25)	iem	em	严盐添 廉纖
(26)	im	im	侵 侵寻
		侵韵“欲”字 侵寻	
(27)	an	an	寒,山开口 寒山
		元合口“万”字, 寒山	
		刪合口“頒”字 寒山	
(28)	ian	ian	山刪开口見系 寒山
(29)	éuan	uan	刪合口 寒山
		桓 桓欢	
(30)	ien	en(én)	元仙先开口 先天
(31)	üên	uên	元仙先合口 先天
	üan	éon	仙合口“眷”字 先天
(32)	ən	hin	痕 真文
(33)	in	in	眞 真文
(34)	un	un	魂,文韵非組 真文
(35)	ün	éun	諄文 真文
(36)	aŋ	aŋ	唐开口 江阳
		阳开口知照組,合 江阳	
		口非組	
(37)	ian	iaŋ	江,阳开口 江阳
	əaŋ	haŋ	阳开口庄組 江阳

鐸觉等韵《中原音韵》  
互見蕭豪和歌戈两部

《中原音韵》入寒山部

阳韵开口庄組字北京音  
变合口, 八思巴对音已  
見其兆

(38)	uan	uan	唐合口, 阳合口 云組,	江阳	
		on	唐合口, “皇”字	江阳	
(39)	en	hin	登开口, 庚开二庄系	庚青	
		ein	庚开二“庚”字, 耕开二“耿”字	庚青	
(40)	in	in	清青蒸开口, 庚 开三, 耕开口 “幸”字	庚青	
		iin(?)	庚开二“行”字	庚青	
(41)	un	un	庚开二“衡”“孟”字, 耕 合口“宏”字 东冬一等, 鍾和东 三知照系, 非組	庚青 庚青 东鍾	《中原音韵》庚青合口互 見东鍾, 庚清两部, 八思 巴对音只作 un, èug 类。
(42)	ün	èun	庚合三云紐 清合口“瓊”字 东三鍾	庚青 东鍾	

就八思巴对音去归納, 我們可以簡括地說, “古官話”的韵系一共有:

- (a) 三个介音: i [i]      u [u]      ü [u 或 èu]  
 (b) 五个元音: a [包含在輔音里]      e [e 或 è]      i [i]  
                   o [o]      u [u]  
 (c) 五个韵尾: -m [m]      -n [n]      -ŋ [ŋ]  
                   i [j]      è [w]

**編者校語:**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羅故所長常培本想根据已故龙果夫教授所采集的八思巴字資料和其他同类資料, 参酌《韵会举要》, 比照《中原音韵》, 試拟十四世紀的“古官話”音系。那时, 罗所長身体已經很不好, 不能集中精力做这样繁重的工作, 因而想起把討論龙果夫教授的論文的那一段先写成專章; 这就是現在发表的这篇未定稿。就因为这篇論文, 按原計劃只是一部大著作的一个片段, 所以有些地方反映出作者原来的心願。文中原有一些附注, 指出某些处应从長討論; 編者把这些附注刪去了。有些地方, 很明显地显出一时笔誤的, 也代为修改了。

有两点須要特別指出, 以明責任。1) 文中暗示出龙果夫教授把寒韵字和桓韵字都作 -an 类是不正确的, 所以說“《中原音韵》以桓韵屬桓欢部, 山刪两韵合口屬寒山部, ‘古官話’把它們都并作 uan 韵”。但是在把“古官話”和《中原音韵》对比的时候, 又說“古官話”短了一个桓欢部, 同时总表上又并列“uan 刪合口”和“on 桓”, 显出自相矛盾。其实龙果夫教授所見的桓韵八思巴字, 全都是只能对譯成 on 的, 不知为什么拟成“古官話”的 uan。編者以为罗所長本是想在全書里, 参照《蒙古字韵》《韵会举要》《中原音韵》等来討論这个問題的。2) 也是为了这个原故, 罗故所長原文的总表上有一些細節显出他时常举棋不定。象龙果夫教授那样, 想从几百个八思巴字的对音重拟“古官話”的音系, 本是有点危險的。那末, 我們要是專为討論龙果夫教授的論文, 只可就事論事, 有啥說啥, 不必把整个切韵音系和“古官話”联系起来。反过来说, 假若要对比“古汉语”和“古官話”的整个音韵系統, 就得总括所有的有关十四世紀北方話的音韵的資料; 龙果夫教授所論列的只是一部分。罗故所長原文的总表“盘桓乎山水之間”, 編者擅自把它校改过了, 只总结龙果夫教授所收罗的几百个字。有好些处, 《广韵》的某韵某类只有一个代表字; 这些地方現表有时不特別指出, 有时注某韵某类的某字, 也許有失当之处, 这应由編者負責。这样改編之后, 实在更能符合罗故所長一貫治学的精神。

罗所長去世一年了, 現在发表这篇文章, 不只是为了紀念他, 也希望研究音韵学的同人們能更多地留意普通話的基础方言和北京音系的历史, 更直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設服务。借此也可以完成罗故所長未了的志願。



# 八思巴字对音

——讀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官話》\*后

楊耐思

苏联杰出的汉学家龙果夫教授(A. A. Драгунов, 1900—1955)对汉语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大家最熟悉的是他对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sup>①</sup>和现代汉语语音的研究。<sup>②</sup>其次是汉语音韵史以及汉语方言的研究。<sup>③</sup>他又是中国文字改革的最好朋友,曾经与瞿秋白同志一道草拟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且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sup>④</sup>他的全部著作以丰富的内容扩展了汉语研究的领域,以正确的理论给予汉语语言学者许多宝贵的启示。

龙果夫教授早期的研究活动着重在汉语音韵史方面,写下了《关于中国古音重订的贡献》,<sup>⑤</sup>《八思巴字与古官話》和《中国古官話的波斯对音》<sup>⑥</sup>等三篇论文,都是很精彩的。其中《八思巴字与古官話》更是探讨了十三、四世纪的汉语语音,对研究普通话语音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八思巴字是十三世纪西藏喇嘛八思巴仿效藏文体式而创制的一种蒙文,即所谓蒙古新字;1269年元帝国把它作国字在全国颁布施行。虽然这种文字通行得不很久远,却给我们保存了不少语言学的资料,即用八思巴字注汉字音的对音材料,包括碑刻、钱币、印章及蒙古字《百家姓》,以及用作注音规范的韵书《蒙古字韵》<sup>⑦</sup>。十九世纪以后,西欧资产阶级东方学者致力于东方古文字的研究,对八思巴字也作了一些探讨,<sup>⑧</sup>但是真正从语言学上研究八思巴字对音而作出了成绩的还是首推龙氏。龙氏这本书出版后,即刻引起了我国语言学者的重视。1938年罗常培教授修订了本书的译文,并在书前写了一篇长序详细地介绍龙氏构拟的元代官話语音系统,又补叙八思巴字的源流。<sup>⑨</sup>后来罗氏参合新近获得的《蒙古字韵》及其他八思巴字对音资料继续进行研究,分析新的资料,同《韵会举要》、《中原音韵》等韵书作比较,找出八思巴字对音所代表的汉语音韵系统,在普通话发展史上的地位,并对龙氏所得的结论有所补充或修订。准备将研究结果写成《八思巴字的汉语对音系统在普通话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可惜这一工作没有进行到底就不幸逝世。

我国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适合汉语语音特点的特殊方法;但是已往的研究工

作都多少带有厚古薄今的倾向以及缺乏历史发展的观念。清代三百年中对上古音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对中古音系统特别是近代语音系统很少涉及。本世纪初西欧资产阶级学者利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音韵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我国丰富的文献了解得不够以及从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来描绘汉语发展的情景,可以拿高本汉(B. Karlgren)作代表。高本汉研究汉语的历史,最热衷于重建古音系统,对于语言的演变和发展却不重视,特别是对中古音发展到现代语音的问题很不注意,并且在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问题上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观点:他绝不提汉民族共同口头语言在十三、四世纪北方话的基础上开始形成这一客观事实,而是强调当时方言的纷歧,把这种方言的纷歧作为汉语历史上存在方言的例证。并竭力贬低蒙古译音<sup>⑩</sup>的价值。他说:“元朝的蒙古译音里所保存的语言,显然是那个时候的许多方言中的一个。这个语言其实已经演变到那种程度,我们不妨叫它作‘老官

\* 即唐虞译、罗常培校订《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11月出版。

① 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郑祖庆译),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② 与其夫人龙果娃(Е. Н. Драгунова)合著《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结构》(高祖舜译),见《中国语文》1958年11月号。

③ 著有《湖南湘潭和湘乡的方言》,见《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部分)》,1932年。

④ 参看肖三《中国文字改革的最好朋友》,见《中国语文》1956年1月号。《视中苏文字之交》,见《文字改革》1956年21期。

⑤ 原载《通报》,1928年。唐虞译文,见《集刊》3本2分;又蒂若译文(灰韵之古读及其相关诸问题),见《中法大学月刊》5卷2期。

⑥ 见《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部分)》,1931年。

⑦ 现存抄本为1308年朱伯颜所编。已经收入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11月出版。

⑧ 参看蔡美彪《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见《国学季刊》7卷3期,1952年。

⑨ 参看罗常培《蒙古字韵跋》(见1939年1月17日《世报》)及《八思巴文和元代官話自序》,(见《图书季刊》新1卷1期,1939年)。

⑩ 高本汉所指的蒙古译音还包括《元朝秘史》、《华夷译语》中的汉语专名的对音。

話’了。例如止攝的‘日’母字已經非常近似現代官話的讀音  $\text{œr}$ ; 口部塞音的韻尾已經失去, 等等。所以這個語言不過是一些範圍極小的方言的‘母語’。要具體的研究現代的方言跟它們從古代語言的演變, 蒙古譯音的價值是很平凡的。”①龍果夫教授與這相反, 把從六世紀到現在的漢語音變首先作為自己仔細加以研究的對象(參看唐虞譯《八思巴字與古漢語》1頁, 下同), 並且在對八思巴字對音的研究中科學地肯定了蒙古譯音在語言學上的價值, 提出了八思巴字對音所代表的語言由於政治上的緣故在有些地方當作標準官話使用的概念(參看23頁), 在整篇論文中自始至終貫穿了闡明八思巴字對音的語音系統是由實際讀音反映出來的這一明確的看法。龍氏研究這個問題, 也促進了人們對近代語音史的研究興趣。②今天, 當我們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積極探討普通話形成的歷史時, 就更加感到龍氏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

利用漢語在別國或別的民族語言里的對音來研究漢語的音韻是本世紀初形成起來的一種新的方法, 最初是用梵對音研究漢語的古音, ③後來採用漢藏對音研究漢語的中古音。④龍氏採用這個方法有許多獨到之處, 比如他很注意譯音人跟漢人由於語言習慣不同可能產生對譯上的抵牾。他說: “如果我們不忘記這些八思巴碑文是綜合一個外國人所聽到而加以分析的漢語音系, 那麼這種抵牾就可以不解自明了。假使照我們所知道的, 古漢語(即我們所稱中古音系統, 下同——耐思)  $\gamma$  和  $\chi$  在  $i$  和  $ü$  的前頭响亮度確實相同, 這不一定說它們的聲調也得是相同的。現在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從一個中國人的觀點上看  $z:s$  和  $d:t$  等音素(就是音位 *Phonematic*) 的不同並不在响亮度而是在聲調。因此一個外國人聽着是  $z:s$ ,  $d:t$ ; 而一個中國人却聽着是  $c:s:s$ ,  $c:t:t$ 。”(8頁)⑤龍氏還運用了他對漢語方言的豐富知識來解決譯音中的一些疑難問題。他又從中古音系統出發, 說明由中古到古官話的演變, 有時還能把古官話跟現代普通話語音聯繫起來, 指出語音發展的过程, 這都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

前面已經提到, 龍氏在這本書中闡明了八思巴字對音的語言系統是反映了當時實際語音的問題, 他說: “我鑑於這些事實, 打算在這篇論文里把八思巴碑文的語音特點研究出來, 為的是顯示這些碑文里所代表的‘古官話’的聲母系統決不是靠古韻書的幫助來臆造的, 而是由實際的讀音反映出來的。”(3頁)他舉出三點理由來論證他的立說, 其中第三項理由的見解是非常精辟的:

假使說八思巴字是由一種久已廢棄的讀音構擬的, 那

麼這位譯音人怎麼就會知道這一個字以前讀作濁聲, 那一個字讀作清聲呢? 這大約可以說是從那些古韻書上知道的。不過這些韻書只告訴我們這些是  $x$ , 那些是  $y$ , 只有那些字的實際讀音才能使這些記音解釋的準確。……我們看一看八思巴字別的特點就可以毫無可疑的證明它是記載一種活語言的讀音了。我們已經知道那些八思巴碑文里所代表的“古官話”的聲母系統並不是摹仿古漢語, 而是有幾點和它不同的:

a) 古漢語和“古官話”都有  $\gamma$  和  $\chi$ 。可是八思巴字在有幾種情形之下古漢語  $\gamma >$  “古官話”  $\chi$ 。這是一個絕妙的例子; 它毫無錯誤地顯示在那些確在開始清音化的例子里八思巴字決不泥古, 而是如實地記載着濁音的消失。

b) 在“古官話”和古漢語里都有聲母  $[ʔ]$  (影母)。八思巴字在那些古漢語原有  $[ʔ]$  而後來消失的字里卻沒有  $[ʔ]$ 。只在“古官話”時期實在有  $[ʔ]$  音的字里才有  $ʔ$  字母。

c) …

d) …

e) “古官話”和古漢語都有  $\eta$  聲母。可是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 在“古官話”里這個  $\eta$  的分配和古漢語不同。 $\eta$  在  $u$  和  $ü$  的前頭就象在現代“官話”方言里一樣的消失。並且在古漢語有些沒有  $\eta$  的字里“古官話”里也有它。

f) …

g) …

h) 中古漢語(即我們所稱宋代的語音——耐思)對於  $f$  和  $f'$ ,  $m$  和  $v$  之間有分別(即非與敷, 微與奉)。在八思巴碑文里中古音  $m > v$ ;  $f, f', v > f$ 。(22—23頁)

既然八思巴字對音系統跟中古音或宋代的語音有這許多不同之點, 那麼就不能說它是仿照韻書來的。八思巴對音系統不只是跟中古音系統許多方面不合, 就是跟能够暴露十一至十三世紀一些語音情況的傳統勢力的韻表如《四聲等子》, 《切韻指掌圖》, 《切韻指南》的

① 《中國音韻學研究》, 中譯本, 1948年版, 237—238頁。

② 從這時候起, 我國學者已注意近代語音史的研究。1932年羅常培發表了《中原音韻聲類考》; 1936年魏建功發表了《遼陵石刻哀冊文中之入聲韻》。

③ 寫成專著的有: 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韻考》, 見《國學季刊》1卷2號, 1923年; 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 見《集刊》3本1分, 1931年; 《梵文韻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 同上, 3本2分。

④ 1933年羅常培教授利用敦煌出土的漢藏對音文件及唐代碑拓進行研究, 寫成了著名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書, 史語所單刊之十二, 上海。其次高本漢也曾利用漢語的日本譯音, 朝鮮譯音, 越南譯音等作構擬切韻音系的參考。

⑤ 從這裡我們還可以得到另外一種啟示: 八思巴字對音里用一套濁聲母( $b, d, g, dz, ʒ$ )對譯中古音系的全清聲母, 用清的不送氣的一套聲母( $p, t, k, ts, ʈ$ )對譯中古音系的全濁聲母。從當時別的史料里如代表曲韻的《中原音韻》及漢語十三、四世紀的波斯對音來看, 中古音系的全濁聲母已經失去, 變同相當的清音。八思巴字對音所表現的這種區分, 莫非只是顯示聲調的不同, 並不是真有清濁聲母的对立?



龙氏在这本著作中所作出的結論，都具有語言學的意义，多半是可靠的。但是由于文献不足的局限，⑤也产生了一些缺点，⑥比如他誤信了高本汉的 j 化（即軟化或称喻化）声母說，以为“古官話”里也有 j 化声母。他說：“我們在八思巴碑文里发现以下的結合写法：[g, k, k', h+i, im, in] 和 [g, k', h+èi, èin]。看

⑧ 看陆志韦《古音說略》，24頁，燕京学报专刊之二十，1947年；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新一版，107—110頁。

# 話劇的台詞如何向傳統學習的問題

吳 雪

《中國語文》編輯部的負責同志要我就話劇的舞台藝術語言問題發表一點看法，這個任務使我很遲疑，因為作為一門專業知識的語言學或語音學，我是從來不曾下過工夫的，更談不到什麼研究，因此發言權不大；也沒有理由占據《中國語文》的篇幅。但是，當我讀到吳曉鈴同志的《試談開國以來藝術語言的發展和問題》以及其他幾位同志與此相關的文章以後，很受到啟發。作為一個導演與演員，我還是有着一些零星的感受的。姑且提出來，希望能起一些拋磚的作用。

建國十年以來，由於黨的領導和政府各級領導無微不至的關懷，我們的話劇事業呈現出蓬勃生春的景象；無論就演出的隊伍、規模、劇目以及表演藝術本身的成就，都超過我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這是有目共睹的事。作為話劇這個特定藝術的表現手段，它的最重要的基礎或環節之一便是語言。我們肯定我們的話劇表演藝術，就應該同時指出語言方面的進步情況。我們在這裡所說的語言，指的不是用眼睛看的劇本上的文學語言；而是用耳朵聽的使用在舞台上的藝術語言（即一般所謂的台詞）。我們知道，從口頭的生活語言變成文學語言，其中是存在着一個加工與提煉的創作過程的；而從文學語言變成舞台上的藝術語言，其中又經歷了另一種意義的“再創作”的過程。藝術語言在不同類別的表演藝術中的運用，諸如話劇、電影、曲艺、以及眾多劇種的地方傳統戲曲等等，都保有它們各自不同的特性和特色。這樣就應該容許它們向生活語言學習時，懷抱着不同目的、不同要求的抉擇的自由。人民口頭所用來做為交際和鬥爭的生活語言，始終是文學語言和藝術語言唯一的源泉。但是怎樣向生活語言學習呢？怎樣向源泉汲取呢？又怎樣提煉生活語言呢？前兩個問題的解決，只有到生活的海洋里去，向廣大群眾，主要是工、農、兵群眾學習；至於說到怎樣提煉生活語言，最好的辦法之一，便是切切實實下一番工夫向傳統學習。

話劇表演藝術在我國發展的歷史，嚴格說來是很

短暫的，不過五十年左右的光景。因此在今年國慶獻禮演出的時候，就有人在充分肯定近十年來話劇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時，認為：如果同戲曲所取得的成績比較起來，就顯得不够突出。這我是有同感的，但他的理由是話劇的歷史淺，傳統不及戲曲深厚，所以不能相提並論。我則以為並不盡然。就以我國新興的舞劇來說，論它的歷史發展比話劇還要年輕，而我們的北京舞蹈學校，通過大躍進，就在很短的期間內演出一系列優秀的節目，由《天鵝湖》而《海俠》而《寶蓮燈》以及最近演出的《魚美人》，由學習蘇聯先進的舞蹈藝術到試圖與我國民族形式的傳統舞蹈相結合，藝術水平都斐然可觀，這不是偶然的。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你是否創造的學習和批判的繼承。不錯，我們戲曲傳統是深厚的，話劇的表演藝術是十分年輕的，但是這二者並不是截然對立的。恰恰相反，話劇應該向戲曲借鑒與學習。話劇只有更好的解決了如何繼承傳統的問題，才能逐漸形成我們特有的鮮明的民族風格。在1954年全國話劇第一次會演時，就有人提出我國話劇與傳統戲曲之間缺少一座“黃金的橋梁”，真是一針見血之語。至於這座黃金橋梁應該怎樣一個具體架法？明確地說，話劇怎樣才能算正確的繼承傳統？這是一個牽扯面比較廣泛而複雜的問題，今年國慶獻禮，部隊演出的《東進序曲》、江西省話劇團演出的《八一風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的《蔡文姬》、河北省話劇團演出的《紅旗譜》以及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的《降龍伏虎》，都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雖然僅是初步的探索，但通過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並且為我國話劇更加民族化的發展預示了一幅新的前景。這裡我想僅就話劇的舞台藝術語言方面談一點我個人的看法。

十年來話劇的舞台藝術語言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績是不容抹殺的，在推行規範化漢語方面的輔助作用上，也同樣是不容懷疑的（關於後者，不在本文論列的範圍之內，我想留待有關的專家同志來作公平的評



价)。但我们绝不能因此满足。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确实发生过一些偏向。例如，在全国解放的初期，我们的话剧舞台上还出现过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去残留的舞台腔在作怪。这和解放前曾经一度时髦过的机械地模仿那些恶劣的美国电影的表演有关。演员念起台词来洋里洋气、拖腔拉调，专门追求形式上的技巧，娇柔造作，令人肉麻；根本不能正确地传达思想感情，更不象中国人在讲话。自然，这种情况，早就被我们抛弃了。如果有人还想领教一下这种舞台腔，只能在相声的讽刺逗乐的段子里去寻求它的尸骸了。另外一种舞台“艺术”语言与前者相反——作为批判前者在表演上的刻板虚伪的恶劣积习，是有其进步作用的，但是走到另一个极端。演员标榜打开第四堵墙，要从生活出发，其实是片面地模拟生活，既不“出”来又不“发”。这是错误地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结果。客观上只是繁琐地抄袭一些生活的外在现象，否定艺术创造，轻视或无视传统。以为只要有内心的活动，便万事大吉，便能完成艺术创造。于是在一个时期，话剧的演出，只顾演员的所谓舒服，一点也不管观众，舞台上有时简直是一片蚊子的嘶叫，话剧话剧，却听不见话！这是错把自然主义认作现实主义的处理手法。一个比较好的文学剧本，经过这样的“艺术”处理，它的生命也就大大的被断伤了。这就是为什么一直有一些观众一方面承认话剧是先进的艺术样式，另一方面又不爱看的缘故。话剧搞得听不见，且不说“话剧的话”是否配称为“艺术语言”，它连语言最低限度表达意见的作用都发生问题了。这样，若干较好的剧本由于舞台语言的错误处理，也减了艺术的感染力量。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上述的偏向，话剧工作者早就感觉到了，历年来由于党的及时纠正，以及艺术实践本身的教训，很快地就基本上被消除了。当我们一明白必须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重视正确地表现生活、深刻地传达思想的技巧以后，话剧的舞台艺术语言进步得很快。特别是1957年紧接着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以后，戏剧工作者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上山下乡，奔向劳动的海洋。生活开拓了戏剧工作者的眼界。从创作到演出的思想内容都被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洋溢着生活热情的戏剧作品，要求与它相适应的鲜明的戏剧演出形式。广大观众不仅向我们要求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的创作，而且在演出上也要求有较高水平的美感享受。作为话剧的艺术语言当然也应概括在内。这样，形势的本身就规定了向传统学习不能是为学习而学习，因为目的性愈来愈鲜明了。继承吸收什么，或扬弃

批判什么，都是以革命的现实生活的需求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一句话，学习传统是为了取得更有力的民族表现形式，来为社会主义的特定的戏剧内容服务的。目前话剧的艺术语言是较之传统戏曲大为逊色的，所以必须补课，必须迎头赶上。1956年上海通俗话剧到北京来演出《张文祥刺马》《珍珠塔》等剧以后，使话剧工作者得到很大的启发。这些剧与戏曲传统有深厚的渊源，所以语言的处理，不仅字字清楚，而且富于中国气派、民族特色。这一层在近两年来是起了话剧界同志们的普遍注意的，例如：中央戏剧学院设立了台词课，各个剧院都请了专门的语言教师，同时还约请著名的戏曲或曲艺老师，向他们学习艺术语言。从每个演员到导演，不仅要求字正腔圆地把每一句台词的逻辑重音正确地念出来，而且注意到一切可能来挖掘语言的表现力。正因为注意这一方面，并且虚心而坚决不懈地学习，我们话剧舞台上已经出现了光彩。象中央戏剧学院本届毕业生演出的《肥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伊索》，在若主要演员的表演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多么严肃而精确地掌握艺术语言的节奏性，因而语言风格本身就十分动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饰演《红色风暴》中施祥这个角色的金山同志，在他“说理”那一段著名的长台词的处理上，有意识地吸收传统的某些技巧方法，他已经开始摸索到一种富于表现力、动人心魄的、中国式的表达思想感情的独特节奏。以上只是手拈来的例证，实际情况当然不止是这些。但是怎样使话剧的艺术语言满台生光，乃至使这种逼人的光辉贯穿着整个一出戏的演出，象某些精彩的传统戏曲那样耐看耐听，显然还存在着一个不算太近的距离。如许多演得十分动人的戏曲，它的剧本实际上都是常简单的。象昆曲的《拾画叫画》、绍兴戏的《女吊》、剧的《打神告庙》都不过一个人几段词，就表演三四分钟之久。当然音乐、舞蹈和剧本的文学语言，提供丰富的形象，但是我以为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戏曲演员都掌握了一套如何处理舞台语言的技巧，所以他能将简单的剧本化成丰富的舞台动作和形象。话剧象这样精彩的演出，还是不多见的。

要使话剧具备更强烈的民族色彩，首先要求我们的剧作者，在深刻了解生活的同时，多学习传统。当要我们的表演艺术家，掌握能够准确地表达中国人思想感情的语言技巧，亦非一蹴而就的事。假如我的话剧演员，先向戏曲演员学到以下四方面的长处，想是会有好处的。

首先是语言的动作性。所谓动作性，便是指每

一句話都有它特定的目的。這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可是我們許多話劇演員，却偏偏經常把邏輯重音念錯。其主要的毛病，還是不能正確地了解語言的動作性。語言動作性標誌着對待事物的態度。語言總是反映着人的一定的思想感情。作為藝術語言的動作，較之生活語言更為突出，更為鮮明，因此它帶來了更豐富的語言的色彩與魅力。

戲曲演員是最善於處理語言動作的，大概是因為以前的老師都是口傳心受的緣故吧。比如我在給川劇田排戲中接觸川劇演員，他們一排戲就說“你說這句話是為了這個，說那句話，就那麼做”。總是把語言都化成了動作，不但意思清楚，而且變化多端，生動活潑。

其次是語言的形象性。形象性就是一般所謂的“意象”。你說什麼，仿佛立刻在你眼前就看見什麼，或感覺到什麼一樣。最簡單也必須通過語言來區別事物的性質。並且使事物的性質更加明顯地呈現出來。比方說，你說“吃一杯冰激凌”和“這是火盆”這兩句話，那是完全不同的。看到一頭公牛，和看到一只母雞，坐在一包棉花，和咬着一粒石子也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話劇舞台語言真正能細緻地從感覺上分冷熱、識陰陽、辨軟硬的實不多見。周信芳同志在京劇《坐樓殺惜》中扮宋江在途中遇到劉唐的時候，那三個“呵”字，帶來許多久別重逢故友的形象。袁玉昆在川劇《情探》王魁深夜獨坐的時候，一個“心事卻如秋”的“秋”字就能道出無限寂寞空虛的寒意。

第三是語言的音樂性。話劇的演出，加入音樂的伴奏，如果有利於烘托特定的舞台氣氛，也未嘗不好。但是我這裡提出的，主要是指在語言的處理上應該緊

密地伴隨着劇情的起伏，形成和諧的節奏感。不僅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即使是獨白也應該正確地掌握語言的抑揚頓挫，有節奏起伏。在這一方面，也有許多優秀的戲曲演員，為我們樹立了輝煌的典範。如京劇《群英會》，周瑜乍聽諸葛亮架小舟逃走那一報的“zha! zha! zha!”三聲。川劇《淮河營》翻棚被傳上殿，敘述他明知凶多吉少的矛盾心情，那三次“就來！來了！”，都是不用眼睛就能聽出他的急迫緊張的心情來的。我認為我們今後不僅擁有話劇觀眾，而且應該通過廣播，擁有更多的話劇聽眾，恰如戲曲的聽曲一樣眾多，那我們就算成功了。

最后是語言的性格化。這在戲曲方面，例子更多。為了方便，我僅舉川劇老藝人楊友鶴，他在《刁窗》扮演一個受後母虐待的弱女子，逃出門來那一声“滿天星斗照玻璃”和在《帝王珠》中扮一個淫亂毒辣的皇后，在半瘋狂中那一声“賣妖嬈老娘就賣妖嬈”，無論從聲音控制，和節奏處理上都活畫出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在戲曲舞台上，我們閉着眼也能從唱念中區別出他們不同的性格。這也是值得我們話劇演員學習的。

上面所談的，有些已涉及到整個表演的創造。但我以為一切好的表演，都是演員在一定的主題思想指導下，正確處理舞台語言的結果。我不周全地概述了四個方面，它們彼此之間又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嚴格說來，我們的話劇表演藝術的不足之處仍是：向傳統學習得不够，對生活挖掘得不深。所以我們除了首先深入生活以外，便是加強對傳統戲曲的學習。重要的學習目的之一，便是為創造生動活潑的舞台藝術語言而努力。

上接 584 頁)

在這 *ei* 韻里固然有所謂純舌根聲母的字，即切韻系統的四等韻齊、錫韻系的字；也有所謂 *j* 化舌根聲母的字，即切韻系統的寅類支、脂、質韻系的字。在 *ei* 韻里也是同樣的情形，有純的舌根音青韻系的字，也有所謂 *j* 化的舌根音丑類韻清、蒸等韻系的字，還有二等韻庚、耕韻系的字。所以  $\square[\epsilon]$  不能說是用來區別純的和 *j* 化舌根聲母的，“古官話”里也是無所謂 *j* 化不 *j* 化。

但是這些缺點是極個別的，不能以瑕掩瑜，就龍氏這篇著作的整體來看，無論在觀點上和方法上都是非常正確的，值得我們努力地學習。八思巴字對音系統經過龍果夫教授和羅常培教授的研究，已經給我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我們循着他們的路子再深入地探討，一定能夠對普通話語音史的形成和發展求得明確的解答。我寫這篇讀后感為的是把龍氏這部著作推薦給讀者，並悼念羅常培教授逝世一周年。（1959年11月）



# 我們仅仅迈出了第一步

——一个地方剧院在舞台語言工作上的体会——

李 濱

話劇演員靠舞台動作和戲劇語言來揭示主題思想，刻劃人物性格，以便通過藝術形象來感染觀眾，達到戲劇藝術為政治、生產服務的最高目的。因此，台詞是話劇藝術創造中的重要環節之一。演員能否說好台詞，关系到能否準確地揭示主題思想，能否圓滿地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我們的話劇舞台上，老前輩們和當代的表演藝術家們在舞台語言表達技巧上做出了很多的成績，這是一筆很可寶貴的財產，值得我們接受，特別是那些剛剛參加話劇團的年輕的演員們，更應該虛心地向前輩們學習。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靠自己的堅持不懈的努力。

近幾年來，話劇藝術隨着生產建設事業的飛躍發展，也有了巨大的進展：地方上不斷地建立起新的話劇團體，而從事話劇藝術的青年演員們也不斷地增多，這是很可喜的現象。但是，這些年輕的演員卻又往往缺乏經驗，他們既沒有進過科班，更沒有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這又給我們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我們哈爾濱話劇院就是這種情形。通過這幾年來的藝術實踐，特別是去年大躍進以來的實踐，演員們獲得了不少經驗，但是在台詞方面，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例如，每每可以聽到觀眾這樣的反映：“戲是好戲，但台詞聽不清”，“演員的聲音不美”，“普通話說得太不好了。”……通過這些反映來看，擺在眼前的任務就是要加強學習，使半路出家的青年演員們提高到專業表演藝術家的水平上來。這個提高的過程的內容當然是相當豐富的，但是對我們來說，首先就是要學好普通話，突破台詞關。我們很難設想，一個演員連普通話都說不好，卻能出色地完成藝術形象的創造。

劇院領導看到了形勢的發展、演員的需要和觀眾的要求，把院內的力量組織起來，從1959年1月起開始有步驟地向台詞關進攻，開設了台詞課。現在，我們把這方面的工作情況，向大家作一個簡短的匯報。

我們開設台詞課的過程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我們既沒有通曉語言科學的幹部，也沒有熟練地掌握台詞技巧的專家，在這樣的條件下，要進行較有系統的台詞課是有困難的。但是，由於黨對這一工作領導得及時，告訴我們在工作中要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綫，我們就大

膽地開始了工作，由三個普通話掌握得比較好的同志組成了一個小組，他們分別在各個演員隊里隨時注意校正演員們的發音錯誤。我們的台詞課就是這樣開始的。

台詞這門課程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它包括各個環節的技巧訓練，一下子不可能照顧得那麼全面。我們覺得，地方上的話劇團體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台詞的基礎課——正音課。此外，我們哈爾濱話劇院的演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東北人，我們的工作就從克服東北方音、說好普通話這裡開始。在進行這一工作的過程中，首先碰到的是教材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等於赤手空拳，仅有的教材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寄給我們的正音材料。材料是有了，但如何針對東北語音進行正音訓練，則還有待於我們自己去選擇。在這種缺乏教材的情況下，我們也進行了一些工作，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不論開會、讀報、談話，以及排演、演出，我們都有意識地注意到了東北方音同北京語音的差異，並作了比較，以便找出兩者的對應規律。同時，並及時地以大字報的形式貼出來，供大家參考、研究。

開始時，我們只發現“都、設、別、國、革、節、還、復”九個字的讀法同北京音有很大的距離，經過反復的比較研究以後，現在已經發展到三百多個了。通過這個充分醞釀準備的階段，給充實教材的內容打下了基礎，於是我們便開始把零零碎碎的問題加以整理，並進行分類和匯集。正在進行這項工作的时候，今年二月份又接到中央戲劇學院台詞教研組寄給我們的一部分台詞基礎課教材，這一方面幫助我們解決了一些語音上的疑難問題，另一方面又擴大了我們教材的範圍，從僅僅糾正字音的階段躍入到較全面的正音課。另外，我們在遇到“愉、結、侵、崇”等分岐音的讀法不能解決時，立即寫信給語言研究所請求幫助解決，先後得到了周殿福和吳曉鈴兩位同志的幫助。總之，整個準備階段，既是編輯教材的過程，也是演員同志提高的過程。

在進行這項工作中，我們得到了幾點體會，想在這裡提出來說一說。我們認為，在進行正音課之前，首先要分析東北語音同北京音的差別，同時要指出東北



学习普通话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东北人学习普通话的有利条件在于东北语音和北京音都属于北方话系统，四声的出入不大，很多词不论在语音上或声调上都没有什么特大的差异，学起来比南方人学北方话容易得多。而不利的条件，也正是由于东北语音同北京音相异之处不大，因而造成了辨音上的困难，容易忽略过去。特别是东北语调尾音下降的毛病很不好克服，往往是单字念对了，但联字成句时，则尾音下滑，整个语音的味道也就变了，一听就知道是东北话。所有这些有利的条件和不利条件都要向同志们交代清楚，使大家在学习之前，思想上有明确的认识，尽量利用语音的对应规律，避免不必要的死背硬记，以便提高正音的效率。

在正音过程中，开始容易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如习惯于发舌尖音的，你要他学发卷舌音，必然会出现“大舌头”现象，很引人发笑。还有一些东北习惯用语如“干哈”（第二声，“作什么”的意思）、“乍整”（“怎么办”的意思）等，开始纠正时由于习惯的改变，自己听着生疏，别人听起来也觉得不习惯，容易形成“装腔拿调”的现象。所有这一切，在正音的初期是难以避免的。对于这一切，绝对不应该加以夸张的形容或开玩笑，而应该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帮助和探讨。为了消除纠正语音时的不必要的自尊心和顾虑，为了加快正音进度，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正音课的教材是针对东北语音同北京音在声、韵、调方面的差异而编成的辨音字表。我们特别强

调四声的练习，在这方面，我们尽量采用阴、阳、上、去四字成语的练习。它一方面是声调的练习，另一方面还可以提起大家的学习兴趣。

在学习的组织形式上，根据学习纵深发展的需要，各方面都增加了人员，配备了力量。现在，各个演员队都分别成立了台词小组，而院里又从队里选拔人员组成了全院的台词核心组，定期检查学习情况，全面领导台词课的进行。几个月来，它们做了不少的工作，例如，每当一个新戏排演时，各演员队的台词小组就有意識地注意演员在正音方面的情况，随时提醒；在演出过程中，又用红旗评比的方式进行检查、督促。全院的台词核心组定期到后台去进行检查和验收，并在全院掀起了“学好普通话”的高潮。这样，演员们在校正方音方面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年来，我们在正音方面只算是迈出了第一步，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如语言的表现技巧、话剧演员的吐字、发声等各种技术训练。我们也已经开始设朗诵课和吐字、发声课。

总之，要在地方剧院内进行台词训练，首先就要抓住最薄弱的一环，集中力量学好普通话，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条件达到语言技巧的第二步。在训练中，一定要依靠群众，以群众运动的形势促进学习热潮的到来，并在热潮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及时加以推广，带动全院同志，共同为提高演出水平而努力。以上是我们在舞台语言方面的一些不成熟的做法和体会，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指正。

## 首都学术界集会纪念罗常培先生

首都学术界12月13日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集会纪念已故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出席会议的有丁树声、王力、王均、王辅世、章惺、卢松安、石明远、刘兆吉、老舍、孙崇义、孙德宣、吴宗济、吕叔湘、陆志章、周达甫、周定一、周殿福、岳寿年、罗季光、郑奠、高名凯、马学良、袁家驊、章廷谦、喻世长、管燮初、潘梓年、谢冰心、魏建功等。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主持了会议。他说，罗常培先生逝世已经一周年。罗先生生前在语言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一生勤勉，写下了许多论著。今天来整理出版他的遗著，不仅有纪念意义，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参考价值，希望到会的同志就整理罗先生的遗著多发表意见。语言研究所周定一报告了对罗常培先生遗著进行初步整理的情况。这些论著包括音韵学、汉语方言、戏曲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等方面。

到会人发表了很多意见，决定先把遗著中略加校订即可出版的一部分先行整理出版。有些著作，是罗先生晚年打算修改而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动笔的，准备组织人力来整理，必要时加上学术性脚注，以供读者参考。还有一部分稿件，虽然还没有写完，但是著者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或者已经搜集了资料，这些稿件对今天的语言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打算整理出版。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小组，研究和进行罗常培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刘坚）

# 关于电影語言里的方言

刘新友

在普通話大力推广的今天，电影語言應該尽量使用普通話，演員的語音必須以北京音为标准，这是不用怀疑的了。可是現在上海几个电影制片厂攝制的一些影片，演員讀的字音不够純正，鼻韵尾 n、ŋ 还是不分，“保証”讀成“保鎮”，“爭取”讀成“眞取”，“英雄”讀成“因雄”，“經驗”讀成“今驗”，字的韵母 en 同 eng, in 同 ing 相混。演員如果能掌握住自己的方言語音同北京語音的对应規律，在具体語言生活中勤學苦練，語音一关本来是不难突破的；但是在某些影片里出現的干部或首長，說話时很多帶有南方或者山东語音，这就不能不令人疑惑了。这大約就是所謂“乡音不改”可以“突出人物性格”的做法。对这种不正确的創作方法已經有人提出批評。《紅樓夢》里的林黛玉並沒有說苏州話（或揚州話），你能說她的性格不生动、不鮮明么？如果按那种用乡音突出人物性格的說法論斷，我們的多数影片将是失敗的了，因为影片里出現了天南地北的不同人物，却並沒有各講各的家乡話。过去，《关連長》因为操山东土腔，遭到觀眾的批評，我們必須从實踐中吸取教訓。大家都知道，崔嵬同志在《老兵新傳》里創造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活生生的共產黨員——老戰的形象。有人說崔嵬同志略帶山东口音显得戰場長更加豪爽，更加直率了。这种說法是毫无根据的。我們認為，他所以能有这样动人的艺术形象，只是因为他能把生活同艺术統一起来，怎么能說是因为操山东口音的緣故呢？难道非山东口音的就不能創造豪爽、坦率的人物形象么？以崔嵬同志成功的表演艺术，換用北京語音，是完全无損于那样动人的形象的。

除了語音规范以外，电影語言还应当注意語法规范，否則，各按自己的方言說法，必然会造成汉語的混乱。比如，《三个母亲》这部影片<sup>①</sup>的开头，王妻有这样一句話：“謝謝奶奶給粥我們吃。”觀眾听了，当时就議論說：“啊，上海話这么說！”虽然这么說觀眾也能听懂，可是为什么不用普通話說成“給我們粥吃”呢？这种不合规范的句子显然夺去了觀眾的注意力，冲淡了戏剧气氛。再如，这部影片中，建华学裁縫挨打受罵，当周媽去看望他时，他就对她說：“我不要再住在这里，我跟你回去。”这句话如果把“我不要”換成“我不

願意”，不更妥貼么？此外，这部影片里还有很多地方該說“我不干”、“我不同意”、“我不喜欢”的，都說成了“我不要”，这使人听起来很不合普通話的规范；有些演員的話帶有濃厚的上海語音，那就更不用說了。同样的情况在影片《海鷹》里也有，“九〇九”艇的英雄們飄游到海中的礁石上，水手長說：“这一笑不打緊……”用普通話就應該說“不要緊”。象这些普通話里有相应說法的方言詞語，我們認為都應該擯弃不用。

电影語言要不要使用方言（包括語音、詞汇、語法），这是一个比較复杂的問題。最近《中国語文》对于文艺作品使用方言土語的問題，有过討論，大家意見是一致的。我們覺得，电影文学作品不但不能例外，甚至比其它文艺作品應該要求得更为严格一些。因为讀文艺作品遇有語詞不懂的，可以反复閱讀，前后貫穿；而电影則不然，銀幕一現，瞬間即逝，无暇仔細考究。

有的剧作者認為，剧中事件发生在哪个地区，就用哪个地区的方言，說这样才能真实，亲切。實質上，这就否認了同一思想內容，同一事物可以用不同語言形式来表达的这一馬克思主义語言理論。同时我們也知道，电影是演給全国人民看的，濫用方言的电影，势必会給外地区的觀眾带来困难，与其讓少数的本方言区的人看来感到亲切，何不使用普通話，讓全国各地人民看到都感到亲切呢？應該清楚地記得：《陝北牧歌》影片的語言因为很多觀眾听不懂，后来不得不改陝北話为普通話，重新录音；《春風吹到諾敏河》也因使用东北話，关內觀眾听不懂，結果削弱了影片的教育作用。当然，我們所反对的是电影語言中的濫用方言現象，这并不等于說影片中絕對不能使用方言詞，只是要有所選擇，能够加工提煉，使那些新鮮生动、意义深長的方言詞，用得恰到好处，这同文艺作品一样，它会丰富我們的文学語言的。

<sup>①</sup> 《三个母亲》原是通俗話剧，是上海今年戏剧汇演中涌現出来的一部优秀的群众創作，現在已經拍摄成电影在各地演出（人民日报曾有文章介紹）。本文所以多舉了該影片中的例子，是想說明：話剧演出多有区域性限制，从舞台搬上銀幕以后，地域广泛，觀眾增多了，因而不能不要求在影片中的語言更加純洁。



# 语文短评

661 为了满足医疗需要，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市民們，注意积存，以及尙存下列藥材售予市藥材公司。  
(北京晚报 1959年10月23日广告)

这个广告为了节省字数，写得明白。这句话的主語是“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市民們”，謂語是“注意积存”和“售予”。在第一个謂語“注意积存”之后用了“以及”来連接“尙存”，这就构成了成分共用的格式，“积存”和“尙存”成为并列動詞，共用后边的賓語“下列藥材”；可是从語法上来看，它們是不能共用这个“下列藥材”的，因为語法关系不同：“注意积存”同“下列藥材”是动賓关系，而“尙存”同“下列藥材”在这里却是偏正关系。另外，这个广告是收購藥材的，可是广告下边只有个“收購地址”，广告正文却没有收購字样。这个广告可以改成这样：“本公司收購下列藥材，希望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市民注意积存，并随时交售，以满足医疗需要。”字数沒增加，意思可就清楚得多了。(徐仲华)

662 特别是广东代表团廖梦醒代表，每天相見总要問我生活得怎样，昨天鍛煉怎样，举的成績理不理想。  
(新体育 1959年第9期，5頁)

“理想”是一个合成詞，用肯定否定相疊的形式表示疑問时，在普通話里不能拆开(某些方言能拆开說)，所以應該說成“理想不理想”。(仲和)

663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語文問題同时并举地进行着。(中国語文 1959年4月号，157頁)

“同时并举”就已包含着“进行”的意思，“进行”按上下文义，可改为“研究”。(陆复中)

664 导演和演員經過研究，認為艺术是允許夸張的，但它只能是服从于生活眞实性的基础上的夸張。(甘肃日报 1959年6月6日3版)

“服从于…基础上”的格式，漢語里沒有。此处应在“是”后加“在”字，并刪去“服从于”三字。(乔惟森 肖淑)

665 去年三月，我被調任河南荣阳竹川农业中学当教师…。(人民日报 1959年8月8日6版)

“任”在这里就是“当”的意思，“調任”应改为“調到”。(一兵)

666 楊子荣把匪徒帶到自己的聯絡点以东，为了怕暴露自己刻在树上的南向記号，所以他把匪徒們安排在那棵杈枝上擱着黑石头的树的側背面。(曲波：林海雪原，232頁)

“为了”是表示目的和动机的介詞，用在这句里不妥。改法有二：1)把“为了”改成“因为”；2)把“怕”改成“不”，刪掉“所以”。(郑义潤)

667 为了馬希山部并入此山，地堡窩棚不够住，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曲波：林海雪原，405頁)

这句话的“为了”应改为“因为”。(郑义潤)

668 这样，張定边对北汉基业耿耿于怀，不計个人得失的性格得到了很好的表現，較之原作丰满得多了。  
(北京晚报 1959年8月13日3版)

“耿耿于怀”不等于“忠心耿耿”，“耿耿于怀”是心里有疙疸解不开的意思，“忠心耿耿”才是形容“无限忠心”的。这里該用“忠心耿耿”才是。(徐仲华)

669 他沒敢大声笑，只抱着条扁担，把臉扭在牆上，从鼻子里笑了两声。(長江文艺 1959年8月号，2頁)

“把臉扭在牆上”費解，可改为“把臉扭过去对着牆壁”。(一兵)

670 后来經過失敗和曲折，才逐步走向今日文字改革运动的步步成功。(中国語文 1959年4月号，154頁)

“逐步”和“步步”意思重复，“走向…成功”也不大合乎漢語习惯。可刪去“步步”，把“成功”改为“胜利”。(陆复中)

671 那时姐姐才只有十八岁，她依靠教書来撫养幼小的弟弟和自己。(曲波：林海雪原，10頁)

“才”“只有”都是程度副詞，重复，可刪去一个。“撫养弟弟”可以，“撫养自己”(即“姐姐”自己)說不通。而且既能撫养幼小的弟弟，当然她自己的生活也就能过得去；“和自己”三字多余，可刪去。(鐘本康)



# 小說《迎春花》的語病

編者按：最近馮德英同志的長篇小說《迎春花》的出版，是文藝界的一件喜事。象他的《苦菜花》一樣，這部小說創造了許多正面人物形象和鬥爭故事，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立刻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但是從語言的角度看來，是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點的。近來我們陸續收到一些指出這些缺點的的文章，現在選幾篇登出，希望借此引起作家們和文藝編輯部門進一步重視語言問題，“因為語言的規範主要是通過作品傳播開來的。作家們和翻譯工作者們重視或不重視語言的規範，影響所及是難以估計的，我們不能不對他們提出特別嚴格的要求。”（《人民日報》1955年12月26日社論）

《迎春花》是一部好書（發行量達四十萬冊），為廣大青年讀者所喜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自然就會有意無意地模仿作者如何運用語言。這部小說在語言上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可是也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現在把我所見到的某些語言上的缺點提出來，供閱讀這本書的同志參考。

一、生造詞（因限于篇幅，只引生造詞，不引原句，括弧內數字是原書頁碼）。

1. 將固有的雙音詞加以顛倒：“盼顧”（1）“褻猥”（8, 302）“搓揉”（10, 220）、“紋褶”（26）、“稼莊”（68）、“疵瑕”（157）、“迴縈”（575）。

2. 將通常單用的詞加上意義相近的字構成雙音詞：“驚怖”（4）、“怔楞”（25, 151, 248）、“少嫩”（26）、“懵怔”（93, 549）、“表貌”（61）、“慙悶”（142）、“呆楞”（163）、“碰擦”（192）、“堵遮”（247）、“沸開”（247, 281）、“擦拭”（362）、“耽延”（391）、“揩拭”（394）、“宿住”（393）、“嘶嚟”（397）、“惊怔”（457）、“楞楞”（568）。

3. 將兩個意義不同的詞，連在一起構成雙音詞。“寂逝”（10）、“陰悒”（72）、“駝蹋”（82）、“臉腮”（124, 182）、“悲緒”（130, 131）、“糟踢”（69）、“樂閑”（227）、“艱貴”（256, 270）、“叩跪”（257）、“眶眸”（384）、“妮婉”（385）、“刺澆”（392）、“响歪”（431）、“蓬撒”（453）、“旺醒”（452）、“明晶”（568）。

4. 將兩個意義相反的詞，連在一起構成雙音詞，而其意義只偏重一方面（以着重點標出）：“嫉羨”（16）、“打挨”（66）。

5. 打亂固有的成語，換入其他字：“赴湯踏火”（125，應為“赴湯蹈火”）、“慌神失措”（126，應為“惊慌失措”）、“隨潮逐流”（169，應為“隨波逐流”）、“惊心撼肺”（392，應為“惊心动魄”）。

二、詞語重複：

“春玲臉露羞赧的紅顏”（13）、“孫俊英臉上豁然開顏”（137）：“臉”就是“顏”。“花瓣上滾動着露珠，在艷陽下閃爍着美好的閃光。”（14）：“閃光”就是一明一暗地發光，與“閃爍着”重複。“那真是把好手，以一為當十！”（91）：“當”有“為”的意思。“孫若西拖着長腔，鄭重認真地說：”（126）：“鄭重”就是“認真”。“春玲成人以來，第一次以姑娘的心去深刻地回味了她和儒春的相處接觸，…”（138）：“相處”當然“接觸”。“人家都合着野菜樹葉摻着吃”（213）：這裡“合着”就是“摻着”。“她頭髮散亂，面色憔悴，汗水洗腮，眼睛深陷了下去，一表的倦困和疲憊。”（422）：“倦困”與“疲憊”意思一樣。（“一表的”也不好理解）

三、事理不通：

“舅父放下酒盅，眼睛充滿了水分，眸中的血絲更加清晰了”（4）：“眸”就是“瞳孔”、“眼珠子”，這裡面不可能發現“血絲”，只有眼白里才有“血絲”，所以“眸中的血絲…”用得不得當。又如：“而最令人耀眼的，是她那雙黑得象塗着墨一樣的眼睛，眸里似含着泉水…”（11）；又如：她越說越感傷，越不幸，胸脯起伏，眸淚欲滴…”（102）：兩句中的“眸”都改成“眼”才妥貼。（也許作者的家乡一帶把“眼睛”叫做“眸”？這是方言？）“他有含意的目光瞥視丈夫一眼”（72）：“目光”怎麼能有“含意”？干脆刪掉“目光”，意思仍然明確。“她快而有力地揮一下手，象快刀斬亂麻一樣把重重的忧虑一掃而光”（176）：“快刀斬亂麻”只能形象地表明處理事情干脆利落，在這裡跟“一掃而光”連用，顯然不對頭。“仲亭不知怎的，心里一熱，泪水立時冲进眼眶”（184）：“泪水”不會從外面冲到眼裡去，只能說“泪水冲出眼眶”或者改說“眼睛裡充滿了泪水”。“天上落下大滴的雨星”（278）：名詞“雨”後附加了“星”有“小”的意味，與前邊“大滴”有矛盾。

四、數量表達不明確：

“山河村成長方形座落在一幢小山跟前”（11）：

“樓房”可以說“幢”，“山”不可以說“幢”。“你在我坟头唱块歌，我就听见啦…”(605)：只說唱“支(个)”歌，不說唱“块”歌。“春玲搖了一手”(531)：“一”和“手”中間应加“下”。“就說俺大爷吧，別看快六十岁的人，身子可挺壯实，吃的飯不少些”(93)：这个“些”字可以刪去。“費好事和你見上面，你尽講些大道理…”(299)：“好”与“事”之間的这个“些”字不能少。“怒吼声出自十張几口”(607)：“十張几口”不成話。“这位流氓女人，自丈夫江仲亭参軍时，就开始恢复原形…”(458)：量詞“位”通常用于尊称，“流氓女人”不宜称“位”。

### 五、句法結構混乱：

“淑嫻想着，又找出件半新的粗布褂子穿身上”(160)：“穿”和“身上”之間应加介詞“在”。書中省去介詞“到、在”的句子很多，也許有的是方言习惯。这儿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老婆情，一又偷了什么大东西”(69)：“一”和“又”之間應該加“定”。“任保不屑听下去地打了个哈欠”(63)：“不屑听下去”不是“打”的状語，因此“地”多余，可去掉。“树倒猢猻散，这以后就再沒有認得江任保的朋友了”(64)：“得”“的”把句子搞乱了，應該去“得”；“的”移到“朋友”后边，在“的”的位置上加“是”或“做”。“他的泪水急往直涌…”(362)：“直”修飾“涌”，不是“往直涌”，“往”后應該加“外”。“我派人在他家等的，江水山一回家，拖也要把他拖来…”(470)：“的”應該換成时态助詞“着”。“那个还乡团捧到包袱，向北奔跑”(583)：“到”應該改成“掉”或“了”。“淑嫻沒正式上学，念着几年識字班…”(101)：“着”應該改为“了”。“春梅对父亲的这种态度不是完全沒有所料”(111)：“所料”可以改为“料到”，意思更加明确。

### 六、錯別字：

“摯扑”(138、173，应为“質朴”)、“听道雷声”(139，应为“听到雷声”)、“沒不是…”(172，应为“莫不是…”)、“普遍群众”(197，应为“普通群众”)、“崗峭”(602，应为“崗哨”)。

以上所談的《迎春花》中的語病，只是書中的一部分，假若仔細推敲，还会发现不少。有些地方，也許是作者的方言，而我們有可能看成“語病”。凡是碰到这些地方，我們都避免举例，因为这是另一問題，这里无法詳細討論（例子里面恐怕仍然有把方言看成語病的地方，有时很难辨别）。我們只通过作品中的生造詞語、詞語重复等等实例来观察，認為这些語病是不合乎“纯洁祖国語言”的要求的，也就是說，不合乎汉語规范化的原則。这些地方只能使讀者感到生硬、别扭、費解、音节不和谐。可以肯定地說，这是一种不良的傾向。

为了讓广大青年讀者在閱讀优秀文学作品的时候，既能受到作品思想内容的教育，也能受到語言的教育，在这儿我們以《迎春花》的語病作为实例提出来，希望引起作家們和編輯們注意。（董蓮章）

## 二

《迎春花》在語言文字上的毛病可分为两方面：造句和用詞。

这本书在造句方面的毛病还不算太多，这里只举三个例子(例句后的数字指原書頁碼)：

- 1) 接着她的又哭又鬧，哭是假的，鬧是真的，哭是为鬧服务的，目的是成心找政府的麻煩…(458)
- 2) 自古为爱情想冲破这道关卡治死斃命的男女屡屡发生过，何况水山和淑嫻两家还是同宗同祖呢？(195)
- 3) 他說，非多打死些反动派，才能有臉見咱們！(427)

在1)里，“她的又哭又鬧”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在这里把它作为分句来使用是不恰当的，刪掉“的”字就可以了。在2)里，“…男女屡屡发生过”是不通的說法。屡屡发生过的是那种事情，不是男女。又，“冲破这道关卡治死斃命”意义晦澀，試改为“自古男女为爱情想冲破这道关卡而被治死斃命的事情屡屡发生过，…”。在3)里，“非…才能…”也是不通的說法。就作者的原意說，是“多打死一些反动派，才能有臉来見咱們”的意思；但是前一个分句用了个否定副詞“非”，后一分句又沒有“不”之类的否定副詞相呼应，所表示的意思就正相反了。可以改为：“非多打死些反动派，不回来見咱們。”这种毛病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受了有些人的口語影响。尽管也有人这样說，但是这种說法意义晦澀，为了表达的明确，还是不足取的。

这本书在用詞方面的毛病主要有三种情形：

#### 1. 用錯了詞。例如：

- 1) 夜色黧黑。(392)
- 2) 屋里黧黑一团。(444)
- 3) 蔣子金声嘶力竭地痛叫不止。(406)
- 4) 因她两脚打滿了血泡，又被挤破磨烂了，疼痛如麻。(425)
- 5) 剛才还瘋狂如茶的女人們，現在都恨不得将头割下来抱着走，…(492)
- 6) 王鐸子經常在大路左右，观看有没有保卫干部和武装人員进村，以备猜測推敲干部是否注意到孙承祖的身上，預防万一。(521)
- 7) 一对花蝴蝶在飄飄天天地圍着野菊花轉。(525)

1) 2)的“黧”字用錯了。“黧”念chù，是罢免、革除的意思。“黧黑”應該写作“漆黑”。3)的“声嘶”用在这里不恰当。通常說“声嘶力竭”是喉嚨啞了叫不出声音来



的意思。这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跟后面的“狼嚎”相配，而且还有“痛叫不止”。4)的“麻”大概是麻木的意思。疼痛又怎能如麻呢？如果麻木就不会觉得疼痛。5)的“如荼”不恰当。通常说“如火如荼”是形容旺盛的样子的。这里说疯狂得很旺盛，显然是不恰当的。6)的“推敲”的一般用法是指作诗写文章的时候在用字上反复斟酌。这里用来跟“痛测”相配，显然也不够恰当。7)的“天天”是否应该写作“摇摇”？

## 2. 生造的词。例如：

- 1) 这曹冷元，看表貌有六十多岁了，实际上刚过五十九。(61)
- 2) 淑嫻带着含意地瞥孙若西一眼。(77)
- 3) 她们象一伙打野架的流氓。(483)
- 4) 向全体共产党员作急紧报告。(559)

1) 的“表貌”应该改为“外表”或“面貌”。2) 的“含意”意义晦涩。3) 的“流氓”不如改为“流氓”较为合适。

4) 的“急紧”，通常只说“紧急”。

## 3. 写错了字。例如：

- 1) 他把奖状庄然地捧送上前。(459)
- 2) 曹振德家打粮不多，为什么还多交公粮，接借别人，他家还有吃的？(482)
- 3) 一场雷电交架的暴风雨过后……(407)

1) 的“庄然”应该写做“庄严”。大概是因为作者是山东胶东人，他的方言里把“然”念得象“严”，就把“庄严”写成“庄然”了。2) 的“接借”大概是“接济”。3) 的“交架”应该写做“交加”。

另外，还有一些不应该有的校对上的错误。如：

- 1) 春玲的桃杏眼睛变成杏子样。(427，应该是“桃子眼睛”)
- 2) 在新坟左边，并排着一个久年的坟墓，它上面撒开的茂盛的迎春花的技蔓……(453，应该是“枝蔓”)
- 3) 孙若东后退着，想逃。(536，应该是“孙若西”)
- 4) 不亲你不开门。(552，应该是“你不亲不开门”)
- 5) 生明哇地一声哭起来。(538，应该是“明生……”)
- 6) 她打們，門不开。(596，应该是“她打門”)
- 7) 春玲把外面的褂子脱下来撕着给他抱伤处。(601，应该是“包伤处”)

上面所提出来的几点，也许是吹毛求疵，也许是要苛求，而且我的看法也不一定都正确。但一件好的东西，我们总是希望它完美无缺，我是基于这种看法才对馮德英同志的著作提出我的意见的。我想，《迎春花》的广大读者也绝不会因为我提出来的语言文字上的几个小问题而就改变了他们对《迎春花》的爱好态度吧。还要进一步地提出的是：馮德英同志是工农出身的一位业余作家，他的作品里存在着这么一点语言文字上的毛病，并不是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不替作者修改，校对工作又这样粗疏，让这些毛病出现在读者面前，并影响读者。这个责任，出

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至少要负一半。毛主席不是曾经要求编辑人员动手替作者修改文章吗？编辑同志们为什么不担负起这个工作来呢？（馬忠）

## 三

《迎春花》出来不久，我就找来匆匆地阅读了一遍，书中的正面人物形象给了我极大的教育，同时也发现了在语言文字上的一些细小的缺点，现在提出两处来谈谈。

一处是写共产党员民兵队长江水山在借粮问题上对富裕中农的态度不好，有些强迫命令，不符合党的政策。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曹振德批评教育了江水山，并召开全村大会，会上的情形是这样写的：

今天上午开了村民大会，当场把老东山、孙守财几户富裕中农的粮食、地瓜干，一粒不少一两不差地退还。并且民兵队长江水山当众向他们道歉，指导员曹振德还借机大肆宣传了贫雇中农是一家，共同打反动派的道理……(341页)

“大肆”是贬义词。“肆”就是“放肆”，“毫无顾忌”的意思。所以咱们常说“肆无忌惮”，“恣肆”，“放肆”等等。“大肆”，比“肆”在分量上就更重了一些。这个词只用于坏人坏事，如我们说“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大肆攻击和诬蔑”。在书上这个地方如强调说党支部书记借机大大地宣传了团结中农打反动派的道理，可改为“指导员曹振德还借机极力宣传了……”。

另一个地方是写年轻的姑娘共产党员曹春玲去动员她还没有看透的充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小学教员孙若西去参军的一段。其中有这样的几句：

“难道说，你就非受当解放军的人不可？”孙若西强硬起来。

“对，我爱解放军！”姑娘毫不隐讳和羞耻：“在现时，青年人是好是坏，就看他愿不愿意上前线！”(127页)

在这里对曹春玲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的描写是“毫不隐讳和羞耻”就不恰当了。姑娘对英勇地在前线上打击反动派的战士有深厚的爱，形容这种心情“不加隐讳”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毫不羞耻”。“羞耻”这个词也是含有贬义的，主要原因是带了个“耻”字使词的贬义非常鲜明。如我们常听到说“真可耻！”“不知耻！”“不知羞耻！”所指的事都是恶劣行为等等。书上这句话是否可以改为“姑娘毫不隐讳和害羞”？“羞耻”这个词作者还在书里别的地方用过。如在描写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女三青团员林萍被野兽般的还乡团轮奸致死的情形时，作者写道：

九个还乡团最后一个离开躺在地上林萍的裸体时，她已断气了。她那血渍斑斑的光身裸体，不知羞耻地向上仰张着。(592)

对比之下，这个“羞耻”是用得很恰当的。（錫堯）

## 《重庆的风格》一文中的語病

《重庆的风格》(見《人民日报》1959年9月5日第8版)的作者在文章中以最大的热情抒写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切身的感受。我們从文章中不仅看到了重庆这个英雄古城的过去和現在,而且听到了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它完全够得上称为“象抒情詩那样深刻細膩”、“反映我們这个时代風貌”(見《人民日报》1959年8月1日第8版《关于“名城賦”》)的丰富、动人的好文章。然而,这篇文章在語言上还不够成功。我們稍稍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作者在用詞造句方面还缺乏琢磨、錘煉的工夫。例如:

- 1) 城市也象人一样,由于她所生活的自然条件和发展  
的不同经历,是各具独特風格的。

这个句子应当把“不同”調到“经历”的后边去,构成“由于…不同”的结构来表原因,句意的表达就清楚,句式也更加整飭。

- 2) …凡遇到重庆去的人,都关心地探詢着山城变化各  
方面的情况,如同惦念着自己久别的故乡。

句子中的動詞“变化”和以名詞作中心的詞組“各方面”同作名詞“情况”的定語。按照漢語的习惯,名詞前边有不止一个定語的时候,这些定語的排列次序是有个大概的規律的。一般說来,動詞作定語,比表示領屬关系的名詞(包括以名詞作中心詞的詞組)作定語要更靠中心詞。因此,“变化”和“各方面”的位置互相調換一下,就更合乎語言的习惯。

- 3) 当人們从飞机上,輪船里或車窗里,一看到被綠蔭  
复盖着形如半島的山城;江北和南岸工厂烟囱如  
林;环绕着山城的青翠如織錦的梯田,他們都禁不  
住的惊叹贊美說:…
- 4) 解放前,她和祖国別的城市命运没有什么区别,  
留下半封建、半殖民地丑恶、屈辱的印痕。从卖国  
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訂立“芝罘条約”和“馬关条約”  
后…

例3的毛病有两处:1)按习惯,“当”字常跟“时候”連用,构成“当…时候”的格式充当句子的成分。这里單用“当”,后边沒有着落。2)根据句意,“山城”、“工厂烟囱如林”和“梯田”都是動詞“看到”的賓語成分,不应该是三个独立的分句。在它們之間加上分号就把句子的结构打乱了。把第一个分号換成頓号,第二个分号

換成“以及”一类的連接詞,再把“的时候”加在“梯田”后面和“当”相呼应,意思的表达就很清楚了。当然,也可以不加“的时候”,但要把前面的“当”去掉。例4里動詞“留”的后边已經帶“下”,“着”就應該刪去。一句話中連用两个“和”,一个用作介詞,另一个用作連詞,这对我們理解句意是不太方便的。最好将第一个作介詞用的“和”改用“同”,使“和”“同”分工。

- 5) 菜园壩火車站及朝天門碼頭修建了电纜車,便利  
了广大劳动人民肩挑背馱运输的困难,…

“便利了…困难”講不通,“便利”应当換成“减少”或“解决”之类。

这篇文章不滿两千四百字,而象上面所举属于用詞造句方面的毛病不下十几处,这是值得作者和編輯同志注意的。(楊义春)

## 二

我讀了《重庆的风格》一文以后,覺得它美中不足的是語病較多。下面摘两个例子看看:

- 1) 你会感到重庆的人民象用比他們夏日气候还要热  
烈的情感,比山城特有的紅岩石还要堅毅的意志,在  
工作,在追赶帝国主义…

又是“象”,又是“用”,又是“比”,这一連串動詞使人迷糊;“他們夏日气候”是什么意思,其实“象”、“他們”和“气候”都是多余的。更不可理解的是作者为什么放着“超英赶美”这样气势豪迈、为全国人民所喜聞乐道的成語不用,而要說成“追赶帝国主义”?难道我們能把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要赶上并超过英美,說成是“追赶”“帝国主义”嗎?

- 2) 形成她独特風格的更主要因素,却由于重庆是一座  
人民用加倍的艰巨劳动,开辟建造起来的历史悠久  
的城市;人民經受过最殘酷的奴役,最长的統治而  
又进行过頑强英勇斗争、留下了胜利光荣的城市,  
并正以充沛的生命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設,使她变成  
更加美丽的城市。

1)按作者原意,从“由于”起后面的一長串东西是“形成她独特風格的更主要因素”,它們是因果关系,沒有轉折的意思。但“由于”前面加了“却”,使它后面所帶的一長串东西跟前面搭不上关系了,把“却”換成“是”就好些。2)“重庆是一座”后边三个并列的“…的城市”,前



面两个只是“城市”加上一長串定語,后一个有了“使她变成”却又成了句子,这就很难使他們搭配在一起同作并列成分,并且标点也用得很乱。3)沒有与“加倍的”相比較的話,“加倍的”就落了空。4)重庆并非最古的城市,重庆人民也不能从全国人民中分离出来,“經受过”“最長的統治”就不切实际。这段話表达得非常不

明确。5)有了第二个“的城市”,前面的“人民”在結構上就不能兼作“并正以充沛的生命力…”的主語,第三个“…的城市”虽摆着个句子的架式,其实还只是殘缺不全的半截話。

作者写文章时固然有些粗心,而編者也不能說沒有責任。(罗忠新)

## 翻譯作品要重視語言运用

蔭 桂

水夫同志在《必須改进譯風》一文(見《中国語文》1958年4月号)中說:“在我国出版的書刊里,翻譯的占着很大的比重,对讀者起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在要求改进文風的今天,也必須改进譯風。”我对这两句話久有同感。因为平时喜好讀翻譯的小說,所以經常注意到翻譯所用語言的文風問題。就我所讀过的翻譯作品來說,大多存在着一些語法修辭上的毛病,甚至有的是詰屈聱牙、十分生硬的詞句,使人无法看懂。現在仅就平时积累的有关翻譯語言病例的材料中,举出一部小說中的一小部分实例作为代表,也就足够說明譯風的改进实在有認真重視、長期貫徹的必要。

在談实例之先,要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就譯文是否忠实地表达原文來說,也沒有把这些病句贅詞就原文核对,只是作为一个不懂外文的讀者来看待这个問題。

这本小說就是《我敲門》(鍾松藩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它里面的譯風实在很难令人滿意。下面仅就其中若干病例中摘录几例看看(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1) 約翰頂着脚趾尖穩穩地站着,在母牛的冒气的鼻子上用棍子抽。(131頁)

2) 他們那样的人慣常大胆地哼哼唧唧地挨过他們的人生,骯髒得把自己的烂泥浸到脚踝骨那么深也还挨得过去…(274頁)

3) 約翰站在門口的深处,很小心地看守着母牛。除了偶然抽擣一下尾巴,沒有一點活的样子。(133頁)  
上面加着重点的話实在太別扭了,用不着說明,大家都会看出这种句子不是“生搬硬套”,就是“不求甚解”,尤其是例3,前后两句,按句法是共一个主語“約翰”,可是决不能是“約翰”“抽擣一下尾巴”。

4) 这个孩子也还够結实强健的,爬爬踢踢地活了十二个月…(8頁)

5) 約翰隨大伙儿的人走出来…(214頁)

6) …天色悶沉沉地正下着一大陣蒙淅的雨。(181頁)

7) 爱拉很兴奋地說:这儿一大伙大佬們来啦,快快速速地,密密促促地…(27頁)

8) …把在仓忙忙地甩在那儿的花理一理。(81頁)

9) 他…坐起来,用手肘支着身子,叫着。(256頁)

例4至例9的毛病都是用詞問題。“爬爬踢踢”是“活潑”还是“勉強”的意思?既用“大伙儿”,何必說“大伙儿的人”?例7、8里加着重点的詞不合规范,例9的“手肘”是“手”还是“肘”支着呢?这些翻譯者也許說他自己的方言里有这种說法,可是翻譯作品为什么不用规范的普通話来表达呢?《我敲門》这本小說里这类例子还很多,我估計譯者可能是受自己方言的影响,而很少考虑用大家都懂的普通話;也許用的不是任何汉语方言,而是譯者自己造出来的“汉语”。

有的用詞显然是隨意生造,如“疲倦”說成“倦疲”(108頁),“气餒”說成“餒气”(155頁),等等,这都是不應該的。至于这本小說中的其他語言毛病,如名称不一致,隨便改动成語,代詞指代不明确,否定格式不当,以及标点錯誤,这里就不必多所罗列了。就我所讀过的翻譯小說來說,正如水夫同志所說的很多是“死搬硬套,詰屈聱牙,拖沓冗長的坏譯風”,連文字表达的工夫都不成熟的东西,更不少見,所以象《我敲門》这部小說的例子,恐怕不能說是个別的偶然的吧?

但是,我并不否認,現在确实有許多具有典范譯風的翻譯作品,尤其應該肯定的是,譯文質量已在普遍地提高,許多具有高度修养的譯者早在为改进譯風而努力。这里我所以提出自己的一点感触,不过是要要求大家重視丰富和純洁我們的文学語言,使影响深远的翻譯作品,也能够在这語规范化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 学术刊物必須正确拼譯我国人名\*

金有景

現在我国学术刊物为了便利国外的讀者，多半附有外文目录（主要是俄文的和英文的）。可是多数附有外文目录的刊物，作者的外文譯名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拼法錯誤。有的还錯得相当严重。

大家知道，把中国人名譯成外文时，有一定的譯法，不能随便乱譯。例如，把中国人名譯成俄文时，一般都用巴拉吉氏华語拼音法（Палладиевская транскрипция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чи）；把中国人名譯成英文时，一般都用威妥瑪式（Wade system），也有用汉语拼音方案的。不管采用哪一种，总該拼得正确。可是今天很多人往往不理睬这些。就学术刊物來說，連作者的外文譯名也拼不正确，影响是不好的。这里特把个人所見到的一些学术刊物里的拼法錯誤現象列举出来，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 1. 《經濟研究》1959年第1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廖季立	Ляо Ди-ли	Ляо Цзи-ли
仇启华	Чоу Чи-хуа	Чоу Ци-хуа
許濬新	Сюй Ди син	Сюй Ди-синь
薛暮桥	Сюэ Му-чоу	Сюэ Му-цяо
張翼飞	Чжан И-фый	Чжан И-фэй
朱劍农	Чжу Дянь-нун	Чжу Цзянь-нун
廖季立	Liau Chi-li	Liao Chi-li
薛暮桥	Hsueh Mo-chion	Hsueh Mu-chiao
蔣学模	Chiang Hsueh-mao	Chiang Hsueh-mo
秦柳方	Chin Liu-fan	Chin Liu-fang
駱耕漠	Loh Keng-mo	Lo Keng-mo

## 2. 《科学通报》1959年第14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竺可桢	Чжу Кэ-чжэн	Чжу Кэ-чжэнь
林汉清	Лин Хан-цин	Линь Хань-цин
袁承业	Юань Чжэн-е	Юань Чэн-е
王永貴	Ван Юн-гуэй	Ван Юн-гуй
王鐘球	Ван Чжун-чю	Ван Чжун-цю
席澤宗	Си Цзэ-цун	Си Цзэ-цзун
斗立明	До Ли-мин	Доу Ли-мин

## 3. 《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韓儒林	Хань Жу-лин	Хань Жу-линь
施一揆	Ши И-куэй	Ши И-куй
侯外廬	Ho Wai-lu	Hou Wai-lu

## 4. 《复旦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第1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陈其人	Чен Чи-жен	Чэнь Ци-жэнь
苏紹智	Су Шао-Цзе	Су Шао-чжи
徐震	Сю Чжен	Сюй Чжэнь
漆珙生	Чи Чи-шэн	Ци Ци-шэн
顧易生	Гу И-шэнь	Гу И-шэн
鄺性宏	У Шин-хун	У Син-хун

## 5.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9年1、2期合刊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施蔭民	Ши Ин-Мин	Ши Инь-минь
黃春生	Хуан Чунь-шэнь	Хуан Чунь-шэн
董家遵	Дун Дзя-цзунь	Дун Цзя-цзунь
岑仲勉	Чэнь Чжун-мян	Цэнь Чжун-мян
陈則光	Чэнь Цэ-гуан	Чэнь Цзэ-гуан
張迪懋	Чжан Ди-моу	Чжан Ди-мао
林銘鈞	Линь Минь-цзюнь	Линь Мин-цзюнь
岑仲勉①	Cen Chong-mian	Cen zhong-mian
方孝岳①	Pang Xiau-yue	Fang Xiao-yue
梁釗韜①	Liang Chao-tao	Liang Zhao-tao
張迪懋①	Chang Di-mou	Zhang Di-mao

## 6. 《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8年第2期②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匡亞明	Ya-min quan	Kuang Ya-ming

\* 本文所討論的限于一般姓名的拼法，某些已有通行的外文专名的學者，他們的姓名拼法一般地可以沿用不改，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① 这几个人名的写法有点象威妥瑪式，也有点象汉语拼音方案。看样子心里头是想用汉语拼音方案，无意中夹杂了威妥瑪式的成分。这里是按汉语拼音方案改正的。

② 該期学报的某些人名拼法如 Hsei, Shau, 什么方案也不象，今姑且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改正。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刘靖	Liu-Chin	Liu Jing
朱日耀	Ri-yao Chu	Zhu Ri-yao
方素嵐	Hsu-lang Fan	Fang Su-lan
馬建章	Chen-chang Ma	Ma Jian-zhang
解学詩	Hsei-shi Shay	Xie Xue-shi
李学民	Hsei-min Lee	Li Xue-min
陶然	Tao-run	Tao Ran
盧湘	Lu Shan	Lu Xiang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姓名次序应该照一般通行的,也是符合汉语特点的写法,即姓在前,名在后;不必采取西方形式的“名前姓后”的写法。

7. 《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总14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高荣贵	Yun-kei kao	kao Jung-kuei
康九龄	ku-lin kan	kang Chiu-ling
王明勋	Min-shin Wang	Wang Ming-hsun
李文潮	Wen-tsao Li	Li Wen-Chao
詹連富	Lien-fu Chang	Chan Lien-fu
張光博	kuan-po Chang	Chang kuang-po

8.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1958年第2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吳伯雄	Wu Be-shyong	Wu Bo-xiong
刘長盛	Liu Chang-sung	Liu Chang-sheng
苏定强	Su Ding-qing	Su Ding-qiang

9. 《地質学报》第39卷第2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王芸生	Ван Юн-шэн	Ван Юнь-шэн
胡惠民	Ху Хой-мин	Ху Хуй-минь
关尹文	Гуан Ин-Вэнь	Гуань Инь-вэнь
顧宝荣	Гу Бао-Юн	Гу Бао-жун

10. 《中国科学》第8卷第8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陈孟勤	Chen Men-chin	Chen Meng-chin
梁漱芳	Liang Shu-fong	Liang Shu-fang
蔡潤生	Tsai Jung-sheng	Tsai Jun-sheng

11. 《物理学报》第15卷第8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于敏	Юй Мин	Юй Минь
余友文	Юй Ю-вэн	Юй Ю-вэнь
儲連元	Чу Лян-Юан	Чу Лянь-Юань

12. 《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第4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林举岱	Лин Цзюй-дай	Линь Цзюй-дай
郭圣銘	Го Шэнь-мин	Го Шэн-мин

13.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9年第2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翦伯贊	Цзянь Бэ-цзань	Цзянь Бо-цзань

14. 《浙江大学学报》1958年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陈关荣	Чэнь Гунь-жун	Чэнь Гуань-жун
王子余	Ван Цзе-юй	Ван Цзы-юй

15. 《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9年第1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陈紹齡	Чжэн Шао-лин	Чэнь Шао-лин
郝錫炯	Хо Hsi-chun	Хао Hsi-chung

16.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4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唐長孺	Тань Чан-лу	Тан Чан-жу

17. 《考古》1959年第7期

作者姓名	原拼为	应拼为
安志敏	Ань Чжи-мин	Ань Чжи-минь

仅就上面列举的譯名可以看出,今天的学术刊物在拼写作者姓名上的錯誤情况,是不可忽视的。

我們必須重視中國人名的外文譯法,要注意拼法正确而有系統,万万不能信手乱譯,特別是不能照自己的方言語音來譯(上文所舉的拼法錯誤現象中,就有一部分是照自己的方言語音拼写的,例如把“廖”拼为лио)。我們認為在把我國人名譯成外文時,語音必須按照北京語音(也就是普通話語音),至于譯法,則俄文的可以按照巴拉吉氏華語拼音法,英文的可按威妥瑪式,但最好还是都采用汉语拼音方案。

我們知道,威妥瑪式在国外是比較流行的,过去在国内也相当流行,如果能正确地按照威妥瑪式拼写,一时也未尝不可。不过,今天政府已經公布了我們自己的拼音方案,那就不應該單純为了迁就旧习惯而繼續沿用威妥瑪式。事实上,今天已有一部分刊物开始用汉语拼音方案来拼写作者姓名,例如《語言研究》、《厦門大学学报》,等等。我們希望所有的学报在拼写作者的姓名时都采用汉语拼音方案。

为了消灭譯名中的拼法錯誤現象,我們認為可以在語文刊物(例如《中国語文》)上适当地发表一些有关中國人名外文拼写法的文章,帮助大家掌握用外文拼写我國人名的知識。

# 汉语词汇史随笔(六)

郑奠

## 修 辞

在现代汉语里,“修辞”往往和“文法”或“语法”相提并论,而且认为“文法”(语法)相当于英语的“grammar”,“修辞”相当于英语的“rhetoric”。①在《周易》的乾卦“文言”里就已经说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二千四百多年以来,“修”“辞”这两个字经常连用,以至结合成为一个词。

现代所用“修辞”的涵义同古代所用的“修辞”是不是完全一样?还是旧词而赋以新义?这个问题,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已很明确了,又似乎还不十分明确。这里想从词汇史的角度,就历代文献记录来看看历代人们对于“修辞”这个概念是怎样意识的?其中有什么不同?

在古代文献里,“修辞”二字有的写作“脩辞”,有的写作“修词”。“修”与“脩”,“辞”与“词”,字音都相同,而字义有别。脩字是一个借用的同音字。据许慎的解说,脩字从彡辛,“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词字从司言,“意内而言外”。这两个字的本义是不相同的,但在古书里经常通用不别,而“修辞”比之“修词”用得更为广泛。②例如元代王构编的一部书,清代《四库全书》里写作《修辞鉴衡》;而清人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卢文弨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都写作《修词鉴衡》,近人编的《文学津梁》本题作《修词鉴衡》,《丛书集成》用《指海》本印的又写作《修辞鉴衡》。

《修辞鉴衡》是元代编辑宋人论文和论诗有关修辞的书,是我国比较有条理的修辞研究专著之一。顾名思义,似乎含有“修辞的标准”的意思。它的内容怎样反映宋元人的修辞意识,涉及修辞学史的范围,这里不多谈了。其它有以“修辞”作为书名的,还有明人浦南金编的《修辞指南》。这是一部类书,与修辞的关系不太大。此外,有以“修辞”作为书的篇目的,如清代顾炎武《日知录》的论“修辞”、谢氏《约书》的“修辞篇”、唐氏《读书作文谱》的“修辞”,等等。无论从名目从实质来看,与修辞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这里也顺便提一下。

在古代文献里,谈到文辞(或言辞)的内容、形式和技巧的,有些明白指出了所谈的是“修辞”,也有的始终

没有提到“修辞”这个词。这里想讲的都从词汇史的角度出发,因而只能以有修辞明文的为限。

《周易》“修辞立其诚”这句话出来以后,一直传诵了二千四百多年了,后人引申发挥它的义蕴的,也往往因时代因人而异。这里举出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

- 1) 梁刘勰《文心雕龙·祝盟》:“修辞立诚在于无媿。”“立诚在肃,修辞必甘。”
- 2)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辞谓文教,诚为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 3) 宋朱熹《周易本义》:“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诚,则无以居之。”
- 4)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修辞立其诚’,盖辞无所不修而意则主于达。”
- 5) 明杨慎《谭苑醍醐》:“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圣人之情见乎辞。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 6) 清章学诚评沈梅村古文:“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又曰修辞立其诚。所谓物与诚者本于人心之所不容已,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要于实有所见,故其所言自成仁知而不诬,不必遽责圣贤道德之极至,始谓修辞立其诚也。盖人各有能不能,与其辞言而道中庸,不若偏举而谈狂狷,此言贵诚不尚饰也。”
- 7) 清阮元《文言说》注:“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辞立其诚。说文曰:脩,饰也。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
- 8) 章太炎《文学总略》:“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

大体上说,要求“辞”与“事”相适应,即语言与事实(心意也属事实)相适应,是大家对这句话共同的理解。说得明白些就是:不说假话,不口是心非,这就是“修辞立其诚”,即“修辞”的标准所在。至于怎样才能做到呢?

① 用“修辞”两个字去译 rhetoric,大约最早见于明代译著《名理探》,其卷一有云:“盖论明悟之作用,则文艺一途宜置明理及克己治世之间;然而文艺要务,第在修词,修词之工贱于修治,则当置诸修治之下矣。”这书是明代李之藻跟西洋人傅泛际同译的,距离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了。

② 就笔者所见,自1923至1957年之间,人们所编写的关于修辞的书约二三十种,其中只有一种是题名“修词”的。



各人的見解就不完全相同了。有的人認為“立誠”是最主要的，語言只要合乎事實，有內容，文辭的修飾就是次要的（如章太炎）；或者說作者如其確有所見，不待修飾而自然成文（如章學誠）。有的人認為應當從“內”“外”兩方面同時下手，“內外相成”，才能使語言與內容互相適應（如孔穎達）。有的人則偏重“修辭”來發揮這句話的意義，認為不注重修辭的話，好的意思也不能充分表達（如阮元）。

其次單提“修辭”不一定聯系“立誠”來說的，舉例如下：

- 1) 《文心雕龍·宗經》：“勸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
- 2) 宋王正德《餘師錄》（一）：“晁補之見鮮于大夫侁于汶上。大夫曰：文辭欲平不欲怒。如《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而後人因云，‘援北斗兮勾桂漿’。又云‘北斗勾美酒’，此皆其平者也。用北斗以勾，蓋夸矣，又張之則怒；至有云‘上天揭取北斗柄’，則怒且竭矣。”此大夫修辭之意也。”
- 3) 明劉綸《與王槐野論文書》：“是以古今明文咸托辭以傳，若雕藻剪綵然者斯可美也。周子曰‘美則愛，愛則傳’。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謂錯采修辭也。”
- 4) 明錢謙益《胡致果詩序》：“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史之大義未嘗不主于微也。二雅之變至于‘赫赫宗周’‘瞻烏爰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揚之而著，非著也；抑之而微，非微也。著與微，修辭之枝葉，而非作詩之本原也。”
- 5) 清梁章鉅《退庵論文》：“《古文雅正》其意主于文質相輔，而不廢修辭之工，故謂之雅正，又與真氏①之書各別。”
- 6) 清劉熙載《游藝約言》：“修辭有修治之修，有修飾之修。治者修之極，飾者治之賊也。”
- 7) 清阮元《文言說》：“《文言》數百字，几于句句用韻。孔子于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几費修辭之意，冀達言外之意。”
- 8) 清陳祚明《采菽堂評選戰國策序》：“千古著書之家，敝精役神，不能加之《戰國策》一書之上。…俗儒不察，徒以機詐少之，擯棄不覲，因安陋就簡，守其拙朴，而不知修辭之可貴。悲夫！”

以上所舉梁、宋、明、清各家的例子，都同樣使用了“修辭”這個詞；不過使用的方面不完全相同，有的說明修辭的藝術性，有的指出修辭的思想性。至于它使用範圍的廣狹，下文試再舉和修辭相對稱或連文的一些句子來看看，就比較容易明白了。例如：

有以修辭同尚理對稱的：

- 1) 明李攀龍《送王元美序》：“視古修辭，寧失諸理。”
- 2) 明袁黃《詩賦》：“詩體多途，詩情萬疊，修辭者迷根，尚理者棄叶。”

3) 明艾南英《答陳人中論文書》：“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于修辭，理勝相掩’，以為宋人好易之証。”

4) 唐陸希聲《李觀集序》：“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李觀）尚于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于質，故理勝其辭。”

有以修辭同明道對稱的：

清劉開《與阮芸台論文書》：“世之真好學者，必實有得于此，而後能明道以修辭。”②

有以修辭同命意并舉的（修辭也稱“遺辭”，或者“措詞”）：

- 1) 明謝榛《四溟詩話》：“凡作近體，但命意措詞一苦心，則成章，可逼盛唐矣。”
- 2) 清羅汝懷《湖南文徵例言》：“然此在文之命意修辭求之，不在體之單行與比偶也。”
- 3) 清楊恩壽《詞余叢話》：“笠翁《十種曲》…意在通俗，故命意遺辭力求淺顯。”
- 4) 清方東樹《書林揚鞭》：“文章與著書相等而不同。文士以修辭為美，著書以立意为宗。”

有以修辭同鍊字或琢句連文的：

- 1) 明艾南英《答夏彝仲論文書》：“接手教，首尾結意皆在修辭二字。…以為三子（獻吉、于鱗、元美）皆能修辭，未可非，而末後言辭之究竟則曰句字崇飾而已矣。”
- 2) 清黃宗義《詩歷題辭》：“稍長，經歷變故，每視其前作，修辭琢句，非無與古人一二相合者，然嚼蜡了無余味。”
- 3) 清劉熙載《文概》：“昌黎屢稱子云，柳子厚于法言嘗為之注。今觀兩家文修辭鍊字皆有得于揚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資固矣。”
- 4) 清陳雷《助語辭補義》（必字）：“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後之修辭者每借實字為虛字用以達其意，此其一也。”
- 5) 清袁仁林《虛字說》：“虛用活用，亦非修辭者勉強杜撰如此。”
- 6) 清章學誠《陳東浦詩集序》：“古詩去其音节鏗鏘，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并去其謀篇用事琢句鍊字一切工藝之法，而令翻譯者流，但取詩之意义演為通俗語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

以上所舉的這些例子，就修辭同琢句或鍊字連文——象“大名”冠“小名”的式子——來看，可以說明修辭的涵義是只以“句”和“字”為範圍的。就修辭同命意（立意）對稱來看，這裡的修辭對象包括“句字”和“篇章”，範圍比較更廣了。再就修辭同明道（尚理）

① 宋真德秀編有《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其持論大意主于論理而不論文”。

② 案唐韓愈《爭臣論》有云：“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詞以明其道。”劉開之說蓋本于此。

对称来看，这里的修辞是指“命意”和“遣辞”表里相应的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体。总起来说，从古文献里所用修辞的例子看来，也可以知道修辞这个词的詞义的伸縮性了。

照一般的詞例說，修辞是和命意并举的，辞是和意并举的。但是“修辞”这个词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似乎也單称(或简称)“辞”(詞)，这就隱隱約約地含蓄着同“修辞”相当的涵义了。例如：

- 1)《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辞也。”
- 2)汉揚雄《法言》：“或曰：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
- 3)晋皇甫謐《三都賦序》：“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紐之王教，本乎劝戒也。”
- 4)唐柳宗元《答韦中立書》：“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 5)宋王安石上人書：“所謂辞者，犹器之有刻鏤繪画也。誠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誠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鏤繪画为之容而已。”

我們看了先秦、汉、晋、唐、宋各家的这些例句，所称的“辞”似乎也就等于說“修辞”。

汉代刘向著《說苑·善說篇》有云：“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滿明其言，而楚庄以慚；苏秦行其說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又云：“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这里的

辞，兼指口头的“言辞”和書面的“文辞”而言。他指修出辞的效用，从而強調修辞的重要性，这道理已經說得非常明显，无庸多談。只想再举一些历代文家对于修辞的反面意見。——不是說不要修辞，而是說不要修飾得太过了。这对于“修辞”涵义的理解，或者也会有些帮助。例如：

- 1)汉桓寬《盐鉄論·相刺》：“論者不期于丽辞而务在事实。”
- 2)后汉王充《論衡·超奇》：“观谷永之陈說，唐林之宣言，刘向之切議，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飾辞苟为华叶之言哉。”
- 3)《論衡·对作》：“故論衡者，所以詮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辞为奇偽之观也。”
- 4)宋欧阳修《与乐秀才書》：“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为华，張其言以为大。”
- 5)宋苏轼《答謝民师書》：“揚雄好为艰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
- 6)宋朱熹《答楊宋卿書》：“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屬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間者，而况于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詩有工拙之論。”
- 7)清包世臣《文譜》：“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諸古，驗諸事，发諸文，則庶乎言有物，而不囿于藻采雕画之末技也夫。”

象上面所举相类似的說法，在古文献中，还可以举出不少，这里似乎已經足以說明問題，因此也就不必多談了。

## 上海外国語学院大搞語言科学研究

上海外国語学院从国庆十周年的偉大节日开始的第三届科学报告会，已經进行了两个月，教師們共提出了科学报告三十五篇。其中如“語言与政治的关系”、“語言与思維的关系和外語教学中的几个問題”、“論翻譯文風”、“汉俄詞典編纂工作”、“談談本族語在外語教学中的作用”、“在英語教学中貫徹依靠本族語原則进行汉英对比的体会”等科学研究工作报告，質量都相当高，有的是語言学界很少論証或尚未論証过的新問題。

在科学报告会之后，最近全院又掀起了科学研究的跃进高潮。提出的研究題目有一千多項。其中关于普通語言学的有“語言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各語言之間的相互影响”、“語言和言語”、“普通詞汇学研究”等；关于汉語的有“汉語量詞研究”、“汉語動詞和形容詞的界限”、“汉語動詞的及物和不及物用法”、“毛主席語言的战斗性”、“《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書的語法分析”、“毛主席詩詞的修辞研究”等。

所有科学研究題目都坚持了为政治为教学服务的方向，因而科学研究活动的結果必将大大提高教師水平和教学量質。(春行)



## 关于“不当家花拉的”

编者按：本刊1959年9月号发表吴晓铃先生《也谈“不当家花拉的”》一文，并转载俞平伯先生在《北京晚报》所写的《不当家花拉的》以后，许多来稿表示了对这个词的意义看法，现在选出几篇摘要发表在下面，请读者参看。

我们当初发表这两篇文章，用意不单在于解释这个词，而是想借此说明一下汉语词义的研究必须重视活语言材料，现在综合发表这些来稿，用意也是这样。对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就讨论到这期为止，但是我们继续欢迎讨论近代汉语中词义演变的来稿。

### 有两种形式还活着

杨欣安

“不当家花拉的”这个词，俞先生说：“问之老北京，说现在已似乎没有这样的说法了。”吴先生也说：“听说在五六十年的北京口语里这个词儿还存在，读成‘不当家忽拉的’。”这样看来，现在北京口语里这个词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我们的故乡（现属石家庄市，距平山县十二华里），这个词还活着，所以我对这个词有较深的体会。我打算先把它在实际语言中应用的情况说一下，再谈一下我个人的见解。

这个词的形式，在我们故乡不是“不当家花拉的”，也不是“不当家花花的”。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形容词用，很象吴先生所说五六十年前北京口语的说法，只是没有“家”，说成“不当忽拉的”。一种是作动词用，就连“忽拉”也没有了，只说“不当”。这个词的两种形式，都是与鬼神有关时才用得着，所以在老婆婆嘴里最普遍。当作形容词用时，是“罪过”“造孽”的意思。比如“神”不吃葷，如果供品有腥葷，老婆婆看见就说：“阿弥陀佛，不当忽拉的，你怎么用腥葷供神哪！”碰到俞、吴两位先生所提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那六个例子的情况，我们故乡的话还是那样说，只是说成“不当忽拉的”。当作动词用时，是“怪罪”的意思，比如我们儿时就不敢用手指神象，大人说，“用手指神象，爷爷（神）就不当哩”。又如用葷腥供神，老婆婆就说：“你用葷腥供神，看爷爷不当下来可怎么办？”这就是我们故乡运用这个词的情况。

因此，我认为作家出版社本《红楼梦》第二十八回那一条注释是错误的，尽管俞先生说“做这注的很熟悉北京的情况”，但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望文生义的臆

测。他不了解“家”这个词是虚词（按照初中《汉语》课本的说法就是结构助词），把它了解成名词（家庭的“家”），于是就理解成不当家不作主，因而说是“无职守，引申为不了解情况、不负责”。这种解释同这个词的意义毫不相干。照我的推测，这个词的原始形式是“不当”，由我们故乡保存的“不当”（虽然用作动词）可证。它的意思是从“不当作这件事”这个词组的意义转来，后来“不当”就凝定成词。“家”，据俞先生所引《帝京景物略》同“价”，而这个“价”，旧小说里形容词作状语时的词尾（结构助词），相当于现在“的、底、地”的“地”。现在口语中偶尔有些词还保留这个“价”或“家”，如“整天价（家）”、“一天价”等（在北京口语中这个“家”或“价”是轻声ji），后来加上形容词词尾“花花”，后来又说成“花拉”或“忽拉”，这就形成“不当家花拉的”或“不当家忽拉的”了。我觉得我们故乡的“不当忽拉的”更合乎形容词构形法，因为这个词的原始形式是“不当”而不是“不当家”，“家”只是作状语时的词尾，不作状语就不该带上了。照这么分析，我觉得俞平伯先生所说“脂砚斋庚辰本在这二十八、八十两回，均作‘没当家花花的’”的“没”，可能是错误（因为“没当”没有意义），也可能是口语的变化。

其次，我觉得吴先生所说的“值不得”的意思，也很值得商榷。马道婆的意思并不是说值不得为宝玉多舍几斤油，她是说宝玉年纪小，辈分低，不合身分舍油，神还是不答应，也就是罪过的意思。至于“得了吧”、“算了吧”、“没听说过”、“没那么回事”，甚至“有时可能丝毫没有具体的含义，只是表示‘好家伙’、‘我的天’之类的感叹”等说法，我觉得离题更远。上面说过，因为“不当家花拉的”一定要使用在同鬼神有关的场合，而吴先生所说的“得了吧”等却在一般场合都能使用。退一步说，就算“不当家花拉的”也在一般场合能用，但是意思也不对头。

## 不見得都是“罪过”的意思

朱永鐸

“不当家花拉的”的“花拉的”(或作“花花的”)是个詞尾,这已确定无疑。《儿女英雄傳》里就有干脆去掉“花拉的”三字的用法:

1) 真哪! 奴才說句不当家的話, 照老爷这么存心, 怎么怪得养儿养女望上长, 奴才大爷有这段造化呢!

(39回)

由此可見, 主要的意思在“不当家”上面。考察今天上海話里“勿搭介”的意义, 大約就是同“不当家”相当。按此三字讀音相近: “不”与“勿”是重唇与輕唇的关系; “搭”和“当”都是舌头音; “家”和“介”音也相通。上海話的“勿搭介”詞义彈性很大, 可以解釋为: “搭不上”、“不相干”、“不对头”、“沒关系”、“沒这回事”, 等等, 主要由談話中上下文的意义决定。也許“不当家”这个詞在現代北京話中已經死去了; 但它的另一形式——“勿搭介”在上海話(以至吳語許多土話)里应用范围还相当广。我想, 用它的意义来解釋《紅樓夢》和《儿女英雄傳》里的例句, 是比較妥當的。再請看《儿女英雄傳》里的例:

2) 喂, 你悠着点儿老头子! 我一个出家人, 不当家花拉的, 你叫我到哪儿养小子去呀?!(38回)

再看俞、吳两先生引过的《紅樓夢》两例的全文:

3) 宝玉又道: “……正經按方子, 这珍珠宝石是要在古坟里找……”王夫人听了道: “阿弥陀佛! 不当家花拉的! 就是坟里有, 人家死了几百年, 这会子翻尸倒骨的, 做了藥也不灵啊!”(作家出版社本, 28回)

4) 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沏好茶来。焙名道: “我們爷們不吃你的茶, 坐在这屋里还嫌膏藥气息呢。”一貼笑道: “不当家花拉的, 膏藥从不拿进屋里来的。”(同上, 80回)

我之所以不憚其煩地引了这么多原文, 是为了对照对照上下文的語气来解釋。例1的“不当家”翻成“不相干”, 似乎再妥當也不过了。例2也是說明“出家人”和“养小子”这完全对不起头来。例3先說明“藥”和“古坟”根本不对头, 藥不能在古坟里找, 即使有, (注意, 这里用了个“就是”表示讓步語气。)做了藥也不灵。例4說明膏藥和房間不相干, 房里根本沒有膏藥气味。

当然, 根据《帝京景物略》里紀昀的解釋, “不当价”是有“罪过”的意思; 但是这只能說明“不当家花拉的”可能也有这种解釋。如果固定地用“罪过”来翻譯每一

个“不当家花拉的”用法, 那似乎是有点“不当家花拉的”了。

## 跟“罪过”的意思相去不远

鐘 声

俞平伯先生对“不当家花花的”的說法基本上同意紀昀的解釋, 認為“罪过”較為恰当。吳曉鈴先生認為“罪过”似乎太狹窄, 應該是“不值得”的意思。我想把这个詞在我們口語中的情况談一下, 或許有一点用处。保存在現在甘肅民勤口語中的“不当家花花的”这个詞, 意思跟紀昀解釋的“罪过”差不多, 但也不完全一样, 跟“不值得”的意思就远一些。这个詞經常出現在老太婆的口头上, 意思是“造孽”、“可怜見儿的”意思, 而且說話人常是憐憫的口吻。例如: 一个母亲打她的孩子, 这个孩子自然是因为犯了什么过错, 表現得很可怜的样子, 苦苦求饒, 旁边一个好心腸的老太婆就会劝她: “饒了他吧, 一个小孩子家, 不当家花花的。”过去在旧社会, 对那些沿門乞食的苦孩子, 好心腸的老太婆也会說: “快給他一点吧, 看他不当家花花的”, 等等。在口語里經常用的时候, 有时也省去“家”字, 說成“不当花花的”。这就是这个詞在今天民勤口語中活动的情况, 提出来供研究者参考。

## “不当”就是“罪过”

楊 振 鐸

“不当家花拉的”这个詞儿直到現在还在我的家乡——昆明的一部分人口头上流傳着。記得我幼年时(約1940年左右), 吃飯不小心, 偶尔撒了飯粒, 外婆或者媽媽一看見, 总是說: “不当子花拉的, 快揀起来吃掉吧!”我們那里不是說“不当家花拉的”, 而是說“不当子花拉的”或是“不当子花花的”, 有时干脆只說“不当子”而沒有“花拉”。“家”变成了“子”, 当是語音的变化, 意义并无不同。說这話的人, 据我所知, 大抵都是老年妇女, 男人似乎不大这样說。照我的体会, 这个詞儿并非一般的叹詞, 而是有比較具体的意义, 使用在比較固定的場合。多半就是在作踐了財物、欺侮了老人、对神鬼不敬这类情况下, “不当家花拉的”就对之而发了。因此我同意俞先生的說法, 它含有“罪过”之意。假如要再进一步加一点主觀的臆測, 那么我認為“不当家”的本字“不当价”的“价”, 以及我家乡所說的“不当子”的



“子”，都不过仍然是詞尾。这儿我同意吳先生的說法，再加上“花拉”无非是加重語气罢了。这样可就更明显了，假如再去了“价”（即“震天价响”的“价”）或“子”，剩下的就只是“不当”。“不当”岂不是明明含有“罪过”的意思嗎？

## 形式不同实是一詞

褚毓槐

在呼和浩特地区和河南省溫县一带的农村，年老的人們，尤其是妇女們，口头上有“不当花花”、“不当花”这两句意义相同的話。我認为它們和俞、吳两先生談的“不当家花拉的”意义是一样的，別看它們的形式不同。现在就来談談它們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当花花”、“不当花”的意思除了和吳先生、俞先生解釋的“不当家花拉的”是“不值得”、“罪过”的意思以外，更主要的是用来表示“不應該”“老天爷”“寬恕”“保佑”等意思。例如人人都爱惜粮食，可是他把飯撒了一桌，老奶奶就責备他：“不当花花把粮食都糟塌啦！”再如“不当花花在街上大小便。”

在上边这两句話里，它們的解釋为“不應該”，这样用在句子里，在呼市地区較多，只在溫县一带不常这样用。在这个地方，它們被披上了迷信的色彩（当然現在用的不多了）。例如：

母亲望着怀里昏迷不醒的儿子，痛苦地說：“不当花，我就一个孩子呀！”——在这里既有“老天爷”的含义，又有“保佑”的意思。

小华望着可怕的佛象，又望着跪拜在地上的奶奶，天真地問：“奶奶，神在哪？”奶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低头念道：“不当花，孩子小不懂事。”——这里是求寬恕的意思。

如果我們把“不当花花”、“不当花”的解釋，恰当地用在俞、吳两先生所举的那些例子里，就会看到“不当花花”、“不当花”和“不当家花拉的”完全是一个詞义。我想，归根結蒂，大概它們是由一个詞演变来的。它們在形式上的差別，可能是由于时代或地区上的不同。

## 跟“不应当”意思一样

郭守全

我对于“不当家花拉的”这句话有一个臆度的看法。我既沒有典籍的証明，也沒有語言学的根据，只是比較并綜合俞、吳两先生的意見而已。

我們都知道“价”也是一个詞尾。如果“不当家”就是“不当价”的話，那么，原文除掉“价”和“花拉的”这些詞尾后就是“不当”，这跟現代語言中“不应当”（或者“不恰当”）的意思完全一样。按这个意思来講，俞、吳两先生所举的例子就都可以通解了，而且情意也都合适。

## 出版消息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中国語言学論文索引》乙編，已在十二月上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这个乙編所收論文是以1950年初到1953年年底国内报刊上发表的为限；1949年以前的收在甲編。乙編中分成三大部分：語言和語言学、汉语、少数民族語言，譯文也酌量选收。全書206頁，定价1.20元。

目前广大农村正在利用冬季农闲的时机，开展扫盲运动。根据过去各地試点的經驗，利用拼音字母注音識字比單純教学汉字优越得多，不少地区正在推广这一經驗。文字改革出版社为着及时供应注音扫盲班必要的教学材料，編輯了一套“注音扫盲基本用書”。現在这套用書已全部出齐，内容有：“拼音識字課本”两种；除这两种課本都另外編有教学法外，还有适合小学程度的民师自学用的《拼音教学手册》；《閱讀課本》上下两册；注音补充讀物《高玉宝的故事》等九种；供課堂教学用的“声母韵母卡片”“音节卡片”“拼音識字片”“写字練習本”等多种；还有供扫盲毕业學員自学用的“从音查字本”和“繪图注音小字典”。这套教材由全国新华書店經售，讀者如有需要，可同当地新华書店联系。文字改革出版社門市部（北京东四北大街5号）办理邮購。

# 語言統計學的重要性

王 吟

統計學並不是一門剛出現的新科學。在語言研究中，以前也採用過調查統計的方法；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語言統計學對於語言科學的重大意義，至今尚未受到應有的注意。許多搞語言工作的同志並未承認它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甚至“語言統計學”這一術語也很少在有關語言科學的著作和論文中見到。忽視語言統計學的重大意義，可以說是語言科學尚未成為一門嚴密的科學的原因之一。

應用語言學的發展，特別是機器翻譯研究工作的開展，要求我們大力發展語言統計學，對大量的語言材料廣泛地進行調查和統計。所以，現在已到了給語言統計學以應有的注意的時候了。

## 語言中“量”與“質”的關係

語言統計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呢？語言統計學的研究對象是語言現象的“量”的方面。若更深入一步看，語言統計學是在研究語言現象的“量”的基礎上，來研究語言中“量”與“質”的關係的科學。

“量”是貫穿到一切科學領域之內的，<sup>①</sup> 語言科學當然也不能例外。對“量”的觀察和研究，可以得到對“質”的評價。法國著名的語言學家馬賽爾·柯恩認為：“數量的研究現在應當推動和啟發對於現代語言以及古代語言的描述工作。對過去研究所得的歷史材料，應該考慮到這個因素加以修正，過去的認識將大為改觀，將會出現新的、更令人滿意的解釋。”<sup>②</sup>

的確，“量”的問題是語言科學中一個重大的問題，對“量”的研究應該成為語言科學的重要部分。例如，在任何一種語言中，我們可以根据一定的條件劃分出“積極詞匯”和“消極詞匯”。這種分類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量”的基礎上的。所謂“積極詞匯”就是在某一語言中（或其中每一類文獻中）出現次數較多的那些詞，而“消極詞匯”就是指出現次數較少的那些詞。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量”與“質”的關係。當我們說某一類詞是“積極詞匯”（或“消極詞匯”）時，我們是對該類詞進行“質”的評價。而這一“質”的評價却是建立在“量”的基礎上的。同時，我們還能看到“量”與“質”的關係的另一方面，即量變能引起質變這一普遍原理。例如“導

彈”“火箭”這一類詞，在以前並不能算“積極詞匯”，但由於科學的發展和人類征服宇宙的日期的接近，這些詞的出現次數（頻率）將逐漸增多，它們就開始由“消極詞匯”轉變成為“積極詞匯”了。這就是語言現象中量變引起質變的例證。再拿俄語的詞形變化這一現象來看，一般的詞的詞形變化了，重音就會改變，如 рука — ру́ку, число — чи́сла 就是。假若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俄語中詞的重音變化有某種規律，即該詞的音節越多，重音變化的可能性越小，多音節的詞（當其音節數目達到某一數字時）的重音在詞形發生變化時不發生變化。換言之，詞的重音變化的可能性與其音節數目成反比。而且，在進行大量的調查統計後，可以得到一個具體的數字，當一個俄語的詞的音節數目達到這一數字時，詞的重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發生變化。這裡所牽涉到的音節數目，就是“量”的問題。

“量”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問題。只得到統計出來的數字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我們需要的是根據對“量”的統計得出來的“質”的結論。這不僅要求我們在進行調查統計時有明確的目的，而且要求我們根據不同的應用目的對統計出來的材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只有這樣，調查統計才能帶來積極的結果。這就是說，要求我們為語言統計學建立一套完整而科學的理論。

## 語言統計學對機器翻譯和語言科學嚴密化的意義

機器翻譯是應用語言學中近十年來新出現的一個部門。機器翻譯的基本原理是為譯入語找出一套精確的、決不模稜兩可的規律，而且把這些規律形式化，並進行數學加工，使其獲得能為機器所接受的形式（即代碼化和程序化），然後利用快速電子數字計算機按照這些語言規則所制定的程序來進行翻譯。機器翻譯

① 華羅庚：《大哉數學之為用》，見人民日報 1959 年 5 月 28 日。

② 馬賽爾·柯恩：《語言學方法和科學思想發展史》，見《西方語文》1959 年第 3 期。



問題并不是由語言學家首先提出來的。但當它出現以後，語言科學工作者便面臨語言科學嚴密化的要求。雖然機器翻譯問題同數學和計算技術有着緊密的聯繫，但是總的說來，機器翻譯問題主要是語言學的問題。機器只能按照一定程序並根據嚴密的規則來進行翻譯，它要求語言學家為它提供一套絕對精確和嚴密的語言規則。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來看看：俄語中前置詞“В”有許多意義，它是一個多義詞。在不同的情況下，它在句子里有不同的語法功用，譯為漢語有不同的譯文。機器翻譯就要求解決“В”的多義性的問題，要求確定“В”在某一具體句子中的語法功用和應該給該詞什麼樣的譯文。所以機器翻譯要求語言學家為它編出一套能確定“В”的語法功用和意義的完整、嚴密和精確的規則，以便它能依靠這些規則來解決“В”在具體句子中的意義和譯法問題。而且這些規則必須完全形式化。再如俄語名詞的各個格在句中可以具有不同的語法作用。如名詞二格可以作定語、補語、謂語等成分；但當我們碰到一個具體的二格名詞時，根據什麼來確定它的句法功用呢？從這個角度來看，現成的各種語法書中的語法規則和各種辭典都不能滿足機器翻譯的要求，這些語法規則和辭典都不能直接用來作為“機器語法”和“機器詞典”。它們需要進行徹底的精密化，需要作大量的補充和根本的改造。這種補充和改造的實現，除了要求我們用新的觀點和方法來從事語言研究工作以外，而且要求有大量和廣泛的統計和調查作為基礎。為了找到能確定“В”在具體的句子中的語法意義和詞匯意義的規律，必須大量地統計調查，以得到“В”的某一意義（語法的和詞匯的）出現的具體條件（即上下文），而且這些條件必須精確到不能同該詞的另一意義（語法的和詞匯的）出現的條件有任何相混同之處。這些條件就構成了機器翻譯所需要的該詞某一意義出現的“環境”。

由此可見，語言統計學是為機器編寫語法和辭典得以實現的基礎，而且也是語言科學達到嚴密化的基礎。沒有語言現象的調查統計，機器翻譯的問題就不能最後解決，語言科學也不可能達到嚴密化的程度。

### 語言統計學和語言教學

語言教學（包括外語教學）的效果除了取決於有一套完善的教學體系和科學的教學方法外，還決定於是否有適當的、合乎實際的教材。如何來選擇教材呢？給學生講授些什麼呢？哪些詞匯、哪些語法形式和規則適合於學生的學習目的呢？這些問題解決得好，我們的教學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拿外語教學來作例子。要編一本好的教科書，就要根據不同的教學目的（培養學生當外語教師，培養學生當一般翻譯，培養學生當專業翻譯或培養學生閱讀某一門專業的外語參考書等），選擇學生將來用得着的詞匯、語法規則以及學生將來碰得到的句子結構類型等。而且要从確定下來的詞匯、語法規則和句子類型中找到最常用的，即從它們當中區分出“積極的”和“消極的”來。要使這一切成為可能，除了調查統計，別無他法。

所以語言材料的調查統計也是語言教學中一個重要環節——確定教學內容的基礎。

語言統計學的意義和應用範圍並不限於上述這些方面。近代技術的發展，對語言統計工作提出了許多要求。例如這樣一些工程技術部門：近代電訊工程技術部門、製造各種同語言現象有關的機器的電子計算技術部門等，都對語言統計工作提出了要求。可以預料得到，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對語言統計工作將會提出更多的要求。

由此可見，語言統計學不僅有其具體的對象，而且為科學發展（其中包括語言科學本身）所需要。語言統計工作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它要求我們為它建立能指導統計實踐的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語言統計工作還要求我們為它付出極大的人力和物力，因為要想得出正確的、反映語言現實的統計材料，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調查統計。決不能根據少數的統計材料匆忙地去做結論，因為這種結論往往是不正確的，甚至可能是荒謬、可笑的。假若我們只根據一篇文獻來比較某些詞的“積極性”和“消極性”，其結果可能是完全錯誤的。

語言統計的範圍不能局限於詞匯方面，雖然它也是我們首先應該統計的，也是最易於統計的。應該同時做語法規則、句法結構、語音構造等方面的調查。只有做了全面的調查統計，才能得出某一語言的近似全貌，才能使語言科學成為一門嚴密的科學，才能完滿地解決機器翻譯問題和語言教學的教學內容問題。

最後，還想強調一點：不能簡單地把語言統計工作當成一種事務工作，一種“粗活”。這裡有“粗”，也有“細”。“粗”的是要進行繁重、龐大的調查統計工作，“細”的是要根據統計的結果，進行科學的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為此，我們需要建立起語言統計學的理論。而且，我們也不能滿足於“手工業”式的統計方法。現代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計算技術和控制論的發展，為語言統計工作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利用各種電子計算機來進行統計語言現象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使大規模的統計工作成為可能。

## 詞兒連寫的“漏洞”

劉澤先

《中國語文》在1958年8月号上發表了景先生對我所著的《漢語拼音方案在科技方面的利用》的批評，說我的“連寫的分類原則……是漏洞百出的，是不科學的，不能解決問題的”。這才使我知道了所謂“漏洞”都在什麼地方。

在這裡，我不打算談有關術語翻譯的問題。這問題已經辯論過許多年了。景先生並沒有好好地看清楚這本書的這方面的內容，並且跟陶坤一樣，舉了一些不存在的例子。重複這種無味的爭論並沒有多大學術價值。

這裡只把問題縮小到詞兒連寫的方面。

景先生說：“詞的劃分和詞的連寫是兩個緊密相關但又不完全等同的問題。”這是現在我國語言學界裡的一種說法。但是我不贊成採用這種說法。這種說法也不見得“是大家都承認的”，象景先生所說的那樣。

我認為，這種說法只是詞兒的不可知論的掩護。根據這種說法，究竟詞兒是什麼，永遠也搞不清。甚至小學生也會問倒這些位語言學家：那些一串串連寫在一起的東西既然不是詞兒，那是什麼東西呢？難道這種一個個清楚可數的東西竟沒有一個名稱的嗎？

一般人都是看到了拼音文字裡一個個連寫成串兒的東西，也就是形式詞兒，才有詞兒的概念的。有了詞兒的概念，從許許多多具體的詞兒裡才可能歸納出構詞規律或構詞法。怎麼，現在忽然倒過來了，象景先生所說的，“‘詞的連寫’必須參考‘詞的劃分’”啦，先要有“構詞規律”或“構詞法”才能有“詞兒”啦？這實際上等於說：先有語法后有語言。

說一個個具體的串兒不是詞兒，却另外提出來一些捉摸不定的說法來，結果就一定把人引導到不可知論上去。其實這只是死抱住不能說明問題的老一套定義（活動單位說等）在結合實際上發生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時候搬出來的王牌而已。

我在書裡說：“詞兒是人們為了運用上的方便所分的音節的小組（或者說，詞素的小組）。”景先生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說：“如果光從‘方便’不‘方便’來討論問題，肯定不會有結果的。張三認為‘五斤’合在一起比較方便，就認為‘五斤’是一個詞，李四認為‘五斤’分開比較方便，就認為‘五斤’是兩個詞，這樣只從所謂方便不方便出發，完全不顧詞的內部結構規律，是可能的和

正確的嗎？”

我是對客觀實際作了研究才下的定義。我跟景先生一樣，並不希望張三和李四有不幸的分歧。可是事實常常不符合主觀願望。比方說，在1959年5月號的《語文知識》里，“一個”“這種”等例子，張三是合寫成一個詞兒，而李四是分寫成兩個詞兒了；“大/示威”“大/廣場”分寫了，而“大建築”連起來了；“地球上”連，可是“大陸/上”“世界/上”分；“極大的”“最/大的”“更/好/的”也不一致……這種不愉快的事實，正說明大家的确是以自己所認為方便的形式來分合的。

景先生又說：“如果‘五斤’連寫，那麼，六斤、七斤……三兩、五兩……七担、八担……九元、十元……全得連寫，大家會同意嗎？”“‘單音型’裡還規定‘指+名→名’也連寫，結果‘這瓶’‘那片’也都連寫了。這樣漏洞還不明顯嗎！”

我真奇怪，景先生為什麼那樣主觀而頑固地肯定這些例子不能連寫呢？儘管現在我還沒有得到機會把我的理由詳盡地申述出來，可是並不見得大家都不同意我的意見。隨處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是符合我的意見的：

這個	一個	這樣	這些	這種	
兩面性	（以上見《語文知識》1959年5月号）				
一種	（同上，1959年6月号）				
五年	（同上1959年10月号）				
這架	一長串	四個	一句	這件	一份
兩天	一期（以上見黎錦熙、劉世儒《中國語法教材》）				
兩個	三問	（以上見龍果夫：《漢語的結構單位》，《中國語文》1959年5月号）			

如果“一個”“這樣”等能連寫，根據所謂“詞的內部結構規律”——即使按照景先生的說法——，“五斤”“四兩”“五兩”“這瓶”“那片”等等，又有什麼不應當連寫的呢？

我不但主張“五斤”“六斤”“三兩”“四兩”連寫成詞兒，而且認為這還可以用它們再構成新詞兒，例如：“三兩瓶兒”“四兩瓶兒”“五斤裝”“六斤裝”“八面體”“十面體”“二寸釘兒”“三寸釘兒”“百米賽”“千斤縣”等等（這些例子前面成分是後面成分的規格，而不是數量。“三兩/酒”“五斤/米”我主張分寫）。我看不

（下轉570頁）



## 《胡笳十八拍》的用韵

(讀書札記之一)

楊道經

《胡笳十八拍》是不是蔡文姬的作品，前一个时候爭論得相当热烈。翻开語言学史，历代的語言学家都沒有把《胡笳十八拍》当做汉代人的作品，这里边一定有个道理。

細讀《胡笳十八拍》，发现它的用韵跟汉代詩韵有些不同。比如第一拍叶为、衰、离、时、危、悲、亏、宜、誰、知。上古音时屬之部，衰、悲、誰屬微部（东汉时合于脂部）；知屬支部，为、离、危、亏、宜屬歌部（东汉时轉为支部）。第七拍叶起、是、里、美、壘、蟻、徙、此。上古音起、里屬之部，是、徙、此屬支部，蟻屬歌部（东汉时轉为支部）；美屬脂部，壘屬微部（东汉时合于脂部）。第十一拍叶死、以、梓、矣、壘、子、耻、鄙、起、髓。上古音以、梓、矣、子、耻、鄙屬之部，死屬脂部，髓屬歌部（东汉时轉为支部）。第十三拍叶归、衣、騑、知、时、輝、归、移、遣、悲、知。上古音移屬歌部（东汉时轉为支部），归、衣、騑、輝、遣屬微部（东汉时合于脂部）。第十四拍叶随、飢、衰、移、期、斯、悲、时、垂、思。上古音期、思、屬之部，飢屬脂部，斯屬支部，随、垂屬歌部（东汉时轉为支部）。这都是支、脂、之三部同用。上古音支、脂、之的分部起于段玉裁，已是“証据确凿，鉄案难移”。这个界限在东汉时也还是很分明，当时詩人用韵有时支、脂同用，大概是支、脂的元音比較接近，（参看罗常培、周祖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58

年，59頁。）而之跟支、脂的元音應該是相差很远的。两汉虽然也有之、脂或之、支通押的例子，但那只是个别現象，不象《胡笳十八拍》这样普遍地三部同用。

又比如第十八拍叶中、同、終、旁、功、通、風、东、空、容。上古音中、終、旁、屬冬部，同、功、通、东、空、容屬东部，風屬侵部。东汉时冬、东通押是有的，但只能說是东冬两部的元音比較接近。东冬的分別在于冬接近于侵蒸，东則接近于阳（参看罗常培、周祖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53頁）。更令人疑惑的是侵部的“風”跟东、冬通押的現象。“風”字照說在东汉时的广大地区仍讀成以-m收尾，刘熙《釋名·釋天》：“風，充、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風，汜也。…青、徐言風，蹇口开唇，推气言之；風，放也。”蔡文姬是陈留人，她的方言應該是以-m尾系統的，蔡邕《答元式詩》：“…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辞之集矣，穆如清風”可为旁証。（若說蔡文姬“風”能押入东部，那就父亲跟女儿不一致！）这不能認為是“古人韵緩”，按照汉語詩歌押韵的一般規律，叶韵时元音倒还可以通融一些，韵尾則要求非常之严格，絕對不宜混用。

这是从音韵学方面看《胡笳十八拍》好象并非汉代人的作品。如果从詞汇或語言風格方面来看，或許还能找到一些証明它不是汉代人作品的例子。

中國語文

月刊

1959年12月号

总第90期

1959年12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  
零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每册定价人民币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期整訂)

1-21,740册 代号2-44